

新



小

說

第 貳 年 第 貳 號

(原 第 拾 肆 號)

新小說第貳年第貳號目錄

●圖畫

歐洲大詩人

●論說

論戲曲

三愛

●社會小說……………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五回論善士微言議賑捐 見招帖書生談會

黨●第十六回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接來電信

游子忽心驚●第十七回整歸裝游子走長途 抵

家門慈親喜無恙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六回鼠牙雀角宗孔穿墉 虎噬狼吞爵興設計

●第七回假三千債搶三百銀強徒得意 打五巴

掌換五擔米鄉老便宜●第八回明恩怨夫妻大鬧

盡慈孝母子傷心●第九回贈衣銀賢母憐貧

縵羅巾淑媛謝世

●寫情小說……………六九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十五回問底細悟徹奸徒計 病纏綿深感熱心

人●第十六回醜陋漢忽起痴情 老樂師暢談技

藝●第十七回多情人跋涉求芳躅 薄命女慷慨

入梨園

●法律小說……………九九

宜春苑

無飲羨齋譯

●偵探小說……………一一三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三回假恹惶一番議論 潛踪跡暗察行藏●

第十四回擬游觀愛媛約侶伴 怪失言少女動嬌

嗔●第十五回撒嬌癡怒女請婚期 避嫌疑兄妹

雙辭別

● 割記小說…………… 一四三

嘯天廬拾異

俠客●義犬●痛哭生●判子●長毛婦●道士●
某孝廉●鴉片鬼●普陀寺律●皮匠●俠客二

● 傳 奇…………… 一五五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六齣取盟

● 雜 錄…………… 一六三

學界趣語

黔南英雄戲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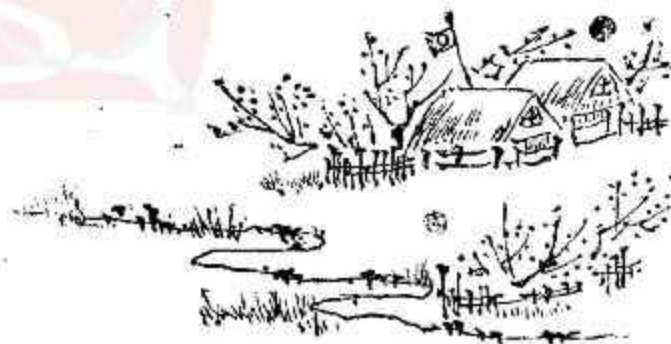
萬壽假●斌尖卡傀●陸元鼎笑話●對聯二則●
婚姻不自由之結果●相公輸入學校

● 附 錄…………… 一六七

小說叢話

浴血生

小說開評錄



人 詩 大 洲 歐

Great Poets in Europe.



利 斯 人 國 英
Bissie Shelley.



地 哥 人 國 德
John-Wolfgang Goethe.



拉 路 舍 人 國 德
Friedrich Schiller.

論說

論戲曲

三 愛

戲曲者。普天下人類所最樂睹。最樂聞者也。易入人之腦。蒂易觸人之感情。故不入戲園則已耳。苟其入之。則人之思想。權未有不握于演戲曲者之手矣。使人觀之。不能自主。忽而樂。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雖些少之時間。而其思想之千變萬化。有不可思議者也。故觀『長板坡』『愚虎村』。即生英雄之氣。慨觀『燒骨計』『紅梅閣』。即動哀怨之心。腸觀『文昭關』『武十回』。即起報仇之觀念。觀『寶胭脂』『蕩湖船』。即長淫慾之邪思。其他神仙鬼怪。富貴榮華之劇。皆足以移人之性情。由是觀之。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雖然。若以迂腐之儒士觀之。則必曰。世界上有用之學多矣。何必獨取俚俗。靡游蕩無益之戲曲耶。况娼優吏卒。朝廷功令。不許其過考。爲官即常人。亦莫

不。以。無。用。待。之。今。爾。讚。優。伶。誠。謬。論。矣。雖。然。此。乃。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也。
人。類。之。貴。賤。係。品。行。善。惡。之。別。而。不。在。於。執。業。之。高。低。我。中。國。以。演。戲。爲。賤。業。
不。許。與。常。人。平。等。泰。西。各。國。則。反。是。以。優。伶。與。文。人。學。士。同。等。蓋。以。爲。演。戲。事。
與。一。國。之。風。俗。教。化。極。有。關。係。決。非。可。以。等。閑。而。輕。視。優。伶。也。即。考。我。國。戲。曲。
之。起。點。亦。非。賤。業。古。代。聖。賢。均。習。音。律。如。雲。門。咸。池。韶。護。大。武。等。之。各。種。音。樂。
上。自。郊。廟。下。至。里。巷。皆。奉。爲。圭。臬。及。周。朝。遂。爲。雅。頌。劉。漢。以。後。變。爲。樂。府。唐。宋。
變。爲。詞。曲。元。又。變。爲。崑。曲。迄。至。近。二。百。年。來。始。變。爲。戲。曲。故。戲。曲。原。與。古。樂。相。
通。者。也。戲。曲。之。類。分。榔。子。二。簧。西。皮。三。種。曲。調。南。北。通。行。已。非。一。日。若。聲。色。俱。
佳。則。更。易。感。人。矣。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乎。樂。』孟。子。曰。『今。之。樂。猶。古。樂。之。
也。』戲。曲。即。今。樂。也。若。必。云。戲。曲。不。善。而。墨。守。尊。重。古。樂。是。猶。使。今。人。不。用。楷。
書。而。代。以。篆。體。能。乎。不。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抑。音。樂。者。亦。由。時。而。更。易。今。古。
不。同。以。今。之。人。聞。古。之。樂。固。知。其。莫。暗。即。知。今。之。崑。曲。者。亦。寥寥。也。昔。時。魏。文。

侯耳古樂之聲即欲臥而楚莊王嗜優孟之狀即動心何也蓋亦由于古樂中之風俗言語均與當時差異聞之不知不識而使人厭也故今奏以古樂言語曲調與今異亦必使人生厭心而現之西皮二簧均用官話人皆能知之故遂易感人矣若云俚俗此即使俚俗人知之也若云游蕩無益則戲曲無非演古勸今之虛設事不但此也且有三長所焉吾儕平日不能見而于演戲始能見之一即古代之衣冠一即綠林之豪客（如花蝴蝶一枝桃鬧嘉興等類）一即兒女之英雄（如木桂英樊梨花韓夫人等類）欲知三者之悍息則始知戲曲之有益知戲曲之有益則始知迂儒之語誠臆譚矣

演戲雖爲有益然現所演者之中亦有不善處以致授人口實謂戲曲爲無益亦不足怪也故不能持盡善盡美之說以袒護今日之俳優不善者宜改絃而更張之若因微劣而遂以無益視之亦非通論矣今條述其優劣于左

（一）宜多新編有益風化之戲 以吾儕中國昔時荆軻聶政張良南霽雲岳飛

文天祥、陸秀夫、方孝孺、王陽明、史可法、袁崇煥、黃道周、李定國、瞿式耜等大英雄之事蹟排成新戲做得忠孝義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極有益舊戲中之『吃人肉』『長板坡』『九更天』『換子』『替死』『刺梁』『魚藏劍』等類亦可以發生人之忠義之心。

(二)採用西法 戲中有演說最可長人之見識或演光學電學各種戲法則又可練習格致之學。

(三)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戲 鬼神一語原屬渺茫煽惑愚民爲害不淺庚子之義和拳即是學戲中之天兵天將例如『泗州城』『五雷陣』『南天門』之類荒唐可笑已極其尤可惡者『武松殺嫂』元爲報仇主義之善戲而又施以鬼神武松才藝過人本非西門慶所能敵又何必使鬼助而始免于敗則武二之神威一文不值此等鬼怪事大不合情理宜急改良。

(四)不可演淫戲 如『月華緣』『蕩湖船』『小上坟』『雙搖會』『海潮珠』『打

櫻桃』下情書』送銀鐙』翠屏山』烏龍院』縫搭縛』廟會』拾玉鐲』
『珍珠衫』等戲。傷風敗俗莫此爲盛。有謂戲曲爲淫靡優俳爲賤業。職是之故。
青年婦女觀男優演淫戲。已不能堪。何況女優亦現身說法。演其醜態。不知羞
恥而易入其腦。使其情慾不能自禁。故是等戲。決宜禁止。

(五)除富貴功名之俗套。吾儕國人自生至死。只知己之富貴功名。至于國家
之治亂有用之科學。皆勿知之。此所以人才缺乏而國家衰弱。若改去『封龍

圖』回龍閣』紅鸞禧』天開榜』雙官誥』等戲。則戲曲必有益于風俗。

我國戲曲若能依上五項改良。則演戲決非爲游蕩無益事也。現今國勢危急。
內地風氣不開。慨時之士。遂創學校。然教人少而功緩。編小說開報館。然不能
開通不識字人。益亦罕矣。惟戲曲改良。則可感動全社會。雖聾得見。雖盲可聞。
誠改良社會之不二法門也。



社會
小說 二十一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五回 論善士微言議賑捐 見招帖書生談會黨

當下繼之換了衣冠。再到書房裡。取了知啓道。這回只怕是他的運氣到了。我本來打算明日再去。可巧他來請。一定是單見的。更容易說話了。說罷又叫高升將那一份知啓先送回去。然後出門上轎去了。我左右闲着沒事。就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望望。誰知我伯母病了。伯父正在那裡納悶。少不免到上房去問病。坐了一會。看着大家都是無精打彩的。我就辭了出來。在街上看見一個人在那裡貼招紙。那招紙只有一寸來寬。五六寸長。上面寫着「張大仙有求必應」七個字。歪歪的貼在牆上。我問貼招紙的道。這張大仙是甚麼菩薩。在那裡呢。那人對我笑了一笑。並不言語。我心中不覺暗暗稱奇。只見他走到十字街口。又貼上一張。也是歪的。我不便再問他。一逕走了回去。繼之却等到下午纔回來。已經換上便衣了。我問道。方伯那裡有甚麼事呢。繼之道。說也奇怪。

我正要要求他寫捐。不料他今天請我。也是叫我寫捐。你說奇怪不奇怪。我們今天可謂交易而退了。說到這裡。跟去的底下人。送進帖袋來。繼之在裡面抽出一本捐冊來。交給我。我看。我翻開看時。那知啓也夾在裡面。藩臺已經寫上了二十五兩。這五字却像是塗改過的。我道。怎麼寫這幾個字。也錯了一個。繼之道。不是錯的。先是寫了二十四兩。後來檢出一張二十五兩的票子來。說是就把這個給了他罷。所以又把那四字改做五字。我道。藩臺也只送得這點。怪不得大哥送一百兩。說不能寫在知啓上了。寫了上去。豈不是要壓倒藩臺了麼。繼之道。不是這等說。這也沒有甚麼壓倒不壓倒。看各人的交情罷了。其實我同陳仲眉並沒有大不了的交情。不過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寫了上去。叫別人看見了。以爲我舉動濶綽。這風聲傳了出去。那一班打抽豐的來個不了。豈不受累麼。說也好笑。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來的一包東西。打開看時。却是兩方青田石的圖書。刻上了我的名號。一張白摺扇面。一面畫的是沒神沒

望風頭打抽
豐亦怪現狀
之一端也謬
有之曰善門
難開觀此益
信

錢到了手自然不必回信

讀書人當却有個無賴奇極

倘使中了狀元豈不要叫張狀一笑

彩的兩筆花卉。一面是寫上幾個怪字。都是寫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稱我做夫子大人。還有一封信。那信上說了許多景仰感激的話。信末是寫着一門生張超頓首。六個字。我實在莫名其妙。我從那裡得着這麼一個門生。連我也不知道。只好不理他。不多幾天。他又來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話。我也不曾在意。後來又來了一封信。訴說讀書困苦。我纔悟到他是要打把勢的。封了八元銀。寄給他。順便也寫個信。問他爲甚這等稱呼。誰知他這回却連回信也沒有了。你道奇怪不奇怪。今年同文述農談起。原來述農認得這個人。他的名字。是沒有一定的。是一個讀書人當中的無賴。終年在外頭靠打把勢過日子的。前年冬季上海格致書院的課題。是這裡方伯出的。齊了卷寄來之後。方伯交給我。我看。我將他的卷子。取了超等第二。我也忘記了他那卷上是一個甚麼名字了。自從取了他超等之後。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張超。然而我總不明白他。爲甚這麼神通廣大。怎樣知道是我看的卷。就自己願列門牆。叫起我

老師來。我道。這個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臉的了。繼之嘆道。臉是不要的了。然而據我看來。他還算是好的。總算不曾下流到十分。你不知道現在的讀書人。專習下流的。不知多少呢。說話時。我翻開那本捐冊來看。上面粘着一張紅單帖。印了一篇小引。是募捐山西賑款的。便問道。這是請大哥募捐的。還是怎樣。繼之道。這是上海寄來的。上海這幾年裏頭。新出了一位大善士。叫做甚麼史紹經。竭盡心力的去做好事。這回又寄了一百份冊子來。給這裡潘台。要想派往各州縣募捐。你想這江蘇省裡。連海門廳算在裡面。統共只有八府三州六十州縣。內中還有一半是蘇州那邊藩台管的。那裡派得了一百冊。只好省裡的同寅也派了開來。只怕還有得多呢。我道。這位先生。可謂勇於爲善的了。繼之笑了一笑道。豈但勇於爲善。他這番送冊子來。還要學那古之人與人爲善呢。其實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我詫異道。做好事有甚麼不佩服。繼之道。說起來。這句話是我的一偏之見。我以為這些善事。不是我們做的。我以為一個人。

大善士他要
德適堯舜呢

要○做○善○事○先○要○從○切○近○地○方○做○起○第○一○件○對○着○父○母○先○要○盡○了○子○道○對○着○弟○兄○
要○盡○了○弟○道○對○了○親○戚○本○族○要○盡○了○親○誼○之○道○夫○然○後○對○了○朋○友○要○盡○了○友○道○
果○然○自○問○孝○養○無○虧○了○所○有○兄○弟○本○族○親○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綽○然○有○餘○的○自○
不○必○說○那○貧○乏○不○能○自○立○的○我○都○能○够○照○應○得○他○安○安○帖○帖○無○憂○凍○餒○的○了○還○
有○餘○力○纔○可○以○講○究○去○做○外○面○的○好○事○所○以○孔○子○說○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我○不○
信○現○在○辦○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這○等○說○由○近○及○遠○麼○我○道○倘○是○人○族○入○的○
就○是○本○族○親○戚○兩○項○就○有○上○千○的○人○還○有○不○止○的○窮○的○總○要○佔○了○一○半○還○有○朋○
友○呢○怎○樣○能○都○照○應○得○來○繼○之○道○就○是○這○個○話○我○舍○間○在○家○鄉○雖○不○怎○麼○然○而○
也○算○得○是○一○家○富○戶○的○了○先○君○在○生○時○曾○經○捐○了○五○萬○銀○子○的○田○產○做○贍○族○義○
田○又○開○了○幾○家○店○鋪○把○那○窮○本○家○都○延○請○了○去○量○材○派○事○所○以○敝○族○的○人○希○冀○
可○以○免○了○饑○寒○還○有○親○戚○呢○還○是○照○應○不○了○許○多○呀○何○况○朋○友○呢○試○問○現○在○的○
大○善○士○可○曾○想○到○這○一○着○我○道○碰○了○荒○年○也○少○不○了○這○班○人○不○然○鬧○出○那○鋌○而○

走險的更是不得了了。繼之道。這個自然。我這話並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不過做善事要從根上做起罷了。現在那一班大善士。我雖然不敢說沒有從根上做起的。然而沽名釣譽的。只怕也不少。我道。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能夠從行善上沽個名譽也罷了。繼之道。本來也罷了。但還不止這個呢。他們起先投身入善會。做善事的時候。不過是一個光蛋。不多幾年。就有好幾個。甲第連雲。起來了。難道真是天富善人麼。這不是我說刻薄話。我可有點不敢相信的。我指着冊子道。他這上面。不是刻着「經手私肥。雷殛火焚」麼。繼之笑道。你真是小孩子見識。大凡世上肯拿出錢來做善事的那裡。有一個是認真存了仁人惻隱之心。行他那民胞物與的志向。不過都是在那裡邀福。以爲我做了好事。便可以望上天。默佑萬事如意的。有了這個想頭。他纔肯拿出錢來做好事呢。不然。一個銅錢一點血。他那裡肯拿出來。世人心上都有了這一層迷信。被那善士看穿了。所以也拿這迷信的法子去堅他的信。於是乎就弄出這八個字。

把世人行善
之心事活畫
出來真是眼
明舌辯

來。我恐怕那雷火沒有閒工夫去處處監督着他呢。我道：究竟他收了款，就登在報上。年年還有徵信錄，未必可以作弊。繼之道：別的我不知，有人告訴我一句話，却很在理上。他說他們一年之中，吃沒那無名氏的錢不少呢。譬如這一本冊子，倘是寫滿了，可以有二三百戶，內中總有許多不願出名的，隨手就寫個無名氏。那捐的數目，也沒有甚麼大上落。總不過是一兩元，或者三四元，內中總有同是無名氏，同是那個數目的。倘使有了這麼二三十個無名氏，同數目的，他只報出六七個，或者十個八個來，就是捐錢的人。只要看見有了個無名氏，就以爲是自己了。那個肯爲了幾元錢去追究他呢？這個話我雖然不知道是真的，是僞的，然而沒有一點影子。只怕也造不出這個謠言來。還有一層，人家送去做冬賑的棉衣、棉袴，只要是那善士的親戚、朋友所用的轎班、車夫、老媽子，那一個身上沒有一套，還有一個人佔兩三套的。雖然這些也是窮人，然而比較起被災的地方，那些災黎是那一處輕，那一處重呢？這裡多分了一

造大善士的
謠言小心割
舌根

上中下三等
社會一齊寫處處斟酌的
是細心人的
是熟世故人

套。那。裡。就。少。了。一。套。况。而。北。邊。地。方。又。比。南。邊。來。得。冷。認。真。是。一。位。大。善。士。是。拿。人。家。的。賑。物。來。送。人。情。的。麼。單。是。這。一。層。我。就。十。二。分。不。佩。服。了。我。道。那。麼。說。大。哥。這。回。還。捐。麼。還。去。勸。捐。麼。繼。之。道。他。用。大。帽。子。壓。下。來。只。得。捐。點。也。只。得。去。勸。上。十。戶。八。戶。湊。個。百。十。來。元。錢。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這。個。是。受。了。大。帽。子。壓。的。纔。肯。捐。還。有。明。日。我。出。去。勸。捐。起。來。那。些。捐。戶。就。是。講。交。情。的。了。問。他。的。本。心。實。在。不。願。意。捐。因。爲。碍。着。我。的。交。情。好。歹。化。個。幾。元。錢。再。問。他。的。本。心。他。那。幾。元。錢。就。猶。如。送。給。我。的。一。般。的。了。加。了。方。纔。說。的。希。冀。邀。福。的。一。班。人。共。是。三。種。行。善。的。人。只。有。這。三。種。辦。賑。捐。的。法。子。也。只。有。這。三。個。你。想。世。人。那。裡。還。有。個。實。心。行。善。的。呢。說。罷。取。過。冊。子。寫。了。一。千。元。又。寫。了。個。條。子。叫。高。升。連。冊。子。一。起。送。去。他。這。是。送。到。那。一。位。朋。友。處。募。捐。我。可。不。會。留。心。了。又。取。過。那。知。啓。來。想。了。一。想。只。寫。上。五。兩。我。笑。道。送。了。一。百。兩。只。寫。個。五。兩。這。是。個。倒。九。五。呢。繼。之。道。這。上。頭。萬。不。能。寫。的。太。多。因。爲。恐。怕。同。寅。的。看。見。我。送。多。了。少。

商旅何幸得
遇此好關員

有了好委員
尙且如此可
見關卡之積
弊難除

了他送不出多了。又送不起。豈不是叫人家爲難麼。說着又拿鑰匙開了書櫃。在櫃內取出一個小拜匣。在拜匣裡面翻出了三張字紙。拿火要燒。我問道。這又是甚麼東西。繼之道。這是陳仲眉前後借我的二百元錢。他一定要寫個票據。我不收。他一定不肯。只得收了。此刻還要他做甚麼呢。說罷取火燒了。又對我說道。請你此刻到關上去一次罷。天已不早了。因爲關上那些人。每每要留難人家的貨船。我說了好幾次。總不肯改。江面又寬。關前面又沒有好好的一個靠船地方。把他留難住了。萬一晚上起了風。叫人家怎樣呢。我在關上。總是監督着他們。驗過了馬上就給票放行的。今日你去代我辦這件事罷。明日我要在城裡跑半天。就是爲仲眉的事。下午出城。你也下午回來就是了。我答應了。騎馬出城。一逕到關上去。發放了幾號船。天色已晚了。叫廚房裡弄了幾樣菜。到述農房裡。同他對酌。述農笑道。你這個就算請我了麼。也罷。我聽見繼翁說你在你令伯席上。行得好酒令。我們今日也行個令罷。我道。兩個人行令。乏

味得很。我們還是談談說說罷。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本來想問繼翁。因爲談了半天的賑捐。就忘記了。此刻又想起來了。述農道。甚麼事呢。到了你的眼睛裡。甚麼事都是古怪的。我就把遇見貼招紙的述了一遍。述農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你問他做甚麼。我道。江湖上甚麼事。倒要請教。到底這張大仙是甚麼東西。述農道。張大仙並沒有的。是他們江湖上甚麼會黨的暗號。有了一個甚麼頭目到了。住在那裡。恐怕他的會友不知道。就出來滿處貼了這個。他們同會的看了。就知道了。只看那條子貼的底下歪在那一邊。就往那一邊轉彎。走到有轉彎的地方。留心去看。有那條子沒有。要是沒有。還得一直走。但見了條子。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轉去。自然走到他家。我道。那裡認得他家門口呢。述農他道。門口也有記認。或者掛着一把破蒲扇。或者掛着一個破燈籠。甚麼東西都說不定。總而言之。一定是個破舊不堪的。我道。他這等暗號。已經被人知道了。不怕地方官拿他麼。述農道。拿他做甚麼。到他家裡。他原是一個

一
一
好好的人。誰敢說他是會黨。並且他的會友到他家去。打門也有一定的暗號。開口說話。也有一定的暗號。他問出來。也是暗號。你答上去。也是暗號。樣樣都對了。他纔招接呢。我道。他這暗號。是甚麼樣的呢。你可……我這一句話還不會說完。忽聽得轟的一聲。猶如天崩地塌一般。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聲。把門裡的玻璃窓。都震動了。桌上的杯筋。都直跳起來。不覺嚇了一跳。正是

忽來霹靂轟天響 打斷紛披屑玉談

未知那聲響究竟是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吾向方喜善人之多也。今而後既知之矣。可發一歎。雖然。猶幸有此三等人。所謂強爲善者。吳繼之一席議論。陳義太高。恐此時社會上。尙不能夢想及之也。

第十六回 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接來電信游子忽心驚

這一聲響不打緊。偏又接着外面人聲鼎沸起來。嚇得我吃了一大驚。述農站

起來道。我們去看看。說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說道。今日操演水雷聽說一共試放三個。趕緊出去。還望得見呢。我聽了方纔明白。原來近日中法之役。尙未了結。這幾日裡。又聽見臺灣吃了敗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這裡江防格外吃緊。所以制臺格外認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舉行。我同述農走到江邊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輪明月。自東方升起。照得那浩蕩江波。猶如金蛇萬道一般。吃了幾杯酒的人。到了此時。倒也覺得一快。只可惜看演水雷的人多。雖然不是十分擠擁。却已是立在人叢中的了。忽然又是轟然一聲遠響四應。那江水陡然間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聲。便如風捲松濤。加以那山鳴谷應的聲音。還未斷絕。兩種聲音相和起來。這裡看的人。又是闐然一響。我生平的耳朵裡。倒是頭一回聽見。接着又是演放一個。雖不是甚麼心曠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看罷。同述農回來。洗盞更酌。談談說說。又說到那會黨的事。我再問道。方纔你說他們都有暗號。這暗號到底是怎麼樣

的。述農道。這個我那裡得知。要是知道了。那就連我也是會黨了。他們這個會黨。聲勢也很大。內裡面戴紅頂的大員也不少呢。我道。既是那麼說。你就是會黨。也不辱沒你了。述農道。罷罷。我穀不上呢。我道。究竟他們辦些甚麼事呢。述農道。其實他們空着。沒有一點事。也不見得怎麼爲患地方。不過聲勢浩大罷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嘗不可借他們的力量辦點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這個養癰貽患。也是不免的。正在講論時。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笑道。你們吃酒取樂呢。我回頭一看。不覺詫異起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繼之。還穿着衣帽呢。我道。大哥不說明天下午出城麼。怎麼這會來了。繼之坐下道。我本來打算明天出城。你走了不多幾時。方伯又打發人來說。今天晚上試演水雷。制台、將軍都出城來看。叫我也去站個班。我其實不願意去。獻這個慫勸。因爲放水雷是難得看見的。所以出來趁個熱鬧。因爲時候不早了。不進城去。就到這裡來。我道。公館裡沒有人呢。繼之道。偶然一夜。還不要緊。一面說着。卸去衣冠。道。我到帳

房裡去去就來。我也吃酒呢。述農道。可是又到帳房裡去拿錢給我們用呢。繼之笑了笑。對我道。我要交帶他們這個。說罷彎腰在靴統裡掏出那本捐冊來。道。叫他們到往來的那兩家錢鋪子裏去寫兩戶。同寅的朋友。留着辦陳家那件事呢。說罷去了。歇了一會。又過來。我已經叫廚房裡另外添上兩樣菜。三個人借着吃酒。在那裡談天。因爲講方纔演放水雷。談到中法戰事。繼之道。這回的事情糜爛極了。臺灣的敗仗。已經得了官報了。那一位劉大帥。本來是個老軍務。怎麼也會吃了這個虧。真是難解。至於馬江那一仗。更是傳出許多笑話來。有人說那位欽差。只聽見一聲礮響。嚇得馬上就逃走了。一隻腳。還穿着靴子。一隻腳。還沒有穿襪子呢。又有人說。不是的。他是坐了轎子逃走的。轎子後面。還掛着半隻大腿呢。剛纔我聽見說。督署已接了電諭。將他定了軍罪了。前兩天我看見報紙上。有一首甚麼詞。詠這件事的。福建此時總督船政。都是姓何。藩台欽差。都是姓張。所以我還記得那詞上兩句是。一兩個是傅粉。何郎兩個。

在二十年前
此等議論已
是難得

調侃讀書人
不少

爲旁觀派寫
照

是。畫。眉。張。敞。一。我。道。這。兩。句。就。俏。皮。得。很。繼。之。道。俏。皮。麼。我。看。輕。薄。罷。了。大。凡。譏。彈。人。家。的。話。是。最。容。易。說。的。你。試。叫。他。去。辦。起。事。來。也。不。過。如。此。只。怕。還。不。及。呢。這。軍。務。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敗。壞。了。我。們。旁。聽。的。只。能。生。個。恐。懼。心。生。個。憂。憤。心。那。裡。還。有。工。夫。去。嬉。笑。怒。罵。呢。其。實。這。件。事。情。只。有。政。府。擔。個。不。是。這。是。我。們。見。得。到。可。以。譏。彈。他。的。述。農。道。怎。麼。是。政。府。不。是。呢。繼。之。道。這。位。欽。差。年。紀。又。輕。不。過。上。了。幾。個。條。陳。究。竟。是。個。紙。上。空。談。並。未。見。他。辦。過。實。事。怎。麼。就。好。叫。他。獨。當。一。面。去。辦。這。個。大。事。呢。縱。使。他。條。陳。中。有。可。採。之。處。也。應。該。叫。一。個。老。軍。務。的。去。辦。給。他。去。做。個。參。謀。會。辦。之。類。只。怕。他。還。可。以。有。點。建。設。幫。着。那。正。辦。的。成。功。呢。像。我。們。這。班。讀。書。人。裡。面。很。有。些。聽。見。放。鞭。爆。還。嚇。了。一。跳。的。怎。麼。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砲。呢。就。像。方。纔。去。看。演。放。水。雷。這。不。過。是。演。放。罷。了。在。那。裡。伺。候。同。看。的。人。聽。得。這。轟。的。一。聲。就。很。有。幾。個。抖。了。一。抖。吐。出。舌。頭。的。還。有。舉。起。雙。手。做。勢。子。去。擋。的。一。我。同。述。農。不。覺。笑。了。起。來。繼。之。又。

道。這不過。演。放。兩。三。响。已。經。這。樣。了。何。況。礮。火。連。天。親。臨。大。敵。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纔。那。一。班。吐。舌。頭。做。手。勢。的。你。若。同。他。說。起。馬。江。戰。事。來。他。也。是。一。味。的。譏。評。謾。罵。試。問。配。他。罵。不。配。呢。當。下。一。面。吃。酒。一。面。談。了。一。席。話。酒。也。够。了。菜。也。殘。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各。各。就。寢。到。了。次。日。我。因。爲。繼。之。已。在。關。上。遂。進。城。去。賃。了。一。匹。馬。按。轡。徐。行。走。到。城。內。不。多。點。路。只。見。路。旁。有。一。張。那。張。大。仙。的。招。紙。因。想。起。述。農。昨。夜。的。話。不。知。到。底。確。不。確。我。何。妨。試。去。看。看。有。甚。麼。影。迹。就。跟。着。那。招。紙。歪。處。轉。了。個。彎。一。路。上。留。心。細。看。只。見。了。招。紙。就。轉。彎。誰。知。轉。得。幾。轉。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來。了。我。勒。住。馬。想。道。倘。使。迷。了。路。便。怎。麼。好。忽。又。回。想。道。不。要。緊。我。只。要。回。來。時。也。跟。着。那。招。紙。走。自。然。也。走。到。方。纔。來。的。地。方。了。忽。聽。得。那。馬。夫。說。了。幾。句。話。我。不。曾。留。心。不。知。他。說。甚。麼。並。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馬。夫。在。後。面。跟。着。又。說。了。幾。句。我。一。些。也。聽。不。懂。回。頭。問。道。你。說。甚。麼。呀。他。便。不。言。語。了。我。又。向。前。走。走。

到一處。抬頭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這南京城裡。怎麼有這麼大的一片荒地。正走着。只見路旁一株紫楊樹上。也粘了這麼一張。跟着他轉了一個彎。走了一箭之路。路旁一個茅廁。牆上也有一張。順着他歪的方向望過去時。那邊一帶有四五十間小小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那裡還懸着一乘轎子。恰好看見一家門首。有人送客出來。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紋布灰布袍子。並沒有穿馬褂。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我一面看。一面走近了。見那客人生的一張圓白臉兒。八字鬍子。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來。那客上了那乘轎時。這裡送客的也進去了。我看他那門口。又矮又小。暗想這種人家。怎樣有這等濶客。猛抬頭。看見他簷下掛着一把破掃帚。暗想道。是了。述農的話是不錯的了。騎在馬上。不好只管在這裡呆看。只得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纔那個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見他扮官做賊。後來繼之說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給他夥伴說的話。噥噥咕咕。聽不懂的。想來

細心之至想
是從閱歷中
來

就是他們的暗號暗話。這個人一定也是會黨。猛然又想起方纔那馬夫同我說過兩回話。我也沒有聽得出來。只怕那馬夫也是他們會黨裡人。見我一路尋看那招紙。以爲我也是他們一夥的。拿那暗話來問我。所以我兩回都聽得不懂。想到這裡。不覺沒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們一夥。今天尋訪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時又要撥轉馬頭回去。越發要被他指出來。還要疑心我暗訪他們做甚麼呢。若不回馬。只管向前走。又認不得那條路可以繞得回去。不要鬧出個笑話來。並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馬。不要叫那馬夫知道了我的門口纔好。不然叫他看見了吳公館的牌子。還當是官場裡暗地訪查他們的踪跡。在他們會黨裡傳播起來。不定要鬧個甚麼笑話呢。思量之間。又走出一箭多路。因想了個法子。勒住馬問馬夫道。我今天怎麼走迷了路了。我本來要到夫子廟裡去。怎麼走到這裡來了。馬夫道。怎麼要到夫子廟。怎不早點說。這冤枉路纔走得不少呢。我道。你領着走罷。加你點馬錢就是了。馬夫道。撥過來呀。

說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這空地上橫截過去。有了幾家人家。彎彎曲曲的走過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條小街。僅僅容得一人一騎。穿盡了小弄。便是大街。到了此地。我已經認得了。此處離繼之公館不遠了。我下了馬。說道。我此刻要先買點東西。夫子廟不去了。你先帶了馬去罷。說罷付了馬錢。又加了他幾文。他自去了。我纔慢慢的走了回去。我本來一早就進城的。因爲繞了這一個大圈子。鬧到十一點鐘方纔到家。人也乏了。歇息了好一會。吃過了午飯。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我伯父也正在吃飯呢。見了我便問道。你吃過飯沒有。我道。吃過了。來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了些。伯父道。總是這樣。不好不壞的。你來了到房裡去看看他罷。我聽說就走了進去。只見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張茶几。正伏在茶几上啜粥。床上還坐着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在那裡搥背。我便問道。伯母今天可好些。我伯母道。姪少爺請坐。今日覺着好點了。難得你惦記着來看看。

我。我這病只怕難得好的了。我道。那裡來的話。一個人誰沒有三天兩天的病。只要調理幾天。自然好了。伯母道。不是這麼說。我這個病。時常發作。近來醫生都說要成功癆病的了。我今年五十多歲的人了。如果成了癆病。還能够耽擱得多少日子呢。我道。伯母這回得病。有幾天了。伯母道。我一年到頭。那一天不是帶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就算是個好人。這回又躺了七八天了。我道。爲甚不給姪兒一個信。也好來望望。姪兒直到昨天來了纔知道呢。伯母聽了嘆一口氣。推開了粥碗。旁邊就有一個傭婦走過來。連茶几端了去。我伯母便躺下道。姪少爺你到床跟前的椅子上坐下。我們談談罷。我就走了過去坐下。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嘆了一口氣道。姪少爺。我自從入門以後。雖然生過兩個孩子。却都養不住。此刻是早已絕望的了。你伯父雖然討了兩個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憐不可憐。我道。這是甚麼話。只要將息兩天就好了。那醫生的話。未必都靠得住。伯母又道。你叔叔聽說有兩

至此方點出
還有箇叔叔
何其閃爍

絕妙婦人口
吻又能描寫
家族怪狀

此時哀求不
記揮諸門外
時耶

個兒子。他又遠在山東。並且他的脾氣古怪得很。這二十年裡面。絕跡沒有一封信來過。你可曾通過信。我道。就是去年父親亡故之後。曾經寫過一封信去。也沒有回信。並且姪兒也不曾見過。就只知道有這麼一位叔叔。就是了。伯母道。我因為沒有孩子。要想把你叔叔那個小的承繼過來。去了十多封信。也總不見有一封信來。論起來。總是你伯父窮之過。要是有了十萬八萬的家當。不要說是自己親房。只怕那遠房的也爭着要承繼呢。你伯父常時說起。都說姪少爺是很明白能幹的人。將來我有個甚麼三長兩短。姪少爺又是獨子。不便出繼。只好請姪少爺照應我的後事。兼祧過來。不知姪少爺可肯不肯。我道。伯母且安心調理。不要性急。自然這病要好的。此刻何必就這個無爲的心思。做姪兒的。自然總盡個晚輩的道理。伯母但請放心。不要胡亂耽心思要緊。一面說話時。只見伯母昏昏沈沈的。像是睡着了。床上那小丫頭。還在那裡搥着腿。我便悄悄的退了出來。伯父已經吃過飯。往書房裡去了。我便走到書房裡去。

電報如何好
就擱可謂全
無心肝

只見伯父倚在烟床上吃烟。見了我便問道。你看伯母那病。要緊麼。我道。據說醫家說是要成癆病。只要趁早調理。怕還不要緊。伯父站起來。在護書裡面檢出一封電報。遞給我道。這是給你的。昨天已經到了。我本想叫人給你送去。因爲我心緒亂得很。就忘了。我急看那封面時。正是家鄉來的。吃了一驚。忙問道。伯父繙出來看過麼。伯父道。我只繙了收信的人名。見是轉交你的。底下我就沒有繙了。你自己出繙罷。我聽得這話。心中十分忙亂。急急辭了伯父。回到繼之公館。手忙脚亂的。檢出電報新編。逐字繙出來。誰知不繙猶可。只這一繙。嚇得我

魂飛魄越心無主。膽裂肝摧痛欲號。

要知繙出些甚麼話來。且待下回再記。

甲申馬江之役。輿論多咎某欽使。繼之一席話。可謂評論之評論。結論又歸罪政府之輕於用人。可謂一時超衆之論。

老伯母床上一席話。雖是家常瑣瑣。却描寫家族之怪狀。無逾於此。○忽然欲其姪之兼祧。而哀求之。恭維之。不自憶其揮諸門外時。已是醜怪萬狀。誰料後文更有於此作反對。更現其不可思議之怪狀者。惜此書紆迴曲折。不肯驟以真相示人。讀者其寧心以俟之。

第十七回 整歸裝游子走長途 抵家門慈親喜無恙

你道繙出些甚麼來。原來第一個繙出來是個母字。第二個是病字。我見了這兩個字。已經急了。連忙再繙那第三個字時。禁不得又是一個危字。此時只嚇得我手足冰冷。忙忙的往下再繙。却是一個速字。底下還有一個字。料來是個歸字。回字之類。也無心去再繙了。連忙懷了電報。出門騎了一匹馬。飛也似的。跑到關上。見了繼之。氣也不會喘定。話也說不出來。倒把繼之嚇了一跳。我在懷裡掏出那電報來。遞給繼之。道。大哥。這會叫我怎樣。繼之看了道。那麼你趕緊回去走一騎罷。我道。今日就動身。也得要十來天纔得到家。叫我怎麼樣呢。

繼之道。好兄弟。急呢。是怪不得你急。但是你急也沒用。今天下水船是斷來不及了。明天動身罷。我呆了半晌道。昨天託大哥的家信。寄了麼。繼之道。沒有呢。我因爲一時沒有便人。此刻還在家裡。書桌子抽屜裡。你令伯知道了沒有呢。我道。沒有。繼之道。你進城去罷。到令伯處告訴過了。回去拿了那家信銀子。仍舊趕出城來。行李鋪蓋。也叫他們給你送出來。今天晚上。你就在這裡住了。明日等下水船到了。就在這裡叫個剃子。剃了去。豈不便當。我聽了。不敢耽擱。一匹馬飛跑進城。見了伯父。告訴了一切。又到房裡去告訴了伯母。伯母嘆道。到底嬌嬌好福氣。有了病。可以叫姪少爺回去。像我這個孤鬼。說到這裡。便咽住了。憇了一憩道。姪少爺回去。等嬌嬌好了。還請早點出來。我這裡很盼個自己人呢。今天早起。給姪少爺說的話。我見姪少爺沒有甚麼推托。正自歡喜。誰知爲了嬌嬌的事。又要回去。這是我的孤苦命。姪少爺。你這回再到南京。還不知道見得着我不呢。我正要回答。伯父慢騰騰的說道。這回回去了。伏伺得你

是婦人聲口
是病人聲口

恐怕他來索取先說等寄了來就寄回去了。以止住他此是回債妙訣。

竟有不容他再說話之勢。

母親好了。好歹在家裡安安份份的讀書。用上兩年功。等起了服。也好去小考。不然就捐個監去下場。我這裡等王俎香的利錢寄到了。就給你寄回去。還出來鬼混些甚麼。小孩子們。有甚麼脾氣不脾氣的。前回你說甚麼不歡喜作八股。我就很想教訓你一頓。可見得你是個不安分。不就範圍的野性子。我們家的子姪。誰像你來。我只得答應兩個是字。伯母道。姪少爺。你無論出來不出來。請你務必記着我。我雖然沒有甚麼好處給你。也是一場情義。我方欲回答。我伯父又問道。你幾時動身。我道。今日來不及了。打算明日就動身。伯父道。那麼。你早點去收拾罷。我就辭了出來。回去取了銀子。那家信用不着。就撕掉了。收拾過行李。交帶底下人送到關上去。又到上房裡。別過繼之老太太。與及繼之夫人。不免也有些珍重的話。不必細表。當下我又騎了馬。走到大關。見過繼之繼之道。你此刻不要心急。不要在路上自己急出個病來。我道。但我所辦的以書啓的事。叫那個接辦呢。繼之道。這個你儘放心。其實我抽個空兒。自己也可

可見得從前
是明照應

辦了。何況還有人呢。你這番回去。老伯母好了。可就早點出來。這一向桓盤熟了。倒有點戀戀不捨呢。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讀書的話。述了一遍。繼之笑了一笑。並不說話。憇了一會。述農也來勸慰。當夜我晚飯也不能下咽。那心裡不知亂的怎麼個樣子。一夜天翻來覆去。何曾合得着眼。天還沒亮。就起來了。呆的坐到天明。走到簽押房。繼之也起來了。正在那裡寫信呢。見了我道。好早呀。我道。一夜不曾睡着。早就起來了。大哥爲甚麼也這麼早。繼之道。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你這回只贖了這一百兩銀子。一路做盤纏回去。總要用了點。到了家。老伯母的病。又不知怎麼樣。一切醫藥之費。恐怕不夠。我正在代你躊躇呢。我道。費心得很。這個只好等回去了再說罷。繼之道。這可不能。萬一回去真是不夠用。那可怎麼樣呢。我這裡寫着一封信。你帶在身邊。用不着最好。倘是要用錢時。你就拿這封信到我家裡去。我接我家母出來的時候。寫了信。託我一位同族家叔。號叫伯衡的。代我經管着一切租米。你把這信給了他。你要用

繼之之意以

爲醫藥之費
需用甚或後
事需用也詎
料後來却另
有他用真是
出人意外文
筆之波瀾耶
抑果世情如
是耶

多少。就向他取多少。不必客氣。到你動身出來的時候。帶着給我匯五千銀子出來。我道。萬一我不出來呢。繼之道。你怎麼會不出來。你當真聽令伯的話。要在家用功麼。他何嘗想你在家用功。他這話是另外有個道理。你自己不懂。我們旁觀的是很明白的。說罷寫完了那封信。又打上一顆小小圖書。交給我。又取過一個紙包道。這裡面是三枝土木。一枝肉桂。也是人家送我的。你也帶在身邊。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我一一領了。收拾起來。此時我感激多謝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不知怎樣纔好。一會梳洗過了。吃了點心。繼之道。我們也不用客氣了。此時江水淺。漢口的下水船。開得早。恐怕也到得早。你先走罷。我昨夜已經交帶留下一隻巡船送你去的。情願搖到那裡。我們等他。於是指揮底下人。將行李搬到巡船上去。述農也過來送行。他問繼之兩人。一同送我到巡船上。還要送到洋船。我再三辭謝。繼之道。述農恐怕有事。請先上岸罷。我送他一程。還要談談。述農聽說。就別去了。繼之一直送我到下關。等了半天。下水

洋船到了。停了輪。巡船搖過去。我上了洋船。安置好行李。這洋船一會兒就要開的。繼之匆匆別去。我經過一次。知道長江船上。人是最雜的。這回偏又尋不出房艙。坐在散艙裡面。守着行李。寸步不敢離開。幸得過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由客棧的夥件。招呼我到洋涇濱。謙益棧住下。這客棧是廣東人開的。棧主人叫做胡乙庚。招呼甚好。我託他打聽幾時有船。他查了一查。說道。要等三四天呢。我越發覺得心急如焚。然而也是沒法的事。成日價猶如坐在針氈上一般。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却說這洋涇濱各家客棧。差不多都是開在沿河一帶。只有這謙益棧是開在一個巷子裡面。這巷子叫做嘉記街。這嘉記街前面對着洋涇濱。後面通到五馬路的。我出得門時。便望後面踱去。剛轉了個彎。忽見路旁站着一個年輕男子。手裡抱着一個鋪蓋。地下還放着一個鞋籃。旁邊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在那裡哭。我不禁站住了脚。見那男子只管惡狠狠的望着那婦人。一言不發。我忍不住便問是甚麼事。那男子

道。我是蘇州航船上的人。這個老太婆來趁船。沒有船錢。他說到上海來尋他的兒子。尋着他兒子就可以照付的了。我們船主人就趁了他來。叫我拿着行李。同去尋他兒子收船錢。誰知他一會又說在甚麼自來火廠。一會又說在甚麼高昌廟南鐵廠。害我跟着他跑了二三十里的冤枉路。那裡有他兒子的影兒。這會又說在甚麼客棧了。我又陪着他到這裡。家家客棧都問到了。還是沒有。我那裡還有工夫去跟他瞎跑。此刻只要他還了我的船錢。我就還他的行李。不然。我只有拿了行李。到船上去交代的了。你看此刻已經兩點多鐘了。我中飯還沒有吃的呢。我聽了又觸動了母子之情。暗想這婦人此刻尋兒子不着。心中不知怎樣的着急。我母親此刻病在床上。盼我回去。只怕比他還急呢。便問那男子道。船錢要多少呢。那男子道。只要四百文就夠了。我就在身邊取出四角小洋錢。交給他道。我代他還了船錢。你還他鋪蓋罷。那男子接了小洋錢。放下鋪蓋。我又取出六角小洋錢。給那婦人道。你也去吃頓飯。要是尋

此時小洋錢
尙值一百有
零也

你兒子不着。還是回蘇州去罷。等打聽着了。你兒子到底在那裡。再來尋他。未遲。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受了。我便不顧而去。走到馬路上。逛逛。繞了個圈子。方纔回棧。胡乙庚迎着道。方纔到你房裡去。誰知你出去了。明天晚上有船了呢。我聽了不勝之喜。便道。那麼費心代我寫張船票罷。乙庚道。可以。可以。說罷。讓我到帳房裡去坐。只見他兩個小兒子在那裡念書呢。我隨意考問了他幾個字。甚覺得聰明。便閑坐給乙庚談天。說起方纔那婦人的事。乙庚道。你給了錢他麼。我道。只代他給了船錢。乙庚道。你上了他當了。他那兩個人。便是母子。故意串出這個樣兒來騙錢的。下次萬不要給他。我不覺呆了一呆道。還不要緊。他騙了去。也是拿來吃飯。我只當給了化子就是了。但是怎麼知道他是母子呢。乙庚道。他時常在這些客棧相近的地方。做這個把戲。我也碰見過好幾次了。你們過路的人。雖然懂得他的話。却辨不出他的口音。像我們在這裡久了。一一都聽得出來的。若說這婦人是從蘇州來尋兒子的。自然是蘇州人。該是

連此等下流社會都要詳細寫一寫豈真筆有餘裕耶

兩人見解不
同而各有一
是

蘇州口音。航船上的人。也是本鄉蘇幫居多。他那兩個人。可是一樣的寧波口音。還是寧波奉化縣的口音。你試去細看他。面目還有點相像呢。不是母子是甚麼。你說只當給了化子。他總是拿去吃飯的。可知那婦人並未十分衰頹。那男子更是強壯的時候。爲甚麼那婦人不出來稱傭。那男子不做個小買賣。却串了出來做這個勾當。還好可憐他麼。此時天氣甚短。客棧裡的飯又格外早些。說話之間。茶房已經招呼吃飯。我便到自己房裡去。吃過晚飯。仍然到帳房裡給乙庚談天。談至更深。方纔就寢。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我便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我伯父的。一封給繼之的。拿到帳房。托乙庚代我交代信局。就便問幾時下船。乙庚道。早呢。要到半夜纔開船。這裡動身的人。往往看了夜戲纔下船呢。我道。太晚了也不便當。乙庚道。太早了也無謂。總要吃了晚飯去。我就請他算清了房飯錢。結過了帳。又到馬路上逛逛。好容易又捱了這一天。到了晚上。動身下船。那時船上還在那裡裝貨呢。人聲嘈雜得很。一直到了十點鐘時候。方

纔靜了。我在房艙裡沒事。隨意取過一本小說看看。不多一會就睡着了。及至覺醒來。耳邊只聽得一片波濤聲音。開出房門看看。只見人聲寂寂。只有些鼾呼的聲音。我披上衣服。走上艙面一看。只見黑越越的看不見甚麼。遠遠望去。好像一片都是海面。看不見岸。舵樓上面。一個外國人在那裡走來走去。天氣甚冷。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就退了下來。此時却睡不着了。又看了一回書。已經天亮了。我又帶上房門。到艙面上去看看。只見天水相連。茫茫無際。喜得風平浪靜。船也甚穩。從此天天都在艙面上。給那同船的人談天。倒也不甚寂寞。內中那些人姓甚名誰。當時雖然一一請教過。却記不得許多了。只有一個姓鄒的。他是個京官。請假出來的。我同他談的天最多。他告訴我。這回出京。在張家灣打尖。看見一首題壁詩。內中有兩句好的。是「三。字。官。箴。憑。隔。膜。八。行。京。信。便。通。神。」我便把這兩句。寫在日記簿上。又想起繼之候補四宗人的話。越見得官場上面。是一條危途。並且裡面沒有幾個好人。不知我伯父當日。爲甚要

十四字寫盡
官場

走到官場上去。而且我叔叔在山東。也是候補的河同知。幸得我父親當日。不走這條路。不然。只怕我也要入了這個迷呢。因話少。却說輪船走了三天。已經到了。我便僱人挑了行李。一直回家。入得門時。只見我母親。同我的一位堂房嬸娘。好好的座在家裡。沒有一點病容。不覺心中大喜。只有我母親見了我的面。倒頓時呆了。登時發怒。正是

天涯游子心方慰 坐上慈親怒轉加

要知我母親爲了甚事惱煩起來。且待下回再記。

人到有病時。即想念親人。有不期然而然者。觀其伯母臨別一番話。益信。而其伯父又處處打岔。一若不欲其交談也者。此中是何肺腑。讀者試掩卷猜之。

入門而母無病。且見子歸而怒。是何故歟。令人急欲看下文矣。



社會小說 **九命奇冤**

三五
嶺南將叟重編

第六回 鼠牙雀角宗孔穿墉 虎噬狼吞爵興設計

却說宗孔看見貴興已怒，便道：「我聽了他這話，代姪老爹下不來，同他爭執了兩句。他兄弟父子就要動起粗來。左右隣居都來相勸，他還當着衆人，儘力的躑躅姪老爹呢。貴興大怒道：『無論省城，無論南雄，那一個不知梁朝大是我父親携帶起來的，梁天來怎敢這般無禮。我與他勢不兩立。』說着便要往省城與天來理論。宗孔連忙攔住道：『姪老爹何必性急。此刻去同他理論，一則他兄弟父子同蠻牛一般，不是可以理喻的。二則姪老爹是讀書斯文人，犯不着同他們去鬥嘴。叫旁人看見，也失了姪老爹的斯文。何不叫旁人去出他的氣呢。』貴興道：『怎麼叫旁人出氣呢。』宗孔低頭想了一想道：『我記得梁朝大葬的山墳，那一片地是姪老爹你老人家送與他的，原是我凌家之地。此刻何不仍叫我們姓凌的人，抬個棺材去，掘去他的棺材，就葬在他那裡。』貴興道：『掘墳見棺，只怕

是犯法的宗孔道。若怕犯法。我們只掘破他的天罡。却不掘到見棺。他能奈我何。好歹去鬧他一場。也是好的。貴興道。這個事只怕沒有人去做。宗孔道。我兄弟順海。爲人膽大。生相兇惡。若多少給他點好處。沒有不肯幹的。貴興道。只是那裡去找那死人呢。宗孔道。姪老爹真是好人。何必一定要死人呢。只要胡亂去弄個空棺材就是了。貴興笑道。既如此。叔父去辦罷。要開銷多少。到我這個來支。宗孔巴不得一聲。來找着了順海。告知如此如此。登時招了十多個無賴。弄了一口薄板棺材。順海穿了一身素服。無賴抬了空棺。逕奔梁氏墳頭而來。七手八腳。砍伐樹木。挖掘墳頭。這梁朝大的墳。原是昆連住宅的。就在屋後。菜園的後面。這一天天來的家人祈富。在後園澆菜。看見這種情形。連忙奔告老主母凌氏。凌氏聽說。老大吃了一驚。忙到後面。開了後門觀看。見是娘家的堂房兄弟。順海所爲。不禁大怒。罵道。你們這是做甚麼來了。怎麼連王法都沒有了。話未絕口。順海手執竹竿。吼聲如雷。撲將過來。罵道。老虔婆。這是我家之地。

我姪老爹祈伯。送給我葬老婆的。干你這老虔婆甚事來。你出來攔阻我。却說天來有一位叔父。名喚翰昭。住在鄰近。聞聲出來相勸。順海見了。便捨了凌氏。逕奔翰昭來。翰昭本是個安分鄉民。從來不會多事。看見順海無理取鬧。連忙退了回去。這裡順海帶着一衆無賴。恣意蹂躪一番。撇下了空棺。一哄而散。宗孔便開了帳目。到貴興處支錢開銷。貴興一看。不多不少。恰是紋銀五十兩。就照數付了。宗孔拿去開發了。自己落了一大半。又拿回去驕其妻妾。自不必說。捱過了年。宗孔的日子又窮了。又來尋着貴興道。梁家那一座石室。阻了我姪老爹的功名富貴。我心中總是不忿。夜來想得一個妙計。管教梁天來將這石室。雙手奉與姪老爹。貴興道。不知叔父有何妙計。宗孔道。他那石室。正對着一座土山。我們可將那土山前面。削平一塊。豎起木板。在木板上面。畫一隻白虎。對着他那石室的明堂。古語有兩句說道。『白虎守明堂。一歲幾人亡。』那時他怕死人。不愁他不出賣。貴興道。如此叔父就去辦來。宗孔得令。連忙就去。果

然在那土山脚下。豎了五六尺寬的木板。畫了一隻白虎。畫得張牙舞爪。擺尾搖頭。好不怕人。凌氏見了。又氣又惱。叫人請了翰昭來商量。翰昭道。我們何不。在後牆上。畫一隻獬豸擋着他呢。凌氏道。除此之外。也無他法。只得就這樣罷了。遂叫人在後牆上畫了一隻獬豸。看官須知這算命。風水。白虎。獬豸。等事。都是荒誕無稽的。何必要叙上來。只因當時的民智。不過如此。都以為這個是神乎其神的。要這樣做出來。我也只可照樣叙過去。不是我自命改良小說的。也跟着古人去迷信這無稽之言。不要誤會了我的意呀。閑話少提。却說宗孔自畫了白虎之後。便日夕前來探聽消息。以為梁家從此要坐立不安的了。那天看見一個泥水匠。在梁家出來。宗孔便走過去問道。請問梁家修理甚麼房子呢。那泥水匠道。不是修理房子。只因前面不知甚麼人。畫了一隻白虎。恰好對着梁宅明堂。他叫我去後牆上面。畫了一隻獬豸。要尅制那隻白虎呢。宗孔道。畫好了麼。那泥水匠道。剛剛今日完工。宗孔聽了。不禁愕然。忽又問道。獬豸可以尅

制白虎麼。不知又有甚麼東西。可以尅制貔貅呢。泥水匠道。那可不知道了。宗孔沒好氣。走回家來。思前想後。總不得一個善法。弄了那石室過來。巴結貴興。越想越氣。不覺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跑到外面。招了十多個無賴。逕奔梁宅後面。不問情由。對着後牆。一陣亂搗。登時那牆豁刺一聲。坍了下來。凌氏聽見。忙到後面觀看。見宗孔率領一衆無賴。正在拆得興頭。因大喊道。我同凌家有甚麼過不去。屢次三番來騷擾我。前番順海踏躓山墳。我也不理論了。今番索性闖上門來了。宗孔不由分說。拿起一塊斷磚。劈面打來。凌氏急急閃避。險些未曾打中。却把一口金魚缸打破了。宗孔見打破金魚缸。觸動了機心。登時叫衆無賴。把拆下來的磚頭。搬到旁邊一口魚池裡。填塞起來。嘴裡大嚷道。近來譚村一帶。小兒多出麻疹。風水先生說。你這堵牆有碍小口。我今拆了。爲衆人除害。縱使告到官司。怕我輸了你。凌氏還要拚命向前阻止。當有長媳劉氏、次媳葉氏、孫媳陳氏、與及孫女桂嬋。一同前來勸止。扶入內室。宗孔蹂躪了

多時。又搶劫了多少花卉樹木。方纔一哄而散。凌氏聽得外面人聲已靜。悄悄到後頭來一望。只見拆得七零八落。魚池填塞了一半。花盆花架。也鬧得東歪西倒。不覺放聲大哭。劉氏沒了主意。只得叫祈富趕到省城。請天來兄弟回來商議。天來兄弟聞信大驚。連忙喚了快艇。趕回家中。凌氏一見。便大哭道。你們兄弟在外。得罪了凌家甚麼人。鬧到這個樣子。你兄弟幹下來的。你兄弟還去料理。我上七十歲的人。沒有幾天活了。只是你們也要過個安樂日子。天來兄弟雖由祈富將上項事大概說知。倒底還不甚清楚。只得向劉氏詰問。劉氏一說知。天來到後面看了一遍。不覺怒道。如此。那裡還成個世界。我明天就到番禺縣裡。告他一狀。請官勘驗。好歹要罰他陪償。凌氏道。算了罷。豈不聞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你兄弟的財勢。那一樣敵得過凌貴興。受了這場惡氣。還不够。還要去討一場輸官司麼。只不知你兄弟怎麼得罪了他。惹下這場是非。天來便把宗孔來求買石室一事告知。凌氏聞言。只有嘆氣。劉氏對天來

道。婆婆不願意打官司。官人不可違拗。再惹老人家動氣。只好自己認個悔氣。趕緊叫人來修理好了。仍舊到行裡去招呼生意罷。凌氏道。媳婦說的是。這些惡棍。從此遠避他點就是了。天來無奈。只得叫了匠人來。修理墳墓。補種樹木。重起後墻。過了幾天。商量仍回省城。料理生意。君來道。茶村有一筆帳。我們何妨去取了回來。再到省城呢。天來道。也好。於是弟兄二人。取道茶村而去。真是無巧不成書。剛剛冤家路窄。他兄弟二人。取道前行。並不留意。却被宗孔看見了。暗想這一條是往茶村的大路。他們到那裡做甚麼呢。連忙奔到貴興家來。亂叫亂嚷道。姪老爹。不好了。梁天來兄弟。要告到官司去了。貴興吃了一驚道。此話何來。宗孔道。我碰見他兄弟兩個。到茶村去。想來一定是叫人寫狀去了。貴興尚未答話。只見旁邊一人說道。放心放心。他斷不是去叫人寫狀。宗孔抬頭看時。原來是貴興的表叔區爵興。這區爵興本是一個斯文敗類。坐了一間蒙館。教了幾個蒙童度日。平時專好結交地保衙役。唆擾訟事。顛倒是非。混淆

黑白。又略略能料點事。凌貴興等。便推服他足智多謀。上他一個徽號。叫做賽諸葛。當下宗孔便問道。老表台。你向來料事如神。這回可知道他們到茶村做甚麼呢。爵興道。茶村一帶。多有蘇幫客人。這蘇幫客人。多是辦糖的。與他們總有往來。他們一定到那裡討帳去了。宗孔拍手道。不錯不錯。我們何不到半路去攔截。搶了他的銀子。喪喪他的氣。姪老爹家財百萬。本來不在乎此。然而搶了來。我們一衆窮兄弟。吃杯酒。也是好的。不知姪老爹意下如何。貴興道。攔路搶奪。非但王法不容。就是旁人看見。也要抱不平的。宗孔道。我們多約幾個人去。怕他甚麼。貴興搖頭道。不妥不妥。爵興道。縱然多約幾個人。理虧也是無用。我有一個法子。要叫天來將身邊所有之銀。雙手奉上。如其不然。即硬行搶奪。也無人敢出場攔阻。並且天來事後。連屁也不敢放一個。宗孔大喜。便問是何妙計。不知爵興說出個甚麼妙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假三千債搶三百銀強徒得意 打五巴掌換五擔米鄉

老便宜

四三

且說區爵興當下對貴興道。如果約了多人。攔路搶奪。非但旁人看見。要抱不平。就是說起來。凌府上的人。出來行搶。也不好聽。我有一計。只要寫一張借票。寫着「康熙四十八年。梁朝大因買受沙田。交價不孚。揭到凌宗客銀三千兩。湊交田價。按月行息一分。」拿了這張借票。以索欠爲詞。他若不認時。就搶了他的銀子。旁人也只知索欠。那個敢來說我搶奪呢。貴興大喜。一面叫宗孔去約人。一面叫爵興寫假票。寫好了。又取米塵彈染過那票子。成了舊色。宗孔已約到了凌氏一衆強徒。柳郁、柳權、潤保、潤枝、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順海、美閑、共十四人。分佈要隘。預備攔截。也是天來合當有事。倘使他兄弟收了帳。就在茶村叫了船。一逕到省城去。也就沒事了。偏偏想着一樁甚麼事來。要回家去走一遍。又因爲收了三百兩銀子的帳。帶在身上。走路不便。就叫了一隻小船。搖到譚村來。那船將近碼頭時。天來在船上。遠遠望見碼頭

旁邊茶亭裡面。坐着一人。正是凌貴興。手搖摺疊扇。左顧右盼。天來暗暗吃了一驚。忙將三百兩銀子。與君來分纏在身上。唉。梁天來這又失着了。他既然見了凌貴興。明知道凶多吉少。就應該叫船家回轉船頭。搖到省城去。也就沒事了。他却偏偏還要投到虎口裡去。等船攏了碼頭。付了船錢。就捨舟登陸。只見凌貴興在茶亭裡面。一搖三擺的迎了出來。天來兄弟。要假裝不見。掠了過去。貴興那裡肯放過。高聲叫道。梁老表台。請了。天來兄弟也只好與他招呼。只見他笑吟吟的走將過來。眉目間却帶着三分殺氣。左右獐頭鼠目的區爵興。右有豹頭環眼的凌宗孔。一個是做眉弄目。一個是擦掌磨拳。天來只得也說聲請了。便欲走過。貴興道。梁老表台。久不相逢。何必匆匆要去。弟有一事奉問呀。天來只得站定了。問道。不知有甚事見教。貴興道。從前姑丈那一筆帳。不知幾時可以清還。天來愕然道。先父有甚麼帳目未清。宗孔冷笑道。姪老爹。是不是呢。我明知他是要賴的。喜得字據沒有遺失。何不拿出來給他看呢。貴興在身

邊取出那一張假票來。笑吟吟遞與天來道。這是姑丈字跡。想表台也還認得。天來接來一看。道。字跡對不對。此時且不必說。但是既然有了這筆帳。當日在南雄拆股的時候。何以不拿出來算清呢。君來大叫道。哥哥。還有工夫同他講理。這種借票。要還也可以。大家請到大王廟去。鳴鐘擊鼓。當着菩薩。我就如數交還。看官看了君來這句話。好笑麼。那裡有甚麼大王菩薩。來管你這閒帳呢。不是這等說。在當日那迷信鬼神的人。大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神情。他肯叫出這句話來。正表得他是正直無私。不是賴帳的呢。不比得近來風氣漸漸開了。迷信的人漸漸少了。在熱心世事的人。他還在那裡暗暗歡喜呢。他說好了。好了。把這神權打破了。我們中國的民智要開起來了。聽天由命的話頭。抹煞了。實心辦事的人就多了。不知剛剛不是這樣說。這就叫做出人意外之事了。怎麼叫做出人意外呢。那一班奸詐狡猾之徒。他知道了鬼神是荒誕的迷信。是沒用的。他却不肯在嘴裡說出來。等到遇了機會。他還要借着

那賭神罰咒去行。他的偷盜拐騙呢。閑話少提。且說當下區爵興搶上一步說道。你二位也不必強辯。也不必動怒。論理。祈伯同你二位是姑表至親。雖然古語有父欠子還之說。祈伯本來念着親情。一向不曾提起。倘使沒有緩急。莫說是三千就是三萬。也不要緊。無奈祈伯近日要置辦贍族義田。還少三千銀子的田價。所以纔來商量。不然。你想想祈伯那種肯置義田贍族的仁慈君子。他肯爲了這區區三千銀子失了和氣麼。此刻你兩位一個強辯。一個動怒。在祈伯原不要緊。只怕他凌府上各兄弟子姪。也要不答應呢。天來未及答話。貴興也未開言。宗孔便道。區表台的話不錯。說罷便睜圓怪眼。大吼一聲道。衆叔姪兄弟那裡。天來見神色不對。忙向君來遞個眼色。意欲叫他逃走。誰知宗孔吼聲未絕。早見左有柳郁、柳權。右有潤保、潤枝。前有越文、越武。後有越順、越和一齊跳將出來。貴興、爵興、宗孔早跳在茶亭外的石凳上。宗孔在貴興手上取過摺疊扇來。拍一聲開了。颺了一颺。大叫道。快捉住賴債賊。

搜查起來。八個人一擁上前。將天來兄弟捉住。將身上所帶三百兩銀子。盡情搜了出來。毆了一頓。方纔放手。簇擁着貴興而去。天來兄弟抱頭鼠竄而逃。誰知到了一個轉彎去處。走得急了。同一個來人撲個滿懷。抬頭看時。正是順海。順海大叫道。賴債賊在這裡了。叫聲未絕。只見美閑、宗孟、宗季、宗孝、宗和。一擁而來。把天來兄弟圍住。拳腳交下。又打了一個痛快。方纔呼嘯而去。趕上貴興。一同簇擁而回。貴興當中坐下。爵興在左。宗孔在右。其餘分列兩旁坐下。貴興便要論功行賞。爵興遞過一件東西來。道。賢姪且收好了。貴興接來一看。却是那張假借票。爵興道。賢姪給他看了。又不即刻要回來。我在旁邊已是暗暗着急。幸得圍住他時。他慌了手脚。落在地下。被我順手拾了。這東西落在外面。終久不好。我們收起來。將來還有用處。貴興大喜。分付把三百兩銀子秤開了。柳郁等以下。每人十兩。尙餘一百六十兩。宗孔平生辦事出力。爵興畫策有功。各得七十兩。下餘二十兩。置辦肥魚大肉。美酒佳餚。叙飲慶功。歡呼暢飲了一夜。

可憐天來兄弟。被毆之後。一步一拐。捱到家中。却是痛苦了一夜。凌氏問知底裡。十分心痛。也是無可如何。養息了幾天。傷痕好了。就到省城去照料生意。過了數月。天來回家省母。就在家中住了幾天。一日偶然出外閒步。却又冤家路窄。遇了貴興。原來貴興自從糾眾搶銀之後。甚是揚揚得意。覺得這個頑意兒。很有趣。雖然不是爲錢財起見。然而想起那一天的情景。猶如出兵打仗一般。自己是元師。左有軍師。右有護衛。號令一聲。四面伏兵齊起。那張石堯。猶如將台一般。站在上面。好不得意。終日坐在家裡。實在悶得無聊。怎能够時常有這個頑意兒。頑頑就好。他終日存了這個心思。這天又在路上遇見天來。暗想天來屢次被我凌辱。當在晦氣頭上。怎麼倒覺得他的臉上精神煥發呢。此時能再打他一頓便好。只可惜沒有帶人出來。若要自己動手。又恐怕打他不過。正在躊躇之際。忽見他族叔易行。左手提着糞箕。右手執着糞鈎。遠遠行來。貴興向來最憎厭他的。此時用人之際。不免招呼。遂閃在一旁。叫道。叔父辛苦

了。許久不見。近來好麼。易行走近一步道。一雙白手做這最賤的營生。那裡還有
意可得呢。除非你賢姪照應我。或者就可以好點了。貴興道。我此刻正要用着
叔父的一雙白手。包管馬上就可以發財。易行道。這話怎講。貴興道。梁天來現
在前面站着。叔父代我去打他一頓。我重重的謝你。易行搖頭道。不好。不好。天
來同我有恩無怨。我如何打得他下手。貴興聽了。大爲不悅。恰好宗孔走到。問
是甚事。貴興告知一切。宗孔對易行道。哥哥好沒思量。姪老爹是自己人。天來
是外姓。縱然你受過他惠。今者何在。莫說姪老爹說了要謝你。就是不謝。這個
差使也要當的呀。你看你這箕裡。還是空的。天色要晚了。你拿甚麼好換錢。
難道好向梁天來去討麼。易行躊躇了半晌。道。不知打了之後。怎樣謝我。貴興
道。打一下。謝你一擔米。你有本事打一千下。就是一千擔米。宗孔道。你聽。你聽。
你不打。我有偏你。去動手了。易行道。我去。我去。放下箕。想了一想。走到
陽溝旁邊。淘了一手污泥。在臉上塗了一塗。逕奔天來。舉手照臉就打。天來正

在站在那裡間看。忽見一個漢子。滿面污泥。對着自己奔來。還疑心是個癡子。忽見他走近身傍。兜臉就是一巴掌。嚇得天來不得主意。呆了一呆。接連就是兩三掌。天來掩面逃走。照易行的氣力打天來。就是打一千下。也還有餘。只因他曾受過天來的恩惠。良心未曾盡喪。所以用污泥塗了臉。也是恐怕天來認得他的意思。等到動手時。只打了幾下。手就軟了。天來不走。他也打不下來了。所以天來一走。他也就不追。翻身來問貴興道。打了幾下。賢姪有數着麼。貴興大喜道。五下。五下。叔父且先回去。五擔米我就叫人送來。易行歡歡喜喜。捉了糞箕。拿了糞鈎。回到家去。見了妻子鄭氏。便道。娘子。快收拾起那屋子裡的零碎東西。有五擔米就送來了。鄭氏又驚又喜道。五擔米那裡來的。易行將上項事一一告知。鄭氏聽了。對着易行。兜臉就是一巴掌。大哭。大喊。起來。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貴興搶劫歸來一段大似劇場中綠牡丹四虎村等戲寫來一笑

第八回 明恩怨夫妻大鬧 盡慈孝母子傷心

却說鄭氏知道易行聽了貴興指使。打了梁天來。不覺勃然大怒。也不顧甚麼。前後對准易行兜臉。就是一掌。一把扭住了。死不放手。大哭起來。道：你這喪良心。沒天理的。還有臉來對我說。你不打緊。却害得我沒臉見人。你們姓凌的祖宗作了甚麼孽。來生出來的子孫。沒有一個不是強盜。這一哭喊。嚇的易行慌了手脚。沒了主意。住的房子又淺又小。早驚動了街鄰衆人。齊來觀看。只當他夫妻尋常口角。同來相勸。有兩個男子。看見易行呆呆的站着。鄭氏却扭着丈夫。一味哭喊。還罵鄭氏是個潑婦呢。便向易行問道。易行哥。你們爲着甚麼事來。易行沒意思道。我也不知他爲的甚事。鄭氏見塞滿了一屋子的人。料想易行逃走不去。一鬆手。把他放了。整了整鬢髮。對衆人說道。今日難得衆位都在這裡。請你衆位同我評一評這個道理。我家窮苦。是衆位知道的。一年裡頭。總有幾回竈裡生不出烟來的。都靠着我們梁家那位姑太太。柴咧。米咧。銀咧。錢

咧。借來接濟。這個衆位未必盡能知道。去年我婆婆死了。一個錢也沒有在家裡。我想家裡纔死了人。到親戚家去不便當。恐怕人家忌諱。叫他到我們那位大財主姪少爺貴興家去求借幾兩銀子。誰知一連去了三次。都說沒有起來。第四次去他家的人。倒說大爺到省城去了。衆位。這是他凌家的大財主姪少爺自己一家人呢。那時候天氣又熱。眼看着躺下來的老人家。要放出氣味來了。不說別的紙錢。也不會化得一張。急得我上天沒路。入地無門。十分沒法。還是去求梁家姑太太。後來棺木咧。衣服咧。沒有一樣不是姑太太送來的。到了第二天。難得他還想到說。抬工葬費。一切都要用錢的。叫祈富送了二十兩銀子來。感激得我沒有話說了。對着祈福放聲大哭了一場。鄭氏說到這裡又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又說道。我受了姑太太這回厚恩。做夢裡也不敢忘記。這個我也常常對衆位說的。衆位也該知道。又狠狠的指着易行道。沒廉恥的喪良心的。這是你母親的事。你受了人家這個大恩。我問你就是割你身上的肉給

人家吃了能報得過這個恩麼。回頭又對衆人道。我們這位財主姪少爺呢。有時我們因爲梁家借得多了。總是有借沒還的。怕不好意思。就去求這位姪少爺。却不是睡了。便是出門去了。雖然錢是他的。錢窮是我的。命他不借。我也不好怪。他也不能怨他。誰知這位財主姪少爺。今天忽然慷慨起來了。非但肯借。並且肯送了。許了這沒廉恥的。五担米。却叫他去把我們姑太太的兒子。天來外甥。打一頓那沒廉恥的。今天只怕吃了屎了。餓了良心兒。就當真的去把天來外甥。打了衆位。請評一評。這是個甚麼道理。衆人聽了。就有兩個對着易行。狠狠的啐了兩口。鄭氏又道。虧他還有臉回來。對着我嬉皮笑臉的說呢。衆位。他做了這沒廉恥。恩將仇報的事。是他凌家的種子。如此却叫我從此以後。拿甚麼臉去見人。總是怨我命苦。嫁了這種沒廉恥的強盜男人。說着又大哭起來。道。我不如早早死了。不拿眼睛看你。由你幹去。說着就歪倒身子。一頭向牆上撞去。幸得人多。手快。把他拉住了。幾乎沒有碰在一個掛油壺的鏤釘上。

衆人一齊勸道。嫂嫂。這個不是拚命的事情。有話好好的說。鄭氏道。衆位不要當我是個潑婦。動不動要拚命。我進了他門。做了二十多年夫妻。沒有同他鬥過一句嘴。也沒有怨過半句窮。心中只有自己安慰自己。看他雖然是窮。却還窮得硬直。天不虧人。將來總可以望個出頭的日子。就是前幾天那天殺的宗孔來約他去搶天來外甥的銀子。他一口回絕了。說沒飯吃。也不幹這個事。何況搶的是天來銀子。就是拿刀來逼我。也不肯幹的。我聽了這話。心中多少歡喜。誰知他今天平白地就變起來。我不是念着公公婆婆。我要破口罵他是個畜生禽獸呢。內中一個老人道。嫂嫂。你不要動氣了。這也不是動氣可以了事的。我代你們出個主意罷。易行呢。已經做錯了。大凡做錯了事。那怕聖人也挽不回来的。只有認錯賠罪的一個法子。此刻不如你夫妻兩個同到梁家。在你們姑太太那裡。賠個罪就罷了。想來你們姑太太寬洪大量。見你們賠了。不是甚麼氣也可以消了。鄭氏問易行道。就依了這位老伯伯的話。你去麼。易行此時

羞的滿面通紅。手足無措。只恨沒有地縫可以鑽得下去。半晌答道。去就是了。鄭氏起來。拉了他的辮子要去。衆人一哄都出了門外。鄭氏又託了那位老伯伯。照應門戶。方纔同了易行出來。鄭氏道。去便去。你要依我。易行道。依甚麼。鄭氏道。到那裡去。見了姑太太。跪了。不准你起來。姑太太罵你。不准你的臉紅。一紅。就是姑太太惱了。拿刀割下你一塊肉來。也不准你喊痛。易行一言不答。只管順着脚走。鄭氏把手指刮了自家的臉道。羞也。吒羞羞也。吒羞。一路咕噥着去了。這裡衆人議論紛紛。有個說易行無恥的。有個說這也難怪。他也是窮出來的。却沒有一個不讚鄭氏賢良。不提這裡的衆人評論。且說鄭氏一面數落着易行。望梁家而來。恰好走出街口。遇見貴興那裡送米的。一行五六個人。挑了來。見了易行。便道。易行大叔。我們大爺送米給你呢。你到那裡去。家裡門開着麼。鄭氏劈面啐了他一口。道。誰是你的大叔。你主子纔配這樣叫呢。誰要你。家這囚糧來。快挑了回去。叫你主子拿去養嘍。囉我這裡豬狗畜生也吃不着。

這囚糧送米的人不知何故。白白碰了個釘子。沒好氣便挑了回去。鄭氏同易行一逕來到梁家。叩了叩門。祈富出來開了。鄭氏同易行走進去。抬頭一望。見凌氏天來等。一家人都在堂屋裡坐着呢。鄭氏一手拉了易行。搶上幾步。走了進去。對着凌氏撲。一。聲。雙。雙。跪。下。鄭氏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便放聲大哭。凌氏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天來被易行打了幾下。雖不十分痛。却也吃了一驚。跑了回來。想了一想。這個人明明是易行。想來又是貴興主使的。遂告知母親凌氏。正在大家議論這事。忽見易行夫妻一同跑了進來。形狀十分狼狽。天來暗暗叫苦道。不好了。路上打了不算數。要打上門來了。及見他夫妻一言不發。跑進來。就跪下大哭。就如當頭打了個悶棍一般。不知是甚麼緣故。連忙過來要扶起易行。誰知他膝蓋底下猶如打了樁一般。那裡扶得動。凌氏要扶鄭氏。也是扶不動。叫道。媳婦們快來扶起舅太太罷。我扶他不動呢。劉氏、葉氏、一齊來扶。鄭氏只是哭着不肯起來。倒把他們一家人都弄呆了。凌氏道。嫂嫂快

點起來。有話好說呀。鄭氏又抽噎了半晌。方纔止住。勉強叫一聲姑太太。又哭了。了。凌氏十分着急。又看看易行。也在那裡流淚。因說道。嫂嫂有話說呀。鄭氏又抽噎了許久。道。姑太太。我從今以後。再沒有臉面見你了。說猶未了。又哭起來。凌氏着急頓足道。嫂嫂。你這是甚麼話。我不明白呀。鄭氏止了哭。方纔把易行如何受貴興主使。打了天來。自己在家如何同他吵鬧。鄰人如何相勸。一直說到此刻。特地來請罪。又道。姑太太。這件事我知道你老人家一定要生氣的。但是年紀大了。不要氣壞了你自己身子。請你把我夫妻兩個痛痛的打一頓。出出氣罷。凌氏道。豈有此理。嫂嫂。你快點起來。不然。我也要跪下來了。劉氏又過來攙扶。鄭氏方纔起來。天來又去攙易行。他却還是死命跪着不動。那眼淚同斷線珍珠一般。撲簇簇的落個不止。只差沒有哭出聲來。天來倒反十分過意不去。方欲開言。只聽得鄭氏道。姑太太。易行雖疏遠些。却還是你娘家的一個小兄弟。他今天幹了這忘恩負義的事。你老人家是必要教訓了他。凌氏道。何苦呢。

嫂嫂。他知錯就是了。鄭氏道。姑太太。今天不是我做弟媳婦的。到府上來撒潑。打男人。我這裡代姑太太教訓了。說時遲。那時快。凌氏身後倚着一根拐杖。早被他颺的一聲。拿了過來。拍撻一下。在易行頭上打去。回手要打第二下時。劉氏搶步上前。奪住。凌氏見他夫妻如此情形。倒覺十分過意。不去回身。去扶易行。易行仍不肯起來。眼中流淚不止。鄭氏道。還不起來。還在這裡撒你老姐姐的嬌呢。易行方纔起來。鄭氏又走到天來。劉氏前。各福了一福。道。甥少爺。少奶奶。千萬不要動氣。這總是我做女人的不好。平日不會勸諫他。以致如此。天來。劉氏尙未答言。凌氏先道。嫂嫂。你不要折煞他們。你到這裡坐下。我有話同你說。鄭氏走過去。坐下。凌氏執着他的手。流下淚來。道。嫂嫂。你夫妻這一來。好叫我。又傷心。又歡喜。傷心的是。近日接二連三的禍事。都從貴興那裡來的。就是攔路搶銀。毆打受傷。也都是貴興指使我凌家的人做的。你想。一班都是我娘家人。却來欺侮我。夫家我却沒有法子去壓制得住。好叫我非但對着先

夫有點惶恐。就是對了兒子。也要慚愧。天來忙道。母親千萬不可如此說。不要折煞了孩兒們。這都是孩兒們不會說話。惹了表弟生氣。只是孩兒的不是。那裡好怪。到表弟母親。怎麼說出這話來呢。說着也掉下淚來。凌氏道。沒有你的事。這是我自問良心的話。又對鄭氏道。嫂嫂我一向對着兒子媳婦。爲了這件事。總覺得自己臉上沒光彩。雖然他們十分孝順。非但沒有說話。還時常來勸解我。你聽見你外甥說的話麼。他還自己擔認了這個錯處呢。但是他們越是這樣。我這心裡。越是難過。說着不住的揩着眼淚。又道。嫂嫂你夫妻今天這一來。却增了我多少光彩。鄭氏道。不來告帮求借就好了。還說增光彩呢。凌氏道。光彩不在窮富上。只在道理上。嫂嫂不要談這個。我也不是爲你。今天來對我跪了。我就喜歡說有了光彩。最替我增光的是……說到這裡。伸出一個大拇指來。道。有了你這麼一個明白賢慧的弟媳婦……又移過那大拇指來。對着易行道。又有了他這麼一個勇於悔過的好兄弟。非但我臉上有光彩。連我凌

家門裡也有了光彩呢。總不惹人家說是凌家沒有一個不是糊塗強盜說罷。呵呵大笑。他却嘴裡雖是笑。眼淚却落個不止。到後來竟是笑不成功。哭出來了。又噲了一口咳嗽起來。劉氏葉氏連忙過來一邊一個搥着背。陳氏捧了痰盂過來。桂嬋拿了手巾過來伺候。凌氏噲了一會道。嫂嫂你看爲了我幾根老骨頭。把他們忙够了。我真是過意不去呢。鄭氏道。這纔是姑太太的福氣呀。說話之間。已是晚飯時候。遂留下他夫妻二人吃飯。不一會調開桌椅。正吃飯間。忽見新富慌慌張張來說道。不好了。宗孔舅老爺……一句話還未說完。幾乎未把凌氏嚇的噎住了。天來嚇的逃走了。劉氏等四人慌做一團了。易行呆了。只有鄭氏大怒道。這天殺的做甚麼。不知這天殺的果然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寫得最沈痛。上半回有慨乎社會。下半回有慨乎家庭。此蓋作者感慨既深。遂不覺其寫來沈痛也。此一回若演成戲劇。當動人觀聽不少。

寫鄭氏以撒潑手段。行其賢慧。的是小家女子。的是賢慧女子。然其又能念着公婆。不肯罵丈夫畜生禽獸。又是知禮女子。吾竟不敢斷其爲何許人。

第九回 贈衣銀賢母憐貧 縑羅巾淑媛謝世

却說鄭氏聽見宗孔兩字。便把雙眉一豎。兩眼一睜。道。那天殺的。又幹甚麼來了。祈富道。我們黃泥岡上。種的芋頭。都被宗孔舅老爺。帶着幾十個人。一齊掘去了。凌氏聽了。只是氣的搖頭。說不出一句話。祈富又道。小的上前去攔阻。倒被他拳打脚踢的打了過來。此刻還痛着呢。天來嘆道。掘了去。就算了。還爭甚麼呢。祈富道。今日已是八月初六了。不到幾天。就是中秋。要用呢。粵俗中秋。於月餅外。復煮芋爲餌。鄉俗如此。不知其何所取義也。天來道。今年就買來用就是了。自己家裡。用得多少呢。祈福

只得退了下去。嘴還咕囁着道。他掘又不好好的掘。把一個黃泥岡。掘個稀爛。天來只做不聽見。一面還是吃飯。只見鄭氏。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拿着飯碗。呆着臉。望着凌氏。一言不發。歇了一會。將筷子一放。道。姑太太。你們甥少爺也太

好說話了。怎麼說掘了就算了。只管這種隱忍下去。將來越慣得他們膽大了。噯。這是那裡說起。他們這麼鬧好叫我在這裡吃也吃不安呢。天來道。舅母說那裡話來。雖然同是一般親戚。好人自是好人。何必芥蒂呢。說話間。大家吃過了飯。鄭氏又對凌氏道。姑太太。我想凌家子弟。大半都是強橫兇惡的。易行在這裡。天天出去。恐怕被他們教壞。我又是個婦道人家。不能時時跟着他。想叫他離開這裡。却又無處可去。我想求甥少爺。在省城同他謀一個粗工生活。叫他去做。橫豎在家裡也是窮。工錢是不必計較的好。叫他離了靛缸。染不着顏色。天來不等凌氏說話。連忙答應道。這好極了。我明天就要動身到省城去。可就叫舅父同着去。先在我糖行住下。等一有了機會。我就荐他事情。鄭氏連忙謝了。便要回去。凌氏念他窮苦。又給了他二兩銀子。幾件舊衣服。兒媳孫媳們也體貼老人意思。各有所贈。夫妻二人。千恩萬謝的去了。到了次日。易行果然過來。跟天來到省城去。不多幾時。天來就荐他一個事。到後來。梁凌兩姓。鬧了個九

命訟案。等到奇冤伸雪時。一班強徒。沒有一個倖免的。只有易行未曾混入強徒隊裡。一絲也不會帶着。這就是鄭氏賢慧所致。此是後事。表過不提。且說到了中秋那天。家家絃管。處處笙歌。好不熱鬧。此時正是平了三藩。廣東經過兵燹。元氣初復的時候。正是從兵亂中過來。重睹昇平景象。廣東風氣。中秋這天。家家屋上。高豎彩旗。也有七星的。也有飛龍的。五色繽紛。迎風招展。到了晚上。又高高的豎起無數燈籠。爭奇鬥異。好不繁華。凌氏到了這一夜。率領兒媳、孫媳、孫女。在庭前賞月。諸人又極意承歡。只見一輪明月初昇。萬家燈火齊放。好不心曠神怡。忽祈富報說。凌小姐到了。凌氏一衆聽說。倒吃了一驚。你道是那一個凌小姐。原來就是貴興的妹子桂仙。當下劉氏等只得迎出來。桂仙步入中庭。先對凌氏賀了節。然後一一相見。入座。凌氏道。自從你哥哥同我們作對之後。我們兩家。只有爭吵。沒有往來許久了。至親居然變成仇敵了。今夜是甚麼風吹。得賢姪女來。桂仙未曾開言。先歎了一口氣道。這也一言難盡。說着便

撲簌簌吊下淚來。歎了一歇道。姑媽。我父親當日。雖然說發的是橫財。却是順理成章。自然到手的。並不是悖入之物。怎麼生了我這個哥哥。近來我看見他的舉動。很是耽心。恐怕不關到滅族還不止呢。凌氏道。這是姪女說的太過了。他不過同我家作對。何至於像姪女所說的呢。桂仙道。姑媽有所不知。我同嫂嫂兩個。天天看着他的行爲。十分耽驚受怕。起先他們到姑媽這裡來騷擾。甚麼抬了空棺材來破壞墳地咧。畫白虎咧。這都是宗孔叔叔的主意。後來聽說又拆了府上的後牆。這直頭是宗孔叔叔做的。我哥哥事後纔得知道。那時我約了嫂嫂。屢次勸他。遇了他清醒的時候。還點點頭。自從那天約了多人。搶了表兄的銀子之後。就大不相同了。那天他搶了銀子回來。我在屏後張看。只見他當中坐着。宗孔叔叔。同爵興那狗才。凌氏道。那個爵興。桂仙道。就是區家表叔。姑媽怎麼忘記了。凌氏道。哦！就是他。我見你罵他狗才。倒把我鬧糊塗了。他便怎麼。桂仙道。他兩個分左右伴着。還有那十多個。是在底下。雁翅兒排列。

着兩旁坐下。他只說得一聲。每人給十兩銀子。那十多個人。便立起來。一字兒排在下面。對他深深作了個揖。嘴裡還高聲唱道。謝過大爺。他却端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等那些人謝過了。他纔呵呵大笑。站了起來。姑媽。你說這是個甚麼樣子。凌氏道。好呀。在家裡做起戲來了。桂仙道。姑媽。這不成了個山賊強盜的行爲麼。我也不明白。他爲甚麼就變到如此。後來叫了喜來來。逐細盤問。方纔知道是爵興那狗才。不知在那裡買了一部書來給他看。這部書叫做甚麼水滸。內中說的都是強盜的事跡。他看過一遍。那狗才又天天來同他講究。批評那書上的人物。說甚麼及時雨宋江。只爲疏財仗義。結交天下英雄。到底在梁山泊。坐了第一把交椅。那百萬家財的。玉麒麟盧俊義。反屈在第二。倘使他當日早早見機。怕這第一把交椅。不是他的麼。後來鬧到皇帝也怕了他們。降詔招安。一一授職。所以想做大官。要先造起反來。姑媽。你想這還成個話麼。他聽了這些話。就同瘋子一般。從前招接的。還不過是本家幾個窮兄弟。近來竟

有許多面生的人。外路口音的。也一般招接到家裡來了。我今夜來還有一句要緊話知照。方纔他又招了不少的人。在家賞月。煮了兩三担芋頭。在那裡龍吞虎嚼。我又到屏後去張望。見有兩個惡狠狠的面生人在那裡。聽他同衆人說。等新稻熟了。叫那一班人。到府上北沙那一段田上去鎗割稻穀。還說搶了來。你們只管大衆公分。我是一顆都不要的。鬧出事來。有我大爺擔當呢。爲此特特趕來。給姑媽送個信。好早早防備着他。說罷便要辭去。凌氏道。何妨再坐一會。就在此賞月。桂仙道。我是私行出來的。家中除了嫂嫂之外。沒有人知道。要早點回去。說着站起來。又對凌氏道。姑媽。我有一件事。要求姑媽照應的。凌氏問是甚事。桂仙道。萬一將來我哥哥真個鬧出亂子來。求姑媽看我父親面上。照應他一點。凌氏嘆道。他不來糟踐我。已經够了。我那裡能照應他呢。桂仙道。這句話只當我白說的。姑媽且放在這裡。將來或者用得着。也未可知。我今夜回去。打算痛痛的勸諫他一番。他聽了便好。要是再不聽時。我也不願意再

拿這雙眼睛去看他了。今番回去只怕不能再見姑媽的了。姑媽，你萬事都看我父親面上罷。說着哭了出來，對着凌氏叩下頭去。凌氏連忙扶住道：「好孩子，不必如此，也不必傷心。你姑嫂兩個好好的勸他，沒有勸不好的。」桂仙含着淚，辭了回去不提。且說凌氏等送桂仙去後，大家歎息一番。到了明日，凌氏便請翰昭過來，告知凌貴興要搶割北沙田稻，求他去知照各佃戶，小心提防。翰昭道：「他既來搶割，一定帶了兵器。這些佃戶那裡抵擋得住，只好去稟報了千總衙門，請他派幾名兵去防守。」說不得要花點小費的了。凌氏道：「如此最好。」就請叔叔走一次罷。翰昭就到千總衙門去，走了黃千總，報說有田地一段，坐落北沙地方。近日聞得有人要來搶割，求派幾名兵去彈壓，却又不敢說出凌貴興來。黃千總笑道：「朝廷養兵，是捍衛閭閻的，不是代人看守田地的。我這該管的地方多着呢，倘使家家的田都要看守起來，我這幾個兵還不夠呢。」翰昭無話可答。黃千總又道：「這麼罷，果然有人來搶時，你即刻來報，我便帶兵同你去拿。」

人罷。翰昭只得謝了出來。回去告知凌氏。大家束手無策。連那知照佃戶防備的話也忘記了。這且按下不題。且說桂仙別了凌氏。回到家來。見了嫂嫂。何氏備細告知一切。恰好貴興吃得酩酊大醉進來。桂仙不便久坐。便回房裡去了。次日一早起來。趁貴興尚未出去。便過來同何氏兩人。百般的勸諫。起先貴興聽了。尚不言語。到後來便慢慢的強辯起來。末後桂仙說話當中。帶說了一句。爵興那狗才。貴興便跳起來罵道。反了。反了。表叔都叫起狗才來了。倫理也滅了。你還勸我呢。說着頭也不回。一直出去了。仍舊同那一班強徒混鬧。到了晚上。月色甚好。又同衆強徒歡呼暢飲。爵興定了議。從此之後。除宗孔之外。不論何人。都要叫貴興做大爺。貴興道。別人。都可以。表叔。你是外親長輩。我不敢當。你還是叫我一聲賢姪罷。於是衆人大爺長大爺短的。叫得貴興手舞足蹈起來。正在這裡樂不可支。忽聽得後面一疊連聲叫救命。衆人大驚失色。貴興往裡就跑。未知是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寫情
小說
電術奇談
(一名催眠術)

六九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十五回 問底細悟徹奸徒計 病纏綿深感熱心人

話說當下敏達要給阿卷同到來安旅舍問話。阿卷就依言同到時敏街來。問出當日伏伺鳳美的丫頭。敏達詳詳細細的問了鳳美的舉動。那丫頭也一一的告訴了。敏達道。可知他到過那裡麼。丫頭道。就是要搬的那一天。出去過一騎。敏達道。知道他往那裡麼。丫頭道。他回來時。說花水公園景致好得很。想是到花水公園去過。敏達低頭想了一想。對阿卷說道。快的就是今天。遲的不過兩三天。就可以有信了。奶奶安心在這裡等信罷。說罷出了來安旅舍。在街上站着。等着了馬車。坐上去。到得花水公園。他四面留心體察。此處鋪戶雖少。却有幾家旅舍。又有幾家酒館。打算着一家一家旅舍問去。心裡這麼想着。順步

走到公園裡面。也無心觀看景致。走到適中的地方。抬頭往四下裡一望。只見一家旅舍。四面都有樹木圍着。甚是幽雅。想來定在那個地方。不免先去訪問他家。想罷出了公園。走到那裡。果然見門首有上等旅舍的招牌。就走了進去。問那主婦道。有一位小姐叫林鳳美的。住在這裡麼。那主婦也斜着一雙邪眼。看着敏達。答道。沒有。請到別家訪問罷。敏達抬頭四下裡一望。道。或者他改了姓名來住。亦未可知。四月某日。可有個小姐來住在這裡。老實對你說。我是個偵探。你如果不好好的說出來。可要小心點。主婦聽見說是偵探。不覺變了顏色。看官須知。凡做了不端的事的人。最怕的是公人差役。這主婦雖說開的是上等旅舍。却做的是下等事業。忽然遇了個偵探。上門不由他不害怕起來。戰戰兢兢的答道。不敢隱瞞。實在沒有個林鳳美來住。先生說明了。四月某日。妾可想起來了。那天不錯是有個女子來住。年紀大約有十七八歲。頭髮眼睛都是黑的。相貌狠標致。但他不是林鳳美。他說是李賽玉。敏達喜道。我要訪問的。

正是這個人。此刻還住在這裡麼。主婦道。住是住在這裡。但有一件奇事。他約在十天以前出去了。未曾回來。敏達驚道。怎麼！十天以前就出去了。沒有回來。這十天工夫。又住在那裡？是一個人出去的麼。主婦道。不是一個人去的。還有一個採蓮同着去。敏達道。採蓮又是甚麼人。主婦道。也是住在這裡的女客。那一天他兩個人同着出去。却只有這位蓮姐回來。那李賽玉却到此刻還沒有來呢。敏達道。你可有謊話。要是撒了謊。可小心點。主婦道。絲毫不敢撒謊。敏達道。那採蓮又是個甚麼樣人。幹的甚麼事業。主婦道。那蓮姐……是……閒住着沒有事的。敏達笑道。只怕是賈淫罷。主婦低了頭。並不答應。敏達道。那採蓮此刻在家麼。主婦道。今天沒看見他出去。只怕在家。敏達道。那麼叫他出來問句話。主婦答應着去了。敏達細細打量這旅舍模樣。與及那主婦所答的話。這旅舍一定辦些不端的勾當。莫非鳳美叫他們拐了。正這麼想着。只見主婦帶著一個女子出來。面色已經嚇的變白了。料是採蓮。因沈下臉問道。是你

風大得很開
聞一句話耳
入於偵探之
耳却如得了
鐵鑰一般

帶林：是你帶李賽玉出去的麼。爲甚不同着回來。採蓮道：並：並不是妾帶他出去：因爲妾一個相識的朋友請吃酒。叫妾約了李小姐同去的。敏達道：我只問你爲甚事不同着回來。採蓮道：吃酒中間忽然有人叫來說有要緊事。妾就先走了。到後來本來要回去。算算時候料定他們已經散了。並且這一夜風大得狠。所以沒有去。就回來了。以後聞得李小姐也是先走的。只不知他走到那裡去。敏達道：有這等奇事：你那相識的是誰。採蓮道：他：是：是：是妾的堂房家兄。當日是家兄喝醉了。李小姐先走的。這是句句實話。敏達道：是那一家酒樓。採蓮道：是天香樓。敏達暗想。採蓮的話。雖然未見得靠得住。但是到酒樓去查問。也是個法子。於是出了旅舍。走到天香樓去。說明來歷。要查這件事。這酒樓裡面天天人來人往的。那裡記得許多。談了半天。沒個理會。敏達道：你們只想風大那一夜。就容易記起來了。酒樓掌櫃低頭想了一想。哦：是了。那一夜因爲風大。酒客少得狠。只有三席。內中有一席是一個男人兩個女人的。

那男人先來定了座。點了菜。那兩個女子是後來同來的。敏達喜道。我問的正
是這個。但不知他三個人。是同去的麼。掌櫃的道。這個要問伺應的丫頭。說罷
伸手按了一按叫人的電鐘。一會兒樓上就跑了一個丫頭下來。掌櫃的對敏
達道。只問他便知道。敏達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又問他三個人可是同走的。那
丫頭想了一想道。不是。不是。三個人三起走的。先是有個人送個甚麼信來。那
賣淫的婆娘看了信。就走了。後來這漢子醉倒了。這一個女子纔走的。依我看
來。這一個女子不定是受了騙呢。我看他完全是一個處女。敏達道。何以見得
他被騙呢。丫頭道。這不過是我推測的意思。只因這漢子不是正路上人。曾經
犯過好幾次案的。端的是個無賴。敏達暗想那男子一定是採蓮同謀的人。但
不知鳳美獨自一個人。走到那裡去。莫非採蓮在半路上截着他。施甚手段麼。
又問道。那男子幾時纔走的。丫頭道。他醉了有一點多鐘。方纔醒過來。就問他
同伴的人那裡去了。我告訴他一點鐘前先走了。他低頭想了好一會。又四下

裡張望。看見琴桌那邊掛着一面鏡子。他就走過去看了一看。恨恨的說道。「這鏡子。這鏡子。」還瞪着眼睛。狠狠的瞧了我一瞧。方纔算清了帳去了。敏達心中想道。照這麼說。是那男子自己失策。斷沒有採蓮在半路上截住的了。但他既然要算計別人。爲甚又要自己醉倒呢。因又問道。他們吃了多少酒呢。丫頭道。只開了一瓶香餅酒。敏達道。這又奇了。一瓶香餅酒。怎麼就醉到這個份兒。那女子臨走時。有甚麼話。是甚麼神氣。丫頭道。是我送他下樓的。他的神氣。像狼惱的樣子。我曾問他識那男子不識。他說是頭一次相會。聞得他是一個甚麼會的幹事。我還告訴他不是的。並且告訴他這男子是個無賴。又是個賊。又告訴他先去的那個婆娘。是賣淫的。他聽了十分驚訝。還賞給我兩元銀呢。敏達道。那麼說。我要到那一間座兒裡去看看。不知可有客在那裡。掌櫃的道。白天。裡沒有客。可以去看看。敏達就叫丫頭帶着路上樓。到那座兒裡週圍看了一遍。又問了丫頭當日三個人的坐位。仔細忖度一翻。又走到琴桌那邊

看了一看那鏡子。叫丫頭坐在那男子的坐位上。自己再在鏡子裡看。又問丫頭道。林小姐……不。那女子有彈琴麼。丫頭道。彈的。一直彈到要走了。纔住手呢。敏達拍手道。明白了。明白了。他此時已經認定了鳳美在鏡子裡看破了奸謀。這奸謀一定是用迷藥之類。總是鳳美用甚麼手段。掉了過來。所以那漢子反把自己迷住了。鳳美得脫身而去。鳳美也知道是採蓮同謀的。所以不回旅舍。但是他出了門。到那裡去了呢。不免再要設法。遂辭了酒樓。再去查訪。這且暫時按下不題。且說鳳美被鈍三止住了投河。同到十家巷。不過要暫求一宿。到了次日。再作行止的。誰知當夜就發起病來。大凡生病的人。心事最多。他睡在床上。忽然想起仲達負心。殊覺可恨。想到採蓮陰險。又是可怕。想起自己隻身出門。父親不知怎樣掛念。那裡知到我落難在這裡。那一寸芳心。猶如車輪般轉個不了。外面已是受了風寒。又加上這一番苦惱的感情。不免在病上加。上些材料。到了第二天。竟然是頭也抬不起來了。阿寶看見。十分着急。他急的

不是怕服侍病人。也不是急的被鳳美用了自己的被褥。他所急的。是恐怕鳳美看出了自己的窘況。住得不安。原來阿寶並不是自小就窮的。十多年前。也是一個素封人家。後來敗了下來。慢慢的纔弄到這步田地。所以他的窮景況。是狠怕人家知道的。鳳美燒了一夜。自然沒有氣力。他幾次要掙扎起來。爭奈頭重腳輕。身不由主的。急得他哭了起來。阿寶聽得抽抽咽咽的聲音。連忙走來安慰。鳳美道。奶奶不要見怪。妾今日實在不能起來。並且這個病。不是一兩天就可以好的。妾想到不如昨夜在花水橋投河死了。免得受這個罪。說着。又抽噎起來。道。只是打攪奶奶不安。阿寶道。小姐那裡話來。就是小姐在這裡長住下來。也用不着打攪這句話。只是這裡狗窠是的地方。屈了小姐的大駕。我們照應得又不週到。吃的、喝的、都是些粗糙東西。不能適口。妾正躊躇這一着呢。鳳美道。奶奶何必慮到這些。不過無原無故的。弄一個病人在家裡。妾總覺着打攪不安是真的。阿寶道。只要小姐不嫌棄。還有甚麼話說。但是妾看小姐

從來沒有住過這種逼窄骯髒的地方。未免有屈些罷了。鳳美聽了。並不答話。拿手帕拭着眼淚。阿寶又道。小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病。妾去請醫生來。說罷起身要去。鳳美連忙叫住道。奶！且等一等。我有話說。阿寶又站住了脚。鳳美取出那小皮匣。遞給阿寶道。奶奶要甚麼醫生銀。與及一切費用。可在這裡面取用。阿寶道。小姐快不要這樣。他嘴裡這麼說着。心裡却因為家計艱難。狠想借用的。但是一時已經推辭了。不便再受。忽然想着鈍三昨日的銀。不算那兩元金鈔。也有十多元銀錢。何不借來一用。因對鳳美道。小姐不要勞心。靜養點罷。妾去請醫生就來。說罷去了。不一會醫生來診過脉。說是感冒風寒。大約要六七天方能痊愈。定了脈案。開了藥方去了。又歇了一會。鈍三往各處送新聞紙回來了。阿寶叫了他到廚房裡。對他說道。阿三哥。我有一件事。求你千萬要答應我。這一句話。又觸動了他那一種又蠢笨又肫誠的性子。嘮嘮叨叨的說道。嬌嬌有甚麼話。只管說。我是沒有不答應的。我生來蠢笨。人家都討厭。我記

不是寫鈍三

累贅是補叙
鈍三歷史也

今之忘恩負
義人聽者

得那回我病在街上沒有一個人肯理我那時嬌嬌本是不認得我的見我病了大發慈情收留我在家給我醫病病好了又教我賣新聞紙可憐我忘了我的生身父母只嬌嬌便是我娘一般如果我有本事多賺些錢還不知怎樣報答嬌嬌呢嬌嬌叫我做甚麼那裡有不答應的道理那怕叫我上天只要有梯子我也會扒上去叫我下地只要有個窟窿我也會鑽下去這纔是我報答救命恩人的道理呀阿寶等他說完了方纔笑着說道阿三哥不是這麼大的事。鈍三大聲道那麼到底有甚麼事也要請嬌嬌說明白了我纔好照辦呀阿寶搖搖手道低聲點不要叫那位小姐聽見了就是因爲小姐的事他今日病的重了。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急得鈍三直跳起來正是

須知愚蠢痴呆漢。也有憐香惜玉心。

要知阿寶到底說出句甚麼話來。鈍三肯答應不肯。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阿卷與敏達。雖非本書主人翁。然亦是一條線索。未便過於冷落。故此兩回

中補寫及之。

第十六回 醜陋漢忽起痴情 老樂師暢談技藝

却說鈍三聽得阿寶說是鳳美病重了。只急得直跳起來道。嬌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好容易救了他來。怎麼病了你也不去請個醫生來看看。阿寶道。阿三哥。你不要着急。醫生是早請過了。說是感冒風寒。要六七天纔得復元呢。我此刻叫你來。正是商量這件事。藥方是開下來了。撮藥的錢還沒有呢。況且家裡的碗碟與及一切動用的東西。都是粗糙得狠。不能待客的。要想買些滋養食物給小姐吃。也是沒有錢。所以我要同你商量。把小姐給你的錢。借來用用。慢慢我再還你。我想小姐病好了。一定多少有點謝我們的那時隨你分派罷。鈍三不等說完。忙搶着說道。我道是甚麼大事。原來爲了小姐要用錢。嬌嬌。你只管用。只管用東西。不乾淨。嬌嬌。只管揀合用的買去。要甚麼滋養食物。我去買來。藥方呢。快交給我。等我撮藥去。阿寶聽說大喜道。這麼說我就放心了。這

此等議論何
嘗是鈍人鈍
三不鈍

銀子雖然暫時用了。終久必要還你的。你也放心罷。鈍三道。嬌嬌。這是甚麼話。這個錢本來是小姐的。此刻還在小姐身上用去。就是將來沒得還我。也不過合着一句俗話。叫做將他的拳頭打他的嘴。就是了。我如果有了本事。怕賺不來錢麼。阿寶道。這麼說。就是了。不要多嘮叨了。你拿藥方去撮藥罷。阿四早上到譯書局去印書。還沒有回來呢。說罷。把藥方遞給鈍三。鈍三接在手裡。低頭想了一想道。嬌嬌。請你給三元銀錢。與我阿寶驚道。你要三元銀做甚麼。鈍三道。我要買一樣好東西。嬌嬌。猜猜看。阿寶道。阿三哥。不要取笑罷。買甚麼好東西呢。鈍三笑道。嬌嬌。猜不着。快拿出銀子來。阿寶道。你要買衣裳麼。鈍三道。不是。快拿銀子來。阿寶見他說得決斷。只得拿出來交給他。又叮囑道。千萬不要買無爲的東西。要用的地方還多着呢。鈍三也不言語。接了銀子。一拐一拐的去了。阿寶心中疑惑不定。一面在火爐上熬粥給病人吃。看看那粥將近要開了。只見鈍三背着一大捲東西。一拐一拐的回來。手裡提着藥包。走到阿

鈍人何嘗想
得到鈍三不
鈍

何等體貼何
嘗是箇鈍人

寶身邊方纔放下道。嬌嬌看看這東西。值得多少錢。阿寶打開那東西看時。原來是一床被窩。一床褥子。一個枕頭東西。雖是舊的。却還有八分新。不覺歡喜道。難爲你想到這個。鈍三道。嬌嬌把這個給小姐用。騰出那個來。嬌嬌好用。省得晚上同阿四一床睡。這東西就同新的一樣。我今天早上送新聞紙時。走過一家故衣店。看見了。就問他價錢。他要三元銀。我因爲沒帶銀子。沒有還價。這會走去。只要兩元六角。就買來了。阿寶道。好買得便宜。小姐知道你這麼親切。一定喜歡的。鈍三道。小姐喜歡我麼。但是這買被褥的事。不要告訴他。不然他還要心裡不安呢。阿寶點頭笑道。是了。我不告訴他就是了。一面說。一面煎藥。伏伺鳳美吃了。那鈍三與鳳美也不知是甚麼緣法。他那一并忠誠。猶如忠犬。對了主人一般。巴不能夠把全個身子都爲鳳美用了。往常他在外面賣新聞紙。必要到吃飯時候。方纔回來。自從救了鳳美回家之後。天天都要回來四五次。看看鳳美。又問阿寶有事沒有。偶然鳳美要甚麼東西。叫他去買。他就猶如

越語

奉了丹詔一般忙着去辦。鳳美也十分感激。他看見鳳美病了好幾天，不能出外散步。他就買了幾盆花，放在鳳美房裡。又買了一個黃雀兒，裝在籠裡，掛在鳳美床前。因為鳳美病中怕風，要是關了門呢，未免悶氣；開了門呢，又有風進來。他就去買了一架清雅的屏風，放在房裡，又可以擋風，又可以悅目。諸如此類瑣碎的事，沒有一處不照應。遇到鬧得鳳美又是感激，又是抱歉，不知怎樣纔好說也。奇怪。鈍三這麼一個蠢人，他何以處處在鳳美身上用情呢？這件事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看見了鳳美好像餓了，也會看得飽的樣子，只是看個不厭。有時恐怕鳳美厭煩他，他却躲在外面，在門縫裏偷看。其實他心裡並沒有半點邪念，不過是歡喜看就是了。阿四看見他這獸頭獸腦的情形，因向他取笑道：「阿三哥，我看你要生起對面相思病來了。這纔是癩蝦蟆想吃天餓肉呢。鈍三漲紅了一張歪斜不正的臉，說道：『你不要胡說。』叫小姐聽見了，算甚麼呢？我那裡有這個心思呀。過了五六天，鳳美的病漸漸好起來了，不能終日睡着。白

分明是個知
趣人何嘗是
鈍

天裡起來。到外間去看阿寶做針黹。阿寶也陪着說說笑笑的。鳳美倒像在這
裡住慣了。並不嫌房子小。而且深感阿寶的照應。鈍三的熱誠。但自鳳美起床
之後。鈍三不像前幾天的一天回家四五次了。除了吃飯方纔回來。晚上也出
去賣新聞紙。白天裡偶然回來一次。見鳳美在外面。他就回身去了。阿寶看見
不由的疑心起來。悄地裡問他是甚麼緣故。鈍三道。沒有甚麼緣故。不過因爲
我生得醜陋。恐怕小姐看着我討厭罷了。阿寶道。你這是甚麼話。小姐最喜歡
的是你。說你心地忠厚。是世上少有的人。那裡會因爲你醜陋。就討厭起來的
道理。鈍三大喜道。小姐不討厭我麼。那是我的福氣了。嘴裡這麼說着。心裡却
起了一點妄念。就應了阿四說他的那一句話。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及至拿
起鏡子來。一照看見自家那一副尊範。不由的灰心起來。抱起新聞紙。悄地裡
出門去了。却說十家巷裡面。有一個退老的樂師。姓金。名叫龍馬。這金龍馬年
輕的時候。戲班裏甚是著名。只因前兩年走路不慎。被馬車撞翻了。碾傷了右

手不能奏樂，況且年紀也在五十外了，所以退老家居，靠着兩個女兒度日。他兩個女兒，大的有二十四五歲，次女也上二十歲了，姊妹兩個都隸入戲班。雖未見得名重一時，却還可以過得去。這金家父女三人與阿寶常常往來看見。鈍三救了鳳美回家養病，他兩個女兒也時常過來陪伴病人。鳳美也甚是歡喜。要他姊妹兩個談些西歐故事解悶，只有龍馬因為阿寶家有病人，不便常來。等到鳳美起了床，他也就照常的過來談天了。他是個年老沒事的人，最歡喜談天。拉東拉西的說一頓，都是鳳美聞所未聞的，聽了不勝歡喜，倒把心事丟開了好些。這一天龍馬又帶了兩個女兒過來，起先是有的沒的亂說一陣。後來談到戲班的事，他更是眉飛色舞，說得津津有味。又道：五月某日，倫敦大街戲園裡會戲，我兩個小女也要上臺。小姐病好了，要是高興，正好去看看。還一天是倫敦的名角都到的呢。又嘆道：此刻的名角多半是有名無實的了。在十多年前，做戲的第一是要講究技藝，如果技藝不精，任是怎麼標緻，也不中

分明說自己
兩個女兒也
是名角

用。此刻看戲的人。不知怎樣。又換上一副眼睛。只要相貌長得好。並不講究技藝了。所以到了戲園子裡。但是聽得拍掌叫好的。一定臺上出了美人。講到技藝一層。任是怎麼精妙。也沒有人來理會。周主也只得附和着看客。把美貌的出重價聘去了。那有技藝的倒是落了後。就是我的二小女。技藝是狠精的。只因面貌差了些。一向都叫他抱屈。若在十年以前。只怕要賺到兩倍的工價呢。他的次女道。爹爹。不要說罷。孩兒有甚麼技藝呢。說出去叫人家笑話。龍馬道。不是我胡說。若在十年前。你的技藝。着實值錢。那時的工價。是按着技藝的高低定的。那裡像這會的戲。一些技藝也不講究。你看那戲臺上面所演的。猶如傀儡一般。沒有一點精神。也沒一些氣魄。我看着就動氣了。偏是那一班看客。看得出神。只要臉龐兒長得標緻。他就色授魂與起來了。實在不懂這是甚麼道理。鳳美道。請教此地做的是甚麼戲。龍馬道。戲多著呢。小姐生長在印度。自然不知道這裡的情形。若要把戲名一個個的念出來呢。也念不了那許多。只好

沒有精神氣
魄豈獨做戲
爲然今之社
會何莫不然
之一嘆

說個大概罷了。有歷史戲。有近世戲。有時事戲。悲戲。喜戲。有全本的戲。也有在全本裡面抽一兩齣來做的戲。鳳美道。我不是問的這個。我問的是做戲要甚麼技藝。龍馬道。技藝不過是歌舞。奏樂是另外有音樂的。我從前就在戲園裡奏樂。所以各戲班都是相熟的。鳳美道。歌舞麼。這是極有趣的事。我從前在本國時。也曾學過。我是很歡喜這個頑意兒的。龍馬驚道。小姐學過歌舞麼。想來一定是高明的。龍馬此時。細細的打量鳳美。只見他眼含秋水。眉展春山。真個是。否。臉。桃。腮。花。容。月。貌。心中暗想。若是得他登臺。戲園一定生色。因又對鳳美說道。這裡倫敦有一句俗話說。『凡好技者技必良』。小姐歡喜歌舞。這歌舞一定是出色的。如果小姐在這裡登臺演一齣舞妃。只怕那拍掌的聲音。比打雷還響呢。不說別的就是這一把漆黑的頭髮。這歐羅巴洲那裡去覓得出來。雖然西班牙人也是黑髮的。然而那裡及得這個顏色呢。鳳美笑道。那麼我就去演一齣舞妃。我的病也慢慢的好起來了。終久是要覓個職業的。就做了這

不過看上了
黑髮

個何妨呢。鳳美是半真半假的說來。龍馬聽了。心中暗想道。說到演舞妃一齣。除了這種黑髮黑眼珠子的人。是沒有合格的。他如果肯登臺。不怕不利市三倍。我引荐了他到戲園裡。我也可以得個好名聲。想到這裡。更耐不住了。因說道。小姐的話是真的麼。如果小姐真心要做。我可以盡力引荐。這倫敦的戲園子。我沒有一家不相熟的。我還揀一家最大的。纔荐小姐去呢。小姐是曾經學過歌舞來的。此刻只要稍爲溫習溫習。就可以上臺了。鳳美暗想。這件事不要弄假成真起來。但此時不便就答應他。因說道。我一時也打不定主意。等我仔細想想。明日給你回話罷。龍馬答應了。又說些閒話。方纔別去。這一夜鳳美又盤算演戲的事。他想。身邊的幾個錢。已經是一天少似一天的了。終久有用盡的一天。如果不謀一箇職業。將來怎樣過日子。起先打算要投入音樂會。誰知遇了採蓮這箇騙子。勾引出個無賴漢子來。幾乎上了大當。今番遇見龍馬。又要引荐我演戲。算來也是個職業。並且我除了音樂歌舞之外。並沒有可以謀

天下惟有孔
方能困人可
發一嘆

生的技藝。又恐怕龍馬也是採蓮一般的人。那時不免要跌到第二個陷阱裡。面想想。又是害怕。又回想到。阿寶待我甚是親切。算得第一等好人。想來他結交的朋友。自然也是好的。並且今日說話的時候。阿寶也在旁邊。如果有點靠不住。他自然關照我。他並沒有說話。想是不妨事的了。左思右想。盤算了一夜。決定了主意。要去演戲。到得天明。吃過早飯。便邀了龍馬過來。告訴了他。龍馬大喜道。這本來是一件好事。我可以保得大獲利益的。此刻我先同小姐請一位先生來。學兩套新曲子。就可以登臺的了。正在說得高興時。忽聞外面有人叩門。阿寶去開了門。看是誰人。誰知不開門。猶可。這一開門。就跑進一個人來。直奔鳳美。一把抱住了。放聲大哭起來。嚇得龍馬阿寶。面面相覷。正是

未奏鸞簫鳳板。先聞鶴唳猿啼。

未知此人是誰。爲甚見了鳳美要哭。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鳳美因經濟困難之故。遂欲投身下流社會。又是可憐。又是可嘆。彥云。一錢

真正嚇煞伊
何人耶急欲
看下文矣

逼煞英雄漢。况復兒女也耶。

第十七回 多情人跋涉求芳躅 薄命女慷慨入梨園

阿卷多情寫
來可愛

却說鳳美正在同龍馬談得高興。忽然闖進一個人來。不由分說。抱着鳳美就哭。鳳美倒吃了一驚。定睛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韶安東明棧的主婦阿卷。鳳美正欲開言。只見甄敏達也進來了。阿卷哭着道。小姐。你是金枝玉葉的貴人。爲甚麼自己。糟躓得。這麼樣。怎麼會。走到這裡來。臉龐兒也。消受了。我的小姐。好可憐呀。鳳美也哭了。道。妾幾乎。遭了。奸徒毒手。自己。想着。沒有。生趣。要在。花水橋。投河。自盡了。虧得。這裡的。阿三哥。救了。回來。又因爲。受了。風寒。病了。好幾天。說到這裡。指着阿寶道。多虧了。這位。奶奶。百般。照應。方纔。好了。阿卷對阿寶道。妾是韶安埠東明棧主阿卷。今日來得冒昧。還求恕罪。多承奶奶照應。林小姐。妾也在這裡感激呢。阿寶暗想。這小姐自己說是李賽玉。怎麼他却叫他林小姐。此時不好細問。只得也跟着這麼稱呼。說道。那裡話。不週到得很呢。地。

方又骯髒。房子又小。屈了林小姐的駕是真的。阿卷對敏達道。林小姐不會中那歹人的計。得在這裡。遇了這位奶奶照應。真是萬幸。大家悲喜交集了一會。鳳美道。不知你兩位怎樣知道妾在這裡的。敏達道。說來話長呢。就把阿卷怎樣來訪。要託尋覓踪跡。怎樣到來安旅舍。問出頭緒。怎樣到花水公園旅舍查問。怎樣到天香樓打聽。一一說了。又道。以後要尋小姐的踪跡更難了。那酒樓的了頭。只知道小姐是九點半鐘走的。出門之後。是向右边行去。這時候我只知道一個出去的時候。及一個方向。終是大海撈針似的。不知從那裡下手。尋思沒個方法。只得等到夜間。依了九點半鐘的時候。在天香樓門首。依着右邊一路慢慢的走去。走了十來碼路。又有一條橫街。也是向右首轉彎的。此時我不知小姐是直去的。還至轉彎的呀。忽看見路旁有一個小小賣麵攤。一個老翁在那裡賣麵。我問他是常在這裡賣麵的麼。他說是的。我想小姐從酒樓出來。一定在這裡經過。因問他約摸十天以前。大風的那一夜。也是這個時候。可

有一個女子在這裡經過麼。他想了一會，說有的。是一個穿黑衣服的女子。那一夜我怕風大。本來要收攤了。見這女子走過。站在這角子上一會。好像想甚麼是的。我當是要吃麪的客人。還叫了一聲請坐。誰知他回過臉來。倒把我嚇了一大跳。我問他爲甚麼嚇。他說在電燈底下。看見那女子雙眼紅腫。好像一路哭了來的。那臉色映着電光。又青又黃。好不害怕。我料定就是小姐。因問他道。這女子是往那一條路上去的。他道。起先是一直去的。後來來了一輛馬車。央求他坐。他坐了上去。那馬車夫拉轉韁繩。往這橫街去了。鳳美聽了。想起當夜情景。也自覺得淒涼不住的。拿手帕拭淚。只有龍馬在旁。聽得呆了。也不知是個甚麼情節。要動了偵探來尋覓。方纔說得好好的要去登臺演戲。這會不要有甚變故起來。白糟躓了我的一團高興。提着心肝。聳着耳朵。在那裡聽。只聽得敏達又道。依了這條橫街。是一直要到花水公園的。但小姐既然不回旅舍。又到公園做甚麼呢。心裡捉摸不定。只得別過那老翁。向這橫街上一

龍馬只有這
箇心事

路查驗過去。這條街上所有旁邊的路。都是小路。不能走馬車的。是直去無疑。就一直走了過去。走到盡頭處。仔細查看。若向右邊轉彎。是走回頭的路。只有向左邊去。又走了一百碼路光景。又到了十字路口。恰好有個警察兵在那裡。我便上前告訴了我的職業。問他大風那一夜。九點多鐘時候。可有馬車在這裡經過。他說那一夜九點至十點鐘的時候。馬車可有三四輛經過。可是都走那一邊的。我料內中有一輛是小姐坐的。也未可定。就依了那警察兵所指的方向。走去。就走到了花水橋。這明明是又到了花水公園了。若不是回旅舍去。何必走到此地。正想再到旅舍去查問。恰好又遇了一個警察兵。我又對他說。明來歷。要訪這麼一個女子。是坐了馬車來的。不知是過橋去到。還是到旅舍去的。他想了一想道。馬車却不知道。大風那一夜。可有個女子在橋上呆呆的站着。我去問他做甚麼。他說頭痛得很。在這裡納涼呢。說罷便過橋去了。以後我轉到那一邊去巡察。不曾留心。約摸歇了兩點鐘工夫。我又轉過來。看見

此是一句點
睛語却不明
寫出來使讀
者閱至卷末
方知

寫龍馬心事
可笑

他在橋上。同一個賣新聞紙的男子說話。後來就同那男子一同去了。我聽了此話。就知道小姐在這裡了。這裡近段賣新聞紙的。只有一個鈍三。他雖然執了這個業。不過一個月光景。然而他的鈍名大著。近段沒有人不知的。所以我連夜通知了奶奶。今日約會了同來的鳳美。一面聽。一面哭。只有龍馬最聽得出神。他心中究竟不知是甚麼情節。又恐怕敏達逼着鳳美到那裡去。這演戲的事。便一場沒結果了。越聽越耽心。起來把一個心提到喉嚨裡。面幾乎未被。他吐了出來。直等敏達說完了。他還是看着鳳美發酸。阿卷對鳳美道。此刻小姐住在倫敦。也沒有事。可同妾回到韶安去罷。到底有照應些。鳳美一時回答不來。龍馬更是急的沒法。只呆呆的。看着鳳美。鳳美想過一會道。多謝奶奶厚意。感激不盡。但妾已定了主意在倫敦。不到韶安去了。奶奶回去時。請將妾寄存的東西寄了來罷。阿卷大驚道。小姐怎麼要住在倫敦起來。這裡面又有甚麼道理。鳳美又回答不來。只有龍馬心中是七上八下的跳個不住。歇了好一會。鳳美方纔有氣沒力的說道。妾要做舞妃呢。敏達聽了這話。也不禁驚異起

一片熱情一
點熱淚阿卷
可人

來。只有龍馬却放心了些。阿卷更是驚倒道。小姐要做舞妃麼。這是戲子做的。呀。阿卷此時又好氣又好惱。又可憐。走近一步。執着鳳美的手。說道。我的好小姐。你爲甚麼好端端的。生起這個念頭來。戲子不是好好出身的人做的呀。你是個貴族裡的千金小姐。怎麼要就起這個下等事業。起來將來做了這個。是永無出頭之日的呀。小姐你再三想過這件事。關着你一生的名譽。千萬不要造次呀。世界上謀生的事業多着呢。何苦要做這個。好在妾早到一天。小姐還沒有投到班子裡去。這明明是天意。小姐快點絕了這點念頭。同我回韻安去罷。說着。滴下淚來。阿寶一向只當鳳美是平常的一個閨女。不過手邊多幾個錢罷了。今聽了阿卷一席話。纔知道鳳美是個貴族千金。也明知做戲不是個事。他此時若挿一把嘴勸勸。鳳美未嘗就執意到底。他只因龍馬在旁邊。不好開口。恐怕破壞了他的事。有碍交情。因此只袖手旁觀。不發一言相勸。鳳美道。奶奶一番美意。妾自然感激。但妾這件事。已經同人家立了契約。勢難反悔。任是千言萬語。也說我不動。依妾說來。妾這番做舞妃。纔是天意呢。這一句話說

是老世事者

一路心事如此時驚喜如彼看他偏寫得出來真是傳神之筆令人讀者如見其人

出來。阿卷還沒有回答。只樂得龍馬心花大放。伸出手掌在大腿上很很的拍了一下。大聲說道。不錯呀。是天意。真是天意。說着又連把大腿拍了一下。這一陣大驚小怪。把滿座的人都嚇了一跳。各人都對他望了一望。龍馬覺得沒趣。慢慢的低下頭去。阿卷又苦苦的勸鳳美回韶安去。鳳美執意不從。阿卷無奈。只得再三珍重。怏怏而別。鳳美送過阿卷。敏達之後。一意託龍馬設法豫備登臺。龍馬歡喜不盡。樂得同他奔走。因爲十家巷地方偏僻。房舍又小。居住不便。在適中的地方。租定了房子。搬了鳳美過去。請了一位名師。專教鳳美歌舞。鳳美本來是學過的。加以生性聰明。教師稍爲指點。他便聞一知十。融會貫通了。那教師也不勝歡喜。因對龍馬說道。我教了二十多年的歌舞。徒弟也差不多滿百個了。從沒有見過這等聰明女子。真是天生的妙手。龍馬聽了。自是歡喜。光陰荏苒。日月如梭。看看過了一個多月。鳳美的技藝。一切都純熟了。龍馬就到各戲園裡去揄揚他的技藝。加以那一位教師。因爲他聰明。未免逢人誇獎。所以鳳美雖然沒有露面登臺。那李賽玉之名。早就徧佈梨園了。一日龍馬從

外面回來。對鳳美說道。今日有人要聘小姐登臺。叫我立個契約。每一禮拜出五十元工價。他要立六個月契約。是我不肯。小姐這一出去。包管名震梨園。這五十元一禮拜。工價本不算賤。然而小姐上了臺。他園中生意好了。戲價也要漲了。他只管賺錢。我們還是拿他五十元一禮拜。太犯不着。所以我只肯立一個月的契約。到了一個月後。看光景再說。將來怕沒有三倍這個價錢麼。小姐。你看我這個辦法。妥當不妥當。鳳美也是歡喜。問幾時登臺。龍馬道。今日已經立了契約。明日就要登臺了。鳳美聽說。便抖擻精神。准備着登臺獻技。到了次日早上。各種新聞紙上的告白。早登上李賽玉的大名。街上又遍貼了招紙。一時哄動了倫敦士女。到了晚上。鳳美打扮登臺。這臺上纔把門帘一掀。那臺下的拍掌之聲。已是響動四壁。怎見得。

嬌嬌滴滴的芙蓉面。鬢髮婷婷的楊柳腰。歌聲似鶯。嚶柳陰。舞態似蝶。飛花底。翠眉侵鬢。黑髮垂腰。態度蹁躚。不讓天魔之舞。聲音婉轉。如聞月府之歌。舞動時。羅袖雙飛。疑是輕雲掩月。唱歌時。珠喉一串。居然白雪。陽春。渾疑天。

居然是上海
風氣一笑

女下凡共詫仙姬再世

這一夜鳳美演的是亞洲情戲，鳳美扮的是土耳其王妃。演出種種悲歡離合光景。神情逼肖。看客沒有一個不贊賞的。等到戲散時。大家都紛紛議論。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登時倫敦城裡。沒有一個不知道新到的東亞美人李賽玉演好戲。到了次日。戲園裡的坐位。坐到十二分滿足。到得遲的人。只好請他做個門外漢了。園主十分歡喜。登時就預備明日加漲戲價。鳳美也是心滿意足。龍馬不必說。自是得意揚揚的了。是夜回來。他又對鳳美說道。倫敦的戲園。久已沒有這等好機會了。今日園主又同我商量。情願加三十元一個禮拜。要立三個月契約。我沒有答應他。再過幾天。怕沒有人出一百元的麼。一百元我還不願意呢。我看這光景。可以望有人出到一百四五十元。那時再立個三個月。或者六個月的契約也不遲。鳳美却不管這些。只任憑龍馬去辦。龍馬却又甚是忠厚。樣樣事情都來同鳳美商量。盡心盡力的辦事。從來沒有欺騙。拿了工價

來。一齊都交給鳳美。聽憑鳳美多少給他些餘潤。他就歡喜的了不得。看看將近一個月了。那各家戲園。知道鳳美契約將滿。都爭來聘。請這一爭。自然把工價抬高了。慢慢的竟有出一百八十元一個禮拜的。這個却出於龍馬意外。因對鳳美商量道。這會樂得拿腔做勢。延捱點時候。等有出到二百元的纔答應。他就是契約滿了。空兩天也不妨。樂得將息將息。鳳美點頭答應。又過了兩天。龍馬忽然笑容可掬的。帶着一個人來見鳳美。正是

芳容已足驚塵俗。絕技還能動遠人。

要知龍馬帶來的是甚麼人。來見鳳美有甚麼事。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吾每讀此書。每每掩卷冥索鳳美之狀態。究不知是如何生相。到處都有人愛他。此等女子。必不獨美麗。必另有一種可愛可親之態。不然阿卷阿寶均女子。鈍三笨漢。何亦多情如此耶。

寫龍馬心事舉動。純是下流社會狀態。樂得拿腔做勢之語。居然直說出來。吾意中國優伶爲然耳。豈外國亦然耶。一笑。

法律小說 **宜春苑** (續第十) (三號)

法國某著
無歆羨齋譯

判事又向被告問道。你近來與克德伯爵有甚麼交情。士蘭道。沒有。判事道。你與他爭領地。不是鬧過官司嗎。士蘭道。這不算鬧甚麼官司。不過我詰問過他幾次。其實耕夫的爭論罷。判事道。你受了鎗打克德伯的嫌疑。幸虧克德伯今天扶病也到法廷。現在叫他出來。你好提防。等了一會。有一少年。扶着伯爵出來。伯爵先在判事面前。發了誓詞。判事向他爲禮。說道。伯爵。你扶病也到法廷。感謝得很。請先在這椅子坐坐罷。伯爵道。可不用了。判事道。你身上那一處受傷。請你說出來罷。是時傍聽的人。鴉雀無聲。聽伯爵說道。是晚我已告訴豫審判事。時候是記不清楚。但是晚睡得朦朦朧朧的時候。忽見窗外火光燭天。便也飛跑出來。剛一開門。就有一發鎗打過來。右腹便覺苦痛。我正要撲將出去。拿這兇手。第二發又打過來。中我上部。我就倒在地下了。判事道。第一發與

第二發的時間。相隔有好久呢。伯爵道。約二三分鐘。判事道。後來你見這個兇手沒有。伯爵道。見他在積薪後邊。穿過庭前。向菜地這邊跑去。判事低頭一想。問道。兇手穿甚麼衣服。你看見不呢。伯爵道。穿着黑色的獵裝。灰色的褲子。頭戴草帽。判事在桌子下頭。拿出何士蘭是晚所穿的衣服。給伯爵看。說道。你所見的衣服。與這個同不呢。伯爵道。極似。果然是這種類衣服。判事道。你認得這個兇手不認得呢。伯爵道。是時火光燭天。白晝似的。分明是何士蘭。傍聽人聽見這一句。大喫一驚。判事眼睛也注定被告身上。判事又向伯爵問道。你這句說話。關係很重大的。伯爵道。我曉得不能反供。正爲關係重大。我纔說出來。判事道。你對豫審判事講的說話。截然不同了。伯爵道。是。不錯。判事道。是晚你對判事阿賓說。認不得兇手。黃昇供出何士蘭時。你也怒罵他糊塗。說何士蘭不是犯這樣罪的人。究竟是不是呢。伯爵道。這時說話。是全錯的。當時見何士蘭是一個有名望。又年輕的有爲男子。陷他於罪。實在可惜。所以很想回護他。判

事道。現在不想回護他嗎。伯爵道。後來細想，回護他是我一人的私情。裁判是天下公事，爲私情欺裁判，問心不過。細想我就木之日，亦將不遠。生平不愧不怍。到瀕死時，欺裁判而死，更對自已不住。所以扶病也到這裡，供出真犯來。真犯確是何士蘭。我親眼見他放鎗打我的。判事向被告問道。你有辨解沒有呢。何士蘭站起。雙手拜天說道。我不是罪人。我心清淨。我身潔白。唯望天神裁判。是時何士蘭的母親侯爵夫人。見自己的兒子。無可辨解。驚恐萬分。年老的人。支持不住。便昏倒在椅子上。蘇博真卿及錦娘幾個。急忙扶他出去了。不一會判事又向伯爵問道。向來何士蘭有怨恨你的事情沒有呢。伯爵道。我舊時因爭領地。與他有些意見。此外沒有受怨的原因。判事道。聞當時何士蘭有開鎗指着你的事。是不是呢。伯爵道。不過一時意氣用事。我也不以爲意。判事道。你剛纔證何士蘭是真犯。你是沒有錯誤嗎。伯爵道。我親眼見他放鎗打我。我認得他。斷沒有錯誤的。說着也中起風來。他的底下人。便扶了他出去。判官便

傳李波高特里幾個上來。問了幾句。再傳兩個和尚到堂。一個是菩提寺的和尚。他的供詞與何士蘭一樣。一個便是去黑湏村做法事的和尚。年紀身裁。果然與菩提寺的和尚。差不上下。此後檢察官辨論一番。辨護士又演說一番。柯萬宜的演說。最足動人。一切犯罪的嫌疑。爲何士蘭洗得乾乾淨淨。唯克德伯這一句說話。無從注銷。等了一會。檢察官站起說道。克德伯剛纔中風。醫生說他無可救藥。不勝惋惜。現在實無氣力剖辨。惟望陪審員秉公判斷。檢察官這幾句說話。比辨論萬言。還覺有力。陪審員他們。卒定何士蘭爲有罪。禁錮二十年。將這罪狀宣告後。便解散法廷。何士蘭的辨護人。柯萬宜陸倉兩個。很不舒服。定要商量上控的法子。自不消說。却說公判後一日。判事阿賓與警察長德美遜。因有些交涉事件。携着書記呂鶴庭到裁判所去。忽有一個憲兵進來。向陳道斯稟道。先日反監的朱大謀。今早已拿着了。朱大謀原來是何士蘭第一證人。沒有人曉得這件事的。德美遜答道。先留他在警察署罷。憲兵道。他說因何

士蘭這件事。有說話申訴。所以求見。德美遜道。不曉得他有甚麼事。等我去看看罷。說完一想。向阿賓問道。傳他來這處如何呢。阿賓道。好呀。何士蘭這件事。我還有一點兒思疑。快傳他來罷。憲兵奉命。便帶朱大謀來。德美遜向朱大謀問道。你爲甚麼要反監。現在又拿你回來。你有悔心沒有。朱大謀道。是我自首的。德美遜道。胡說。朱大謀道。憲兵雖是拿我。如我躲在客棧裡。是沒有曉得的。德美遜道。你沒錢算賬。就自首罷。朱大謀道。賬是算清楚的。說完在身上拿出八九十塊錢來。說道我還有錢呢。我本是很正直的人。現在聞何士蘭定了禁錮二十年的罪。很替他不平。想去救他。所以自首的。德美遜道。有甚麼事。你快說出來。朱大謀道。何士蘭確是無罪。我有的確憑據。德美遜心中雖不大相信。只管問問他。看有甚麼證據。怎樣的確。朱大謀道。我說出來。就喫你一驚。請你先打發這憲兵回去。纔把我的說話。一一記起來。德美遜本是忠厚君子。比不同阿賓。聞他有法可以救何士蘭。便打發那憲兵回去。叫呂鶴庭錄他的供詞。

朱大謀也不提胡堅的事。將向何士蘭乞金逃獄的事說了幾句。此後如何跟士蘭到伯爵家。何士蘭與夫人一問一答的說話。他兩個的交情及燒信的事。說了一番。說鎗打伯爵的事。士蘭則疑夫人。夫人則疑士蘭。又自夫人勸士蘭逃走。至伯爵出來。誓出法廷。證士蘭作真犯的事。一五一十數出來。德美遜半信半疑。一言不發。阿賓說道。德君。他受了何士蘭的賄。所以這樣說。不要理他罷。德美遜道。只管問問他。想了一會。便派人去傳伯爵家管客廳的下婢。及罪人何士蘭來。不一會。伯爵家的下婢也進了來。德美遜問道。前一個禮拜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有一紳士去見你太太。你還記得嗎。婢道記得。德美遜道。現在還認得他的樣子嗎。婢道認得。德美遜便密使人帶何士蘭進來。那下婢一見了何士蘭。便指着道。是他。是他。何士蘭不知甚麼緣故。驚問德美遜道。有甚麼事。德美遜道。沒有甚事。等一會我再叫你來罷。士蘭去後。德美遜與阿賓逐件的查問這下婢。他雖不能說得朱大謀這樣詳細。大略相去不遠。至說到伯

爵長女秀春。在窗口見一妖精。及有足跡。這一件。朱大謀的供詞。更毫無可疑。德美遜便派人送那下婢回去。交還朱大謀與憲兵。分發安當。向阿賓說道。我當初已說何君不是犯這樣罪的人。勸你罷手。昨日柯萬宜駁檢察官。實在駁得有理。總是檢察官說伯爵這一句說話。就是十二分憑據。那是沒有法呢。阿賓呆着。一言不發。他是思量這件事。抑或悔恨自己冒昧。也不曉得了。

却說是早有一個三十四五歲的田舍漢。跑到程家。要找柯萬宜。柯萬宜自公判完後。便跑到自己書房裡。埋頭埋腦。不知思量甚事。徹宵不寐。今見有客來。雖不曉得是那一個。心中估量是同志的人。便請進客廳。那客問道。先生就是柯萬宜嗎。柯萬宜道是。客道我就是派我去英國的偵探鍾浩然了。柯萬宜道。是嗎。公判昨天已完結了。客道。我今早到停車場。看新聞紙。就知裁判完結。費了如許工夫。竟至趕不及。真是徒勞無功了。柯萬宜道。阿英的事怎樣呢。客道。我已找他同來。現在停車場的客棧等着。柯萬宜道。阿英曉得士蘭的內事不

呢。他可以做確實的證人麼。客道諒也曉得。我問他各種事情。與及近西街別莊的事。都記得清清楚楚呢。柯萬宜喜形於色說道。請你同我去見他。客道等我同他一塊來罷。說完出了去。柯萬宜便請陸倉過來。不上二三十分鐘。那偵探就携着阿英來。柯萬宜問阿英道。聞昨年開仗的時候。你在巴黎近西街僱工。是時主人的事情。你曉得不呢。阿英道開仗以前。我是在近西街。當時主人實僱我四年。這間別莊。是有一個紳士。與一位姑娘。買來做密會的地方的。我進去差不多一個禮拜。就曉得他兩個的事。我本來不想在這處僱工。因爲工錢也好。工夫也少。所以留了四年。然主人不信得我過。甚麼事都不給我。知道。那位姑娘要來的時候。就叫我遠遠買東西去。我看他這樣奇怪。便留心打探他的內事。後來知道主人雖是叫做英人約翰。其實不是英人。是本國人。不過借英人約翰名字的。柯萬宜說道。你甚麼緣故。知得這樣清楚呢。阿英道。還有呢。有一天主人回去時。我跟着他走。見他進去大學街這間大房子。我問對門

的店子。這間房子是那一個的。他說就是何侯爵的邸。剛纔進去這個就是侯爵的少爺何士蘭了。柯萬宜道。那位姑娘呢。阿英道。那位姑娘。用意很是周密。坐的馬車。半路也要調換的。我見他這樣跳皮。務求打探他出來。有一晚他要回去。我又跟着他。一直跟他到門口。這間房子的下婢。也是英國人。我問他。他說這是克德伯夫人。本來住在巴爾遜村。總是年年一定有一兩個月。到來巴黎的。你若問克德伯夫人。是人人都認識的。柯萬宜聽了。如獲異寶。笑容滿臉。再問道。克德伯夫人的樣子。你見過沒有。阿英道。見過。柯萬宜道。還記得麼。阿英道。這樣體面的人。安有不記得的道理。柯萬宜便向錦娘借出一本百美圖。給阿英看。問他那一個是伯爵夫人。阿英繙了幾下。指着夫人的小照說道。還不是嗎。這不是嗎。柯萬宜道。你剛纔所講這番話。你可以到裁判所供出來不呢。阿英道。不是說謊。怕甚麼。柯萬宜與阿英商量了幾句。打發他回了客棧去。那急激醫生蘇博。也倉倉皇皇跑進來。柯萬宜問道。甚麼事。蘇博道。現在鍾浩欽

說已探出黃昇說話有十二分證據。叫我們同着警察長德美遜及豫審判事阿賓。一點鐘以前到他處去。柯萬宜驚道。真探出來嗎。蘇博道。難道我要說謊麼。兩個正歎賞鍾浩然的本事。又商量帶德美遜及阿賓去。忽然又有一人進來。細看却是書記呂鶴庭。鶴庭對柯萬宜說道。現在有一件要事。德美遜與阿賓專候你去。柯萬宜道。究竟有甚麼要事。我們去罷。鶴庭道。朱大謀今朝自首了。朱大謀更說出種種奇事呢。三人便坐了馬車。指着裁判所去。馬車中柯萬宜更將阿英剛纔所講的說話。說給蘇呂兩個知道。剛剛說完。馬車便到了裁判所。他們三個。便大踏步進去。見面之後。德美遜對柯萬宜道。柯君。鶴庭說這件事。你知到沒有。柯萬宜道。曉得了。我們也找出一件來。更要嚇你一驚呢。便將阿英這番說話說了一遍。阿賓至是始悔冤枉了士蘭。長嗟短歎。德美遜道。何君確實無罪。今也明白了。蘇博答道。自然。真犯我也曉得。德美遜及阿賓驚道。真犯是誰呢。蘇博道。我特來請你幾位。同到病院去呢。是時已是十二點過。各

人正想喫中飯。蘇博以與鍾浩然約過一點鐘以前到的。也不管甚事。便拉着他們同去。到了病院之後。各人靜悄悄兒跑到黃昇與賣曲人鍾浩然所居的瘋癩室。隔窓一看。見黃昇與鍾浩然兩個。跳笑頑耍。是時鍾浩然見有人來。便抱起這面琴。一面彈。一面唱。黃昇也站起來。又跳又舞。鍾浩然又在桌子上。斟出一杯紅酒。給黃昇喝。黃昇喝完。更樂不可支。連說好得很。鍾浩然一面彈琴。一面問黃昇道。黃昇。你在巴爾遜村有這樣甜的酒喝沒有呢。黃昇大笑道。多得很。鍾浩然道。你想回巴爾遜村不呢。黃昇道。很想。鍾浩然道。你想回巴爾遜村。爲甚麼放火燒克德伯的房子呢。黃昇道。不是放火。不過燒起這堆柴來。誘伯爵出來。無奈風也大了。就燒着房子呢。鍾浩然道。爲甚麼要打伯爵呢。黃昇道。夫人要嫁何士蘭呢。鍾浩然道。夫人叫你打他嗎。黃昇道。不是。這晚夫人在後門。與何士蘭講話。說沒有丈夫。變了自由的身。就很快活。我可憐夫人。所以要殺他。因爲夫人愛我。伯爵很不喜歡呢。鍾浩然道。你爲甚麼說何士蘭打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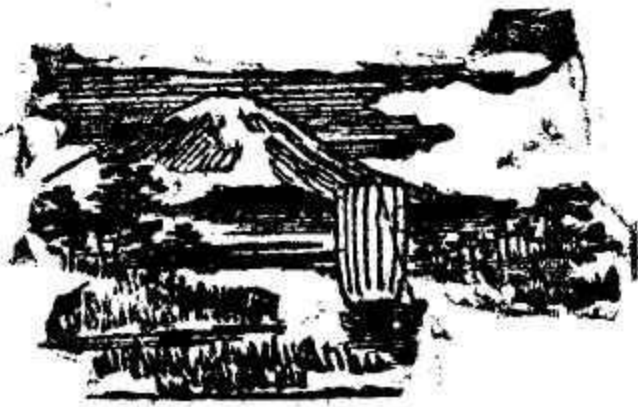
爵呢。黃昇道。是晚有一個救火夫。聲聲說是黃昇。我一時急着想不出人來。就說何士蘭傍邊有人聽見。便拉我到判事面前了。鍾浩然道。你爲甚麼有洋鎗。黃昇道。這枝洋鎗。就是伯爵的獵鎗。現在這口獵鎗。還在石山後頭呢。蘇博聽了。說道。我前時斷他不是傻子。乃是痴頑。今果不錯了。各人點頭道是。又讚賞了鍾浩然。一回。黃昇會意。想要跑出窗外。鍾浩然忙攔住他。在身上拿出一細繩索。捆起他了。

是時裁判所有一個使喚人來。向德美遜說道。紅葉村的和尚。有要事求見。請你立刻回去。德美遜便吩咐鍾浩然。送黃昇到裁判去。德美遜正出門口。何士蘭與菩提寺的和尚。已在門口等着。遞出一張厚紙。給德美遜說道。克德伯爵。今朝死了。這是伯爵臨終時的懺悔書。伯爵吩咐我。託你替他宣讀的。德美遜打開宣讀。說道。余至瀕死。亦犯一惡罪。悔何可言。余固信宗教者。故不忍負罪而死。余之自首。余實欺裁判官。余所供何士蘭鎗殺余者。僞也。火余屋。殺余身。

者。非何士蘭。乃別人也。至其人爲誰。則非余所敢知也。雖然。其決非何士蘭。則余所深信也。神歟。裁判官歟。何士蘭歟。其宥我一時之忿。出此虛僞之證言乎。今余恐重余罪。特書此紙。以註銷昨日之證言。克德伯謹述。此外又有一紙片。寫着余久已疑余妻之有外遇。但以家醜。不欲外傳。故直隱忍。以至今日。嗚呼。是又余大不幸之事也。德美遜讀完。各人皆爲何士蘭喜。自不消說。至伯爵爲甚麼註銷這證言呢。原來就是柯萬宜與陸翁。託紅葉村的和尚。在伯爵枕邊。力說冤枉他人。死後如何受苦。若能懺悔。死後如何快樂。所以伯爵臨死。也寫着一篇文字。註銷這一句證言呢。自是以後。傳齊各種證人。詢問了一回。又在伯爵舊居石山後頭。檢出一口洋鎗。三日後。便將何士蘭無罪的公判。宣告出來。定了黃昇的罪。伯爵夫人也以無顏見人。自尋短見。因爲這間宜春苑。就鬧出這一段大公案出來。所以這本小說。就喚作宜春苑。看官看完。當喜得個明白。譯者譯完。亦喜交付清楚。可以從事別業了。

(完)

新小説 第二年第二號



偵探
小說



法國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二回 假恹惶一番議論 潛踪跡暗察行藏

且說葛蘭德進得門來脫帽在手。此時除了瑞福之外。人人的視線。都集在他的身上。愛媛妙兒都起身迎他。真正當他是個良友一般。瑞福更是感激他屢次的照應。所以聽見了就招呼他。說道：「我那女兒纔在這裡怨你。說你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了。我自己也在這裡妄想。以為你忘了這裡的事情了。誰知想着了你。你就來了。實在令人感謝得很。古語說：『遲來勝于不來。』你雖來遲了些。究竟不是絕足不來呀。」葛蘭德道：「我們公事忙。終日不得閒。所以不能早來。這是一層。還有一層。似乎總要等着了一點光消息。來了纔有點意思呀。」于是妙兒就問道：「那麼着你來得必然有消息的了。」葛蘭德答道：

「是有的，小姐。但是不甚緊要的。不過那個被人謀斃的婦人，我們查得了他生前的事業姓氏了。」顧娘娘道。「什麼！謀斃的婦人麼？」他說了這話。看他的神氣，很是以爲奇異。就同沒有知道其中緣故似的。葛蘭德口裏答了一聲。「是。」眼睛望了他一會，也像很詫異似的。隔了一會，他又說道。「因爲他雖沒有好日子過，到底不是要尋死路。自己甘心上吊的呀。他生前那幾年，在街坊上行歌乞食，非但快樂很少，抑且進益很微呢。但是……說到這裡，瑞福接着就說道。「他穿的衣服，真像化子一樣，提起了，我還記得他躺在睡床上的光景呢。」葛蘭德於是又往下說道。「他倒不是窮慣的，他以前是箇女優，曾經養過馬車，很濶綽的。然而一個人不能永遠艷麗的，他色衰之後，剩錢不多，又遇了沒良心的少年，不久就用罄了……瑞福聽到這裡，忽然想着了妙兒，恐他心上不舒服，所以急急的止住他，說道。「朋友，這些底細，我們不必去管他，他到底姓什麼？」「他的真名叫做『馬秀蘭』，然而他在戲園裏。」

另外有個名字的。他住在（舊城子）那邊。已經窮了幾年了。那邊人家都叫他做馬老娘子。他住在公家坎山後面。一個草棚裏。那種地方。叫我去養。可都不願意的。」——那麼說來。他不在自己屋裏死的。」——不是。先生。美術街那屋。屋子空關了五六年了。但是他有錢的時候。是住過的他的。錢也是在那邊爲了一個美少年使光的。他離開的時候。還把家伙抵的房租呢。」顧娘娘插口問道。「那個男犯是誰。有查到了沒有。」葛蘭德道。「還沒有。娘娘。他同他往來很秘密的。那婦人光景好的時候。他也不是常去的。他一窮。那人也就絕跡了。舊城子那邊。從前有人見過他的。如今可惜都忘了。恐怕他倒是個罪魁禍首呢。」瑞福道。「那麼着。那人比我還高。上下唇都有鬚子的。」葛蘭德道。要是他。他也必然改扮過了。況且你幫他拾那床的。也許另是一個。而且不止他一人。還有個婦人同他一黨呢。」瑞福道。「那一定是澆藥水在我頭上的婦人了。葛蘭德歎息道。「那自不必說了。而且我們一個同事。在那門縫裏找得

一塊花緞。是急忙之際。夾在那門縫裏的。確是憑據呢。那間屋子。兩面都可以進出的。當時那人一定用馬車等在後面大街上。然後才能把那婦人載去。所以沒有被我們撞見。可見他們的算計。很是聰明周到呢。那箇死的。不是被他們二人勒死。就是逼不過了。自己上吊的。因為那位驗尸的醫生說。身上一點兒傷痕沒有。不過頸頸子上有個繩疙瘩瘡疤兒。揣度其情。當時一定把他高高懸起。使他不能掙扎。所以纔得無傷可尋呢。」史太太聽了。繃眉搖頭道。「好利害吓。世界上竟有這種狠心的婦人嗎。明天拿住了。該得活活的燒死他。」瑞福問道。「但是他們怎麼能穀把他弄進這屋了呢？」葛蘭德道。「這件事一定是他先前那相好的漢子幹的。你老不信。我可以和你賭個束。他既往過這屋子。他身邊必然有個鑰匙。到了那時。他使人去哄他。或說有事商量。或說給他銀錢。那種痴心女子。豈有不欣然奉命的。那同黨的婦人。恐怕是他的新交的相好。就是那婆子的替身呢。但是此刻他們想必已經高飛遠颺。總雖水

落石出的了。「妙兒聽了此話。發起急來。說道。「什麼話！警察局已經把這件事攔下了嗎。這樣惡極的罪犯。就輕輕的攔起來不辦了嗎！」葛蘭德道。「攔呢沒有攔起。小姐！但是新鮮的事。那天沒有。上頭既留心了新案。那舊案就不由得要攔在一邊了。但是遇着了機會。有了頭緒。那些偵探。依然要查探的。」史太太道。「這還了得。怎麼他們偵探查辦罪案。要碰機會的嗎。犯了罪不辦。我們還有太平日子過嗎。今天他們可以再來算計你妙兒。後天願娘娘。大後天就是我自己了。願娘娘笑道。「我們大家都不相干的。但是那個死的是個窮鬼。他們殺死了他。亦沒有錢。那是什麼宗旨呢。」葛蘭德道。「這也是一說。然而他的情人。也許有錢債往來的紙張契據。落在他手裏。與他不便。又不肯把錢還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未可知。而且他身邊還有幾張「兩益」典的當票。他雖窮得要死。他還年年去上利轉票呢。」却說他們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忽然大門聲響。玫瑰報說。賈爵爺來了。經不得這麼一聲。那裏面的

情形。就此爲之一變。那妙兒聽了。臉上不覺一紅。比了桃花還要艷麗幾分。瑞福的身子。也就站了起來。愛媛的心上。本同此人不合意的。所以拿了花瓣。連忙扎花。打算不去睬他。史太太同他是要好朋友。所以心上的樂意。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顧娘娘反而凝神端坐。自像一位女眷。將要接待初見的生客似的。陳家鼐却從高凳上跳了下來。把傢伙一丟。打算歇手。明天再做了。葛蘭德却往後一退。把身子藏在那九十二隊團練像的背後。也是避他不見的意思。正是人人主意。各各不同。却說賈爾誼生得不長不短。一表人才。儀容俊美。氣宇軒昂。紫髯碧眼。吐屬安閑。看官你想他生就這種人才。那裡怪得妙兒傾心賞識他呢。閑話少提。且說當時賈爾誼進得門來。別人都不及招呼。即見了妙兒。也不過點了點頭。就一直的趨到瑞福面前。親親熱熱的去握住他的兩隻手。史太太匆匆跑過去叫道。「伯爵。你好呀。你來得真巧呀。這裡不是一位大曲藝家嗎。我們等得他不耐煩了。直到前天他纔從俄國回來。下禮拜三在我

家裡唱。請你來做個顧曲周郎罷。」賈伯爵聽了這話。回過身來。對着那曲師打了個鞠躬。顧娘娘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禮。其時葛蘭德在背地裡。輕輕的說道。「奇怪。奇怪。這種情形。實在奇怪。」原來他躲在那裡。自始至終。他的視線。都專注在那顧娘娘的臉上。沒有移過呢。一眼耳、口、鼻、頭髮。沒有一樣不像那麥爾高家的呢。實在越看越像。毫無二致。再像沒有的了。但是一層。他臉上那個疤。那裡去了呢。」葛蘭德一個人在這裡。唧唧噥噥。自言自語。却被站在旁邊的陳家爺聽了去了。所以也輕輕的問道。「麥爾高嗎。爾說的是那一個。姓麥的我認得有六七個呢。」我說的那個。你不會認得的。因為已經有六七年不見他了。我從前却是查過他半年。差不多天天跟着他。所以不會忘記他的。他的面貌。也很容易認識的。」你說你查過他嗎。那麼說他是個賊了。」賊倒不是賊。我沒是聽見他偷過東西。然而他摠不是好人。他曾經在市廳裡跳舞過的。各處有跳舞會。大聚集。他總有份呢。我親自把他捉到警察

局去過三次。但是每次都險些兒死在他黨羽手裡。他手下有許多亡命之徒。暗暗保護着他。就像是他的護勇一般呢。」你再仔細看看。這婦人的模樣兒。究竟像他嗎。」像是很像。但恐未必是他。凶爲麥爾高家的。當時已有三十來歲。此刻這個婦人。像還不到這個年紀呢。」甚麼話。他是老的了。不得的了。大凡女人。只要看他臉上的青筋縐紋。就可以知他年紀大小。那倒瞞不過我的。我看那顧氏。至少也在三十五歲之外的了。」也許有的。但是他的氣概。似乎不及麥爾高家的雄健活潑。而且麥家的臉上。有一個疤。從鼻子上起。一直到耳根那麼長。聽說是被那一個吃醋的情人。拿刀砍傷的。然而他有法子。可以妝扮得一點看不出來。依然不失他的嫵媚呢。」那也不止他一個。大凡婦人多是會裝飾的。……你看他那雙眼睛多機靈。只怕他爲人很有些利害呢。」且說此時顧賈兩個。相見之下。彼此寒暄了幾句。同着妙兒。史太太幾個。把瑞福圍住在相館中間。說得熱鬧得很。那裡留心有兩個人藏在一邊呢。

原來陳家鼐這個人。生平很要朋友。往往同人家一講幾句說話。就弄得很知道了。當下他又往下問道。「你想必是知道的。那個有名的麥爾高家的。後來到底怎麼樣收場呢。」他却並不仔細。連他同黨也都沒有知道。末末了一次。是在「愛利閣」跳舞會裡見的。他在那裡。一口氣連跳了四百度。沒有歇息。以後就不聞不見了。」「他同黨中沒有他的情人嗎。」「也許有的……他手裡的錢也很不少。祇要看他的衣服行頭。就可以見得他的奢華了。不知道的往往說他是個女偵探家。其實不確的。依我想來。大約後來同了情人。到英國。或是到美國去了的。」「即使一個人到了英國美國去的回來時。也可以像從俄國回來的。這婦人他說是從俄羅斯回來的呢。」「那麼你就把他當作麥爾高家的嗎。要是他。他也又會到這裡來。瑞福先生也不準他同女兒攀談了。」「他也並不認識他。那是個姓史的胖子婦人帶他進來的。我也不敢說這顧蘭如。就是麥爾高家的。但是這種事情。也許有的。我們無論如何。總得查

探查探。……你一天到晚，都要當班嗎。」「不。我今天當夜班，要到半夜後纔有事呢。」「那麼着，我們準六句鐘到一壺春酒館，喝一杯如何。你自然知道這地方的。」「我知道，麥爾高家的也知道。他從前常在那裏的。」「那麼着，店主人或者可以把他的底細告訴我們呢。」「他未必有我那麼知得清楚。然而酒是要去叨擾的，不過先要回去把號衣脫了。不然在那些地方，被上官看見了，不像樣的。」「那麼我六句鐘在閨園戲館門口候你罷。」「很好，但是我十二句鐘以後，須得到『愛利閣』跳舞場去呢。」「陳家真心上轉了一個念頭，就說，『等一等，我與你同走罷。』原來他想不聲不響的，往外河了，未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說。」

第十三回 擬游觀愛媛約侶伴 怪失言少女動嬌嗔

且說當時史太太祇管揄揚顧娘娘的本領，七張八嘴，那裡還留心到他兩個人呢。但聽得史太太向顧娘娘說道：「伯爵的聲音，最是和善好聽，你的本

領又同從前有名的夏倍義太太一樣。下禮拜三。一唱之後。你看巴黎一方的人。都要聞名羨慕的。」顧娘娘道。「我同賈伯爵合唱。我心上益發的要高興了。但是將來唱曲。要碰我自己高興。興到就唱。不似在俄國一樣。專門在公眾地方獻技了。我想在這裡買所房子。不是靠『百先街』。總在『望蔬園』鄰近。那時可以天天在家裡唱曲請客了。」瑞福道。「請你決意就在『望蔬園』鄰近罷。可以同我做鄰居了。」顧娘娘道。「好先生。我也這麼想呀。我總得在這裡一邊挑選一所。然而現在我祇得在『恩施街』租屋裏耽擱。就在『湖西街』嘴角上。這所屋子。暫居還算適意。只是可惜黑闇一點。」且說陳家鼐本在背地裡竊聽。聽到這裡。他點點頭說道。「咳。在『恩施街』湖西街嘴角上。那倒要記住的。如今我可要走了。這隻會唱的老鳥。同那要配妙兒的贅疣。我也難得覓了。」葛蘭德道。「我也是這樣。」他一邊說。一邊悄悄的就往大門而走。走了出去。也沒有人知道。所以家鼐逡巡着要效尤他。誰知走過愛媛

傍邊被他擋住去路。輕輕的說道：「你何以去得甚早？我哥哥要來看你呢。」家鼐答道：「小姐。他若要來。我就等到明天也無不可。但是有這許多厭客在這裏。我厭煩得一刻都不能再挨了。那最後進來的。你不知道。最是個禍水呢。」愛媛道：「那個賈爾誼。我也不歡喜他。同你意見一樣。但是我最歡喜妙兒姐姐。可惜他要去嫁他了。」「可不是麼。真是不幸。然而他擺佈得非但深得妙兒小姐的歡心。並亦得了我先生的歡心了。雖然。我却懂得不得怎麼個緣故。這件事他們自然以爲不與我相干。所以也從沒有同我商量。故此我也沒有法子可想。」愛媛又小小心的問道：「我哥哥想拜托你一件事行不行？」「拜托我一件事。……十件都可以的。小姐。他要幹什麼。我沒有不可以效力的。除了銅錢。我囊空如洗。不能幫忙。若有仇人要去幫他打架。我兩臂有幾百斤力氣。諸般武器。我也件件能用。式式都精呢。」「不過下禮拜日。想約你陪我們一塊兒到博物院去。我愛的是美術。而且最愛雕刻東西。又想到你

是專家。同去了。可以當面指教呀。」那是一定可以算數的。小姐，這是你賞我的臉，那裏是你托我事呢。」原來家鼐自從看見愛媛小姐之後，心裏很有妄想的意思。但是不知道那邊心思何如，所以不敢貿然巴結上去。如今不提防，倒是那邊親近過來。所以一下子把他喜得什麼似的。要想出一句好話去巴結他。想了半天。才說道。「我同你們哥哥是好朋友。我總要竭力勸我師父，把女兒嫁他纔好。」愛媛瞧了他一眼，把手指攔在嘴唇上，並不言語。家鼐回心一想，覺得這句話同現在的地位情形，距離太遠，說得不在理上。就覺有些不好意思。故此一溜煙的就跑出大門去了。愛媛也依然低了頭，扎他的花。一聲也不響。只有瑞福請了史太太、顧娘娘，坐在他自己傍邊，談談笑笑。妙兒同着斐禮，又坐得遠些。這相館本來很寬敞的。他們兩個，要在一邊面對面的密談。別人也聽不仔細的。當時賈伯爵好像有心事，要同妙兒細談，所以拉他到一邊。柔聲問道。「我有一點不得意的新聞，告訴你。不知你可肯怒我？」我總想

和你時常在一塊兒。萬想不到此番却不得已。要離開巴黎了。」妙兒詫異道。
「離去巴黎！爲着何來？」賈爾誼答道。「我想我從來沒有同你說過。我本來有個嫡親叔父。住在『士每拿』東土耳其之首城。他在那邊娶了個富商的女兒爲妻……」當時伯爵嘴裏雖這麼說。他臉上很露出些躊躇不安的樣子。妙兒也因爲他突如其來無端說此沒來由的說話。心裏更覺詫異。故此聽到這裏。但應了一聲「好吓」。那位伯爵接着又往下說道。「我這位叔父。膝下沒有小輩的。所以把我承繼與他……」妙兒聽到這裏。心中更不舒服。因就搶着說道。「我懂得了。你不過放心不下這份財產罷了。」賈爾誼道。「剛剛相反的。我所放心不下的。可就是你呢。因爲我自幼父母雙亡。單靠這位叔父。一刻不離。撫養成人。如今不相見。足足有五年了。近來嬸母一病又故世了。單剩他老人家一個人。離法蘭西又這麼遠。他自己又患了重病。耽擱在東方。不能歸來。又自念將要不久人世。所以要想再行見我一面……」說到這裏。妙兒

揮嘴道。「既然如此……我想……」賈爾誼不待他說畢。就接着往下說道。「他近來迭次寫信給我，催我前去。我總遲遲不決。但是他末次來信，很是緊急呢。」妙兒道。「這麼着，你極該馬上就去。我若有一毫阻止你的心腸，就罪無可道了。」賈爾誼又是甘言密語的央告他道。「我沒有你同去。我就懶得動身。況且我叔父也早就知道我們這件事情的。」「那麼說來，你已經把我告訴過他了。」「可不是嗎。小姐。你想我又何必瞞他呢。當時我和你要好了。我就有信給他。說我現在同一位年輕美貌的千金，深情愛悅，意欲娶他。非得他親口允許着實。一時不能離開法國云云。你道他回信來說些什麼。誰也猜不到的。他的回信。我約畧還記得。我念給你聽。他說：『斐禮。既然如此，你快成了家罷。這真是我的素願。求之不得的。要知我們賈氏一族，不絕如縷。如今單靠你一人娶妻生子。昌大門戶。若得如此。則我他日離別此世界之後，亦可安心瞑目了。天佑賈氏。鐵家小姐。或者不至將你謝絕。萬一你求親不遂。可速即

來此。你叔父當別爲汝想法也。或者銖氏千金。果然愛汝慕汝。則汝當照規矩人辦法。向其父親求親。一經允諾。即宜擇吉成婚。就到「士每拿」來過滿月。則我喜之不盡矣。

按、西人婚後、夫婦即出門居住、有往他埠之親友家者、亦有往他埠客棧者、大約總以一月爲度、故俗語謂之度「密月」、大約即新婚之月、相粘如密之意、今譯過滿月、從華俗也 我大約還有二三個月可活。屆時我當將此間愛鄉傳與

姪兒。此外離城不遠。西海之濱。我尙有巨宅一所。恰好爲汝新夫婦鸞棲鳳宿之處。但是事不宜遲。愈速愈妙。因恐汝叔父斷不能再見下次春來也。」他的回信。真是這麼說過的嗎？」「你要。我可以把原信給你看。他是一個最好的好人。伯叔之中。最有情意的呀。」「實在令人可敬可愛。」至是賈伯爵愁容滿臉。蹙然的又說道。「當時承他美意。寫這封信來的時候。你們老太爺這件意外之事。還沒有出。自從出了這件事。我心裏也很難受。那裏還敢提起。然而我們兩個的愛情。還同從前一樣。你也曾經答應我。說你可以作得動他。老人家的主。這句話諒必你也辦到了。所以他纔能許我天天上門。這也是我

的造化。我亦已告訴我叔父去了。總而言之。千好萬好。不過這件壞事不好。如今你可斷斷不能離開你們老人家了。我們大家憑了良心。說一句公平話。我可曾勸過你去離開你父親嗎。我如今祇得把我叔父暫且攔着。耐着性子等你。等到你有一天回心轉意。去運動你的父親。彼時我就可以見我叔父了。有了像我這麼一個女婿。保管你比自己親生的兒子總勝過幾分呢。妙兒聽了。慢慢的應道。「那是的確無疑的了。」你既然知道。何以還不肯使我把一腔熱誠。在你父親跟前顯點出來呢。我知道你是孝女。我所以體會你的意思。心裏竭力的恭敬他。很願意做他的子婿。但是叫我怎麼把這情形去告訴我叔父呢。我實在自己都沒有主見了。方才我不是和你說過了。我想動身到他那邊去。但是叫我怎麼割捨得下你呢。不用說幾個月。就是幾天也是不能。因爲等我回到巴黎。那時候論不定你就不喜歡我了。這豈不要斷送我的性命嗎。『你不在這裏。我的愛情就會更變。你知道我一定是這麼的人嗎。你這

就輕觀人了。你儘請放心。保管你回來時。我應許你的事。件件都辦到就是了。」然則你樣樣都許了我。爲甚獨不肯早點嫁我呢。況且老人家又並不阻止。要是我方纔那一翻話。對他老人家說了。我想他也不至於捨得阻止我的婚事。所以這件事。不過就單靠在你一個人身上。你要願意了。你父親沒有不願意的。只要你去一說。說妥當了。我們不消得幾天。就辦成了。」「你豈不知道。豈不看見嗎。我父女兩箇。實在不能離開。就是單就我一面而論。我也不能一時離開他呀。」「你又何必要離開他呢。他也可以同着我們一塊兒去的呀。」「到士每拿。？你怎麼就忘了嗎。他是個沒了眼睛的人呢。」「那有甚麼分別呢。？是呀。像東方那種出色的地方。他是瞧不見的了。但是那清新的空氣。和暖的日光。他也一樣可以享受的。而且那裡是個產花的地方。真是四時有小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草。至於冬天兩個字。那邊是從來不知道的。難道他不喜歡那異香馥郁。風和日暖的士每拿。反而歡喜這陰寒股栗。冷霧

瀾漫的巴黎嗎。況且他此刻在這裡。既然沒有事情可做。他還有甚麼放心不下的呢。」「我也樂得如此。但是我父親到了這種年紀。他在這裡事事習慣自然。一時三刻叫他怎麼就捨得撇掉了？」「你老太爺的年紀雖大。他的心性。却還和我們少年一個樣子。他在這裡。所有的不過是個相館。他既然看不見了。除了靜坐。那裡還有別的事情。所有些往來的客。此刻不到這裡也罷了。到了這裡。也不過胡亂說兩句安慰的話。可惜的話。那裡還像從前來的。都是希罕他的技藝的呢。還有一說。難道你以為史太太的社會裡。那種甚麼跳舞。唱歌。就可以叫他快活嗎。」妙兒聽了這一句話。要笑不笑的答道。「這個自然不關事的。但是我們還有好些要好朋友。……就如愛媛姊姊和他哥哥們。」「這都不相干的。這種年輕人。做人家一個小夥計。白天裡自然要替人家辦事。晚上沒有事幹。却到這裡來瞎混。無非為着省錢起見罷了。不然。就到咖啡館裡去坐坐。也得化上幾個呢。尊大人這種待他。也太看的他過

重了。至於講到他的妹子那個小……」賈伯爵纔說了個小字。還沒有說下去。妙兒連忙搶着道。「你可不要胡說八道。你要知道。你若是毀謗了他。就同毀謗我一般。」對不住我那心坎上的人兒。但是我總忘不了老人家失意的事。總因他而來。」那也並不是他有意的。我知道他得了機會。還要替我老人家報這失明的仇。」你說他肯拚了命替他報仇嗎。怎麼你想把這報仇的事。托個交情極淺的人。而且這個人他心上。很愛着你呢……」伯爵說了這一句話。只見妙兒忽然變了色。嚇的伯爵一驚。恐怕這事情鬧決裂了。連忙想用話岔開。不知伯爵又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說。

第十四回 撒嬌癡憨女請婚期 避嫌疑兄妹雙辭別

却說賈伯爵看見妙兒變了面色。連忙說道。「這是我愛你過於深切了。倒並不是妒忌呢。」「妒忌嗎。好沒來由的。這又何苦呢。」那麼你就硬派是。的不是嗎……你能依我的做法。你就可以明你心跡了……你去請你尊大人

定個完婚的日子。並請他同着我們到士每拿去。倘若他肯了。我們從今日起。儘一月可以到得那邊了。我叔父就可以同我們作樂幾天。然後再死。你果然依我這應辦法。以後任你有什麼事情。我的性命。時時刻刻都可以犧牲的了。我們完婚之後。大約祇要在那邊耽擱幾個月工夫。但等我叔父一旦瞑目。我們就可回法蘭西的。因爲這位叔父真同我父親一樣的。回來之後。我們不妨就住在這所屋裏。因爲我初次愛慕你的時候。就是在這裡。到了那時。我們就可同着你的。或者就說我的父親。在一塊兒享一輩子福了。」妙兒聽了賈爾誼這一席話。心裏不由得不感激他。那眼淚禁不住簌簌的吊下來。就把那隻雪白粉嫩的玉手。放在伯爵手裏。給他握着。一面口裏軟棉棉的答道。「我總答應你去求他就是了。要是老人家點了頭。隨便你要那一天。我們就是那一天完姻就是了。」其時伯爵聽了妙兒答應去勸瑞福。心上想說一聲多謝。他方要啓口。忽聽得瑞福在那邊叫女兒了。他道。「妙兒你在那裏。有兩位客女

在這裏。你丟着不來招呼。倒叫我一個人應酬嗎？」妙兒聽了。馬上應道。「爹兒在這裏呀。」瑞福道。「你知道我於音樂一道。是個門外漢。現在纔在這裏議論。在史太太府上開大曲藝的事情呢。」史太太連忙揮手道。「不打緊。不打緊。他們年輕人。正講得有趣。不必去擾亂他們。況且我們別處還有約會。毛因已經提醒我。說要太晚了。」瑞福問道。「毛因嗎。那一個叫毛因呀。」史太太笑道。哈……我說的就是顧娘娘。我歡喜得他什麼似的。我年紀也痴長他幾年。所以敢叫他的小名呀。我們要告辭了。你們這裏還有客人呢。嚶。這位就是白路義君。我倒沒有知道。你們也相好的。」瑞福道。「那是我從前一位老同窗的兒子……路義。你可好？」白路義方才靜悄悄的進得門來。臉上笑嘻嘻的。忽被史太太招呼了一聲。瑞福聽見了。就叫喚起來。問他一聲好。他就急忙趨前一步。去把瑞福兩手握住了。一面對妙兒頷一頷首。一回頭瞥見伯爵也在那裏。不禁臉上立刻泛得緋紅。原來他同伯爵向有心病。所以每每避面

的。然而今日到了這個地位。只得無情無緒的答道。『老伯。我是來領我妹子的。』瑞福道。『怎麼這樣早。什麼時候了。』路義道。『時候不過四點半鐘。但是我預約了愛媛。要去探個親戚。他住得很遠。所以要早些去呢。』當時愛媛見他哥哥進來。便對哥哥笑了一笑。並沒起身。那二位女客起初亦祇以爲此女是個針線娘。到了這個時候。纔明白了。當下大家留心一看。却是一位極齊整的小姑娘。史太太心上就想請他屆時一同赴會。還不會啓口。那顧娘娘已經猜到了他的心事。馬上丟了眼色。止住了他。一面自己就說道。『老先生。我們明天見罷。我盼望你不失約。一准來聽我唱。保管你漸漸的入了門。你就愛聽了。』瑞福道。『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但你們兩位要同走。那路義又要領了他妹子出去。你們一個個都去了。要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了。』其時妙兒已在白路義身邊。低低的同他說話。請他千萬不要走開。因爲他有要緊話同老子商量。要他一同在場。白路義道。『小姐。你們父女有話商量。大約總是密

事。要我在場作甚麼？」妙兒道。「你不知道。此事關我一生的苦樂。正是要緊關頭。所以要求你作個證人呢。」於是路義不敢多言。祇得自己懊悔多此一來。因為明知此番所論的問題。總是為着他同伯爵的婚事。而且惟有這件事情。他提起了就要頭痛。但是妙兒的情意。勢不可却。祇得勉強應允了。且說當時他二人說話之間。史太太顧娘娘已經辭了瑞福。走出相館。那位賈伯爵親自送他們到了門口。已經退了進來。望着路義一眼。心裡着實生氣。因為他知道單單此人是他的勁敵。當下那個瞎子又在那裏問道。「兒吓。你在這裏嗎？」「是吓。爹爹兒在這裏呢。」「好呀。如今女客都去了。你把我那朋友葛蘭德請過來。我有幾句要緊話要問他。」「他去了。有一會兒了。」「咳。我今天正想請他喝杯好酒。怎麼他已是去了。而且我想問他那個謀死的婦人。近日葬了沒有。還有弄瞎我眼的那個人。到底怎麼樣了。這個女流氓。要有一天到了我的掌中。我可一定不饒恕他。我先告訴你們。」瑞福說到這裏。忽又放

大了嗓子喚道。家鼐……你給我過來。」妙兒答道。「家鼐也出去了。時候已將夜了。黑騰騰的叫他做工也是照不見了。」他坐在酒館裡。自然比相館裏辭服得多。叫他怎麼不要走。我方才不是說過的。你們一個個大家都要走開。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裏。此話我一點兒沒有說錯呢。」兒是不會離開你的。賈君白君還有愛媛妹妹也都在這裏。巧得他們都在這裏。如今兒要同你開談我們這件親事了。」呀。來了。你這個狡猾小孩子。你畢竟忘不了這件事情。我起初還以為你要把這件事就攔下了。怎麼你又改了主意了。你的心思好活呀。你要有盼望我眼兒恢復的意思。你就不該趕着要出嫁呀。雖然我也不想你終身不嫁老公。白家兄妹我本來當他們自己家裏的人一樣看待。你儘管當他們的面。明白的說。賈伯爵有跟了史太太他們同去沒有。」他在那裏呀。爹爹。」妙兒一面說。一面把斐禮拉到瑞福的靠背椅傍邊坐了。瑞福接着就說道。「那麼我兒。你說呀。我可以辦的。總依你就是了。如今想必你

一個他字稱
得親熱

把日子也選定了。」「要請爹爹選呢。」這些事我也不在行的。從行聘至結親。不知照規矩要多少天。伯爵。這話我是同你說的呀。妙兒是比我更不在行了。我曾記得當初同他母親定了親。隔半個多月。然後成婚的。不過我們當時。大家一點財產都沒有。所以訂立婚約。毫不爲難的。」賈爾誼方想回答。忽被妙兒搶着說道。爹爹。我們現在所論的並非是禮節與婚約問題。不過問你歡喜到『士每拿』去頑幾個月麼。』「小孩子。你究竟在那裡說些什麼話呀。」「賈君有位。適親叔父。在『士每拿』。是自幼撫養他成人的。現在病在垂危。叫他到那裡去決別。賈君義不容辭。不能不去。然而兒的心上。却決計不肯同你老人家分離的。所以和你說知一聲。倘使你心上不願跋涉長途。兒就專等賈君一人速去速歸。或者你心上高興。不怕風霜。我們就擇吉成婚。成了婚。馬上就結伴同行。左右我們照例結婚之後。湏得動身到別處過滿月呢。」「好呀。好呀。你這丫頭說的話好不爽快乾淨。我聽了好不快活。而且我還得照樣

這麼爽快回答你呢。」瑞福說了這幾句說話之後。氣得半天沒有作聲。繼而心中細細想道。我女兒既經願意。我何必一個人在中間作難。不如我就答應了。省得他們心上一個個的不舒服。想罷一習。他就說道。「好嗎！兒吓。我就和你們同去走一遭罷。但是去便去。有一件事却先要講明的。其時賈伯爵聽見瑞福答應了聲同去。已是喜出望外。猶如奉了恩詔一樣。後來聽他說有一事湏得講明。他心上想想。不用說是一件。就是十件八件。都不妨的。所以當時就搶着說道「儘請吩咐沒有不依的」瑞福道「我現在却是妙兒親自服侍慣的。然而你們成婚之後。切不可再親身服侍我。反而害得你們兩夫妻有許多不便處。我把這一件先和你們說明了就是了。」當下妙兒把一雙雪白粉嫩的玉臂。鈎住了他老子的頸脖子。又把香頰緊帖在他老子的臉上。哀哀的告道。爹爹。這又何必多說。兒等若不來服侍你。還有那個來服侍你呢。」瞎了眼睛的人。自然少不得要人照應。但是未曾滿月的時候。總有許多不便。

兒字之下加
一等字連伯
爵都說在內
也親熱之極

滿了月之後。你畧畧當心我些就好了。若要你們早夜相伴。非但你們以爲不便。就是我也過意不去的。」——「爹爹。那裡話來。這麼說法。賈君聽了。倒像我做女兒的不肯服侍你了。其實這是我份內的事。不必多說的。方才我所以要同你說的緣故。一來怕你老人家要怕路上辛苦乏力。二來要捨不得離開這間相館呢。」這兩件本來也不是願意做的事情。但是我在這相館裏。也覺得有些厭煩了。那些造像。也將近完功了。陳家鼐一個人也儘做得了的了。我到東方去的心意。也起了好久了。不想就攔了這些日子。臨了等我瞎了眼睛纔去。雖然你將來樣樣式式都告訴我聽。就同我親見一樣的。我們打算幾時動身呀。」——「爹爹。怎麼你」一答應就又這麼性急。真是說走就走。實在太好說話了。賈爾誼道。「大人自從將令媛許配小子。小子已經受恩不淺。如今又蒙你這樣格外施仁。從此今生今世報答不盡了。就是我叔父倘得見我一面。那時他也要感激你老人家不知到怎麼地步呢。在我做姪子的呢。也可以使他瞑目

的了。」瑞福道。「我將來身後一點兒東西沒有留下。就沒有人瞑我的目了。雖然你們令叔是位世家貴族，我是布衣貧漢，那裏可以和他相提並論呢。」妙兒聽了，由不得一陣心酸。淚珠兒簌簌的流個不住。爾誼急忙說道：「我叔父也素來羨慕你老人家的大名，和全歐人久知你大名一樣的。而且他平生最景慕最敬重的是大藝術家。」「多謝多謝。我却並非沽名釣譽的人。你令叔爲人的價值，也可以畧見一斑了。你願何日成親，儘可隨便。但是今兒晚上，你必得在這裡陪我晚餐。路義，你也一樣等在這裡，不許走。」話說瑞福雖是一片美意，欲留白路義一同晚膳，那知他此際心上有說不出的種種難受。煞是可憐。瑞福要能看見他的面色，也斷斷不留了。路義心上躊躇了一回，口裏囁囁着。正想告辭，妙兒畢竟乖覺，早已窺見他的心意，所以就說道：「爹爹不要留白君罷。他還要伴他妹妹去拜望他的表親哩。改日再來聚飲罷。」說着，一面就走到愛媛那邊。愛媛也早知道這個情景，巴不得同他哥哥先走。當下妙

兒親親熱熱和他親了個嘴。對他悄悄說道：「我們成親時候。要請你做位陪親。」你可必要依我。不得推托的。其時愛媛心上。雖是十分不樂。然而口中却無辭可對。祇得胡亂應允了。遂向瑞福告辭一聲。回首又向伯爵冷冷辭別。於是兄妹兩個。一齊出了相館大門去了。不知他兄妹兩個去後。又有甚事。且待下回分說。



割記
小說
嘯天廬拾異（卷一）
續第十
三號

嘯天廬主草稿

一四三

俠客

浙撫聶緝規。安徽巡撫調任於浙者也。既攝篆三四月。一日晨興。忽有書置几上。簽曰安徽合省同人公具聶啓視則皆數聶任皖時售礦貪墨等事而印上亦有小封有字同書簽聶惶恐汗流不敢聲。蓋聶無夫人。有妾六七人。聶自臥所謂簽押房。欲有幸。方召之來。故聶每一人臥也。戶又親閉啓不知書自何入也。印復置枕側小封又不知自何加也。

嘯天廬主曰。此事余友李子爲余述也。李祖浙道也。頗暱於撫。李子或聞其祖言則事必不虛也。於乎此其俠客之所爲耶。吾嘗歎中國俠風。至今日而泯絕。觀於此事則中國尙有俠也。然今日督撫不如聶者有幾人哉。吾安得如許俠客而警之。

義犬

金華沈華亭嘗畜一犬。善伺人名曰如虎。呼輒應。華亭奇愛之。犬亦日俛首華亭。足下帖服。毋敢稍忤。某歲華亭以謀生計遠出。華亭妻早故。置一妾。妾故不貞。自華亭出。通於僕。儼然伉儷。越歲華亭歸。妾恐禍發。與僕謀死華亭。華亭家無餘人。獨一如虎在。妾故飲華亭。使僕伺華亭醉則殺之。華亭不善飲。一二杯。面即紅。既廉得其妾。姦益恐懼。不敢多飲。飲三杯。作假寐狀。若不勝。是時僕立堂下對階。離華亭可丈餘。獨如虎帖服華亭足下。妾見華亭醉。數目僕。僕將上不虞。華亭既覺。急呼曰。如虎。如虎養爾數年。用在今矣。僕急上。如虎遽撲去。嚙其足。不釋。僕痛失刀。華亭乃起。號鄰右。共縛妾僕。首於官。妾僕罪如律。華亭既免。乃嘆曰。人不如犬也。自是以義犬呼之。不復名如虎矣。

嘯天廬主曰。嗟夫。如虎。犬耳。而能爲主救其生。報其仇。彼視父兄之坐死而不救。負父兄之大仇。而不復者。視如虎。不若也。如虎。犬耳。而能爲主救其生。報其仇。豈不義哉。

痛哭生

痛哭生失其姓氏。魏忠賢持柄。殺戮正人。君子殆盡。痛哭生聞東林六君子死。大痛哭。飲食不進。及後六君子被慘戮。又大痛哭。飲食不進。自是凡殺一正人。君子痛哭。生必大痛哭。哭則不進飲食者累日。及李自成亂起。痛哭生聞之。朝暮痛哭。至甲申。圜變。烈皇帝殉社稷。痛哭生聞之。遂終日大痛哭。以淚珠洗面。而以淚珠食也。自是凡聞弘光亡。則益大痛哭。思文亡。則益大痛哭。至鄭成功死於台灣。乃大痛哭。而言曰。於乎已矣。無望矣。竟痛哭三晝夜。呼吸不運。喉裂而死。

嘯天廬主曰。異矣哉。痛哭生彼其哭。與夫其死於乎。有深心矣。余每詢乎多讀明季事者。均不能舉其姓氏。惜夫。

判子

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孕。長婦數月胎傷。不言。知產期至。俱臥產房。候弟

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丞相黃霸。前令以兒去。兩婦各十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把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放之。長婦色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即劾長婦。果然伏罪。

嘯天廬主曰。此風俗通之所記也。余嘗讀西史。載某國王判子。頗同。其言曰。有兩婦爭子。國吏不能決。乃決之王。王年未弱冠也。召兩婦至。謂曰。若兩人爭兒無已時。我使剖兒。若兩人各半之。即願左右取刀。授兩婦。一婦色頗喜。一婦愴然。曰。願兒與彼。勿剖也。王顧色喜者曰。此彼婦子也。鞠之果然。於乎。何其中西判之相合與。然今人莫不好談某國王也。

長毛婦

黔中鄭生邱文。能文章。妻任氏。貌美麗。冠一世。嘗入山中。不出。邱文覓不得。無如何也。一日鄉獵夫某入山獵。望見一婦人。徧體黑毛。長三寸許。人呼獵夫。獵夫揣其聲似邱文妻。乃應曰。是鄭家大嫂耶。長毛婦亦應曰。然。獵夫曰。大嫂

何然。長毛婦曰。我入山中見一異人。指一樹果食。我遂不飢。久而漸生毛。今且徧體矣。獵夫曰。鄭家哥想大嫂欲死。大嫂何不歸耶。長毛婦曰。我已不火食。能飛升且徧體毛矣。不能復爲邱文婦。願得寄語邱文母。念我另取好女子以豐後嗣也。一躍飛去。獵夫歸。告於邱文。明日邱文蹤跡得之。大哭牽其毛欲歸。長毛人亦心惻然。乃偕歸。復衣服。火食。月餘。毛盡脫。依然好女子也。

嘯天廬主曰。余讀抱朴子。謂漢成獵終南山。亦得一婦人。徧體毛。壽二百歲。自謂秦子嬰宮人。因亂入山。食松實至此。後穀食。毛乃脫。轉老而死。頗相類。而陳鼎亦有毛女傳。然則食樹果。果有可以長生。凌虛空而儔鸞鶴者耶。余願當世之工物理學者。考而出之。以壽吾民也。雖然。爲邱文者。則宜隨長毛人而共仙。爲長毛人者。則宜引其夫而共仙。何計之不出此。而長毛人既仙。復墮紅塵中。則定九所謂甚矣。情絲之難割也。豈不信與。

道士

道士慧塵者。無錫人。少慕仙。顧有母。故未出家也。一日有游僧來勸之。偕去。天台山共學仙。慧塵辭曰。某雖慕仙。行然天上。未有棄母之仙也。僧乃去。又一日。慧塵方讀書。聲徹戶外。又來一游僧。謂慧塵曰。竊聞子學仙。然學仙則吐納可矣。何必讀書。慧塵又辭曰。某雖慕仙。行然天上。未有不識字之仙也。僧亦去。有頃。慧塵母卒。終三年喪。哀毀首立。忽一人黃冠羽服。手持拂塵。來謂慧塵曰。竊聞子學仙。曩者以母在。不肯去出家。今母卒矣。尙不去乎。慧塵亦辭曰。某雖慕仙。行然天上。未有不孝之仙也。我母雖死。然尙未葬。某身爲不孝學仙。其能成乎。羽衣人強之。慧塵固不去。既葬事遂。於是慧塵曰。於乎。是吾學仙時矣。竟不持俗物。飄然而去。不知所往。後有人見之衡嶽。則已能飛空凌虛矣。

嘯天廬主曰。余讀慧塵言。竊以謂慧塵其宿有仙根矣。於乎。彼世之出家而捐棄其父母及夫。目不識一丁者。其能成仙耶。吾不敢知矣。

某孝廉

錢唐孝廉某者。姑隱其姓氏。家僅中人產。孝廉以納粟入監。應北闈。竟獲售。孝廉既舉。目頗無他人。雖生父常詬誅。通於父妾。一日父覺責之。孝廉曰。汝老一監生。見官恐不能免。答臂竟叱我耶。汝今日受人稱老太爺者。皆我遺汝者也。汝將何答我。厚而竟吝一妾耶。言已怏怏出。蓋其父乃虛監。故孝廉云云。父聞孝廉言。憤不能言。又不可與人談說。竟鬱鬱死。孝廉聞父死。笑曰。老牛尙能呵責我耶。竟挾妾日作淫飲。潦草殮殯三日。即厝棺某庵中。家去蓑麻。依然若無喪也。或有勸其勿此者。孝廉曰。死者非爾。父通者非爾。妾何多事耶。於是人勿復敢言。而孝廉益狂肆。今尙無恙也。

嘯天廬主曰。葛洪書。詒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於乎彼其時。已若此。何況以科舉試人才。第憑於紙上空談。無怪有錢唐孝廉矣。然余又讀桓譚論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慚。自悔言之非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則

余著錢唐孝廉事亦與丞相談臬飛矣雖然知我罪我是在明知

鴉片鬼

鴉片入自身毒其後中國亦自種之。中國人之食鴉片者。不啻數十萬。而江陰某生食最多。某生七八歲即從其父食之日可一二錢。自是日加增至三十歲。每日非、餘兩不能過。人起則生睡。人睡則生起。起則一燈螢然。雲霧起於衽席。生隱然樂也。一日中痰腹大瀉。鴉片不能止。竟死。死一日。屍即朽穢。不可近視之。則微虫之似矢窟中。蠕者白口中。腹臍中出。蜿蜒滿牀褥。不可治。雖妻子悉避見。且嘔也。於是購一丐者。爲易衣草草殮去。然家人猶朝夕以鴉片供。柩前日仍十餘兩。撒則皆灰。儼若鬼猶吸也。一日鄉人賽神。妻子婢僕悉去。觀繁盛。第留一微瞽者守闈。此日鴉片未供。守闈者忽聞有聲自柩中出。如牛鳴。驚遁。殆家人返。則所置新膏悉成灰。而守闈者不見。急追之返。具言所以。於是莫敢一日缺。忽二閱月不見成灰。家人竊奇之。一日生妻夢生來告曰。我

生前喜吸鴉片。雖死不能缺。今冥王判我食鴉片過多。罰先下無間獄五十年。然後再入輪迴十世吞鴉片死。兩月來捩擋各事。故不暇來吸也。妻醒思之懼。乃戒家人。共棄燈具不復吸。

嘯天廬主曰。鴉片之爲害。我不必言矣。夫若生者。雖生亦鬼也。至爲鬼而猶不少戒。毋怪其受罰重至此也。抑余親黨童某子。亦七八歲。即食鴉片。日五六錢。其至三十歲。必倍於生者三矣。吾不能即死之。而得以聽其所受罰。又何如也。雖然。釋氏有云。屠子放刀。立地成佛。童某子聞某生而亦有悔心耶。則冥王未必不許人懺悔。或稍寬其罰與。

普陀寺律

普陀山屬浙之寧波。其山在海中。多浮圖。每中春。則大講。故中春月。鎮海中舟。繁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多赴聽講也。其講師曰大法師。必請自名山禪林中。其寺律。凡小僧受約束於知客。知客受約束於方丈。而方丈則聽大法

師之命。令顧大法師。則又聽去。留於小僧。一歲開講。大法師某。果高僧也。未講前一日。大法師晨起。溺。不暇擇地。遽於佛殿。徧處撒之。爲一小僧見。遽鳴鐘集大衆。曰。大法師犯戒律。遽於某處。溺。律當去。大法師亦莫能何也。竟出。於是衆僧曰。大法師實高僧。一時又從何處請。遂協議復延某。入自角門。所以彰有愆也。

彌天廬主曰。余未過南海。不知普陀山寺律。蓋余師瑞安陳先生述之如此。於乎。豈非共和之制哉。

皮匠

皮匠佚其姓名。爲人誠樸。而有激烈。其爲人傭工。未嘗爭價值。而見人寒餓者。輒能以所得值。悉取之。不少吝。鄉人有不孝子。毆其父母者。人語之。皮匠曰。烏有是子。有是子。亦烏有是事。數語之。則曰。果有耶。爾引我見之。見則拳脚交揮。若欲死之。雖其父母。強自勸。猶憤憤有餘怒。一日鄉人集資爲神壽。演劇爲敗。麥城。靈長逃且急。呂蒙不捨皮匠。怒冲冠。髮盡豎。抽其皮刀。遽躍上劇場。刺串。

呂蒙者立死衆擒首於官。皮匠曰：見好人被困不救者，尙有人心者耶？官憐其愚，釋之，勿罪。會有鄉官奪民婦爲妾，其夫首官不勝，乃告皮匠曰：爾能爲我力否？皮匠曰：果有是事耶？吾一人斃之足矣。其人曰：斃之且大興官事，吾弟欲婦歸耳。皮匠曰：諾。一日適備於鄉官家，謂鄉官曰：人有告老爺強奪某人婦，有諸乎？鄉官知皮匠有獨性，譌曰：無之。皮匠遽手握刀入內，搜其婦，負而趨出。其夫復首於官。官於是不直鄉官。皮匠自是義聲沸鄉里矣。

嘯天廬主曰：余讀顧天石髯樵傳而歎末世天真瀾漫如髯樵者亦稀矣。及聞皮匠又竊爲髯樵歎得良友也。於乎髯樵蓋可不寂寂矣。

俠客二

嘉慶間，蘇州某商挾重貲歸。舟行遇雨，見有冒雨呼搭船者，衣襟淋漓，商憫而許之，引入艙，易以縑袍，給以酒食。其身外無長物，姿意飲噉，商亦略無厭倦。數日後忽有盜十餘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計無所施，惟束手待盡而已。

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躍出船頭。連擊數人。落水盜遂引去其人。珍重一聲。瞥然登岸。不知所之。

嘯天廬主曰。俠風消長之由。蓋關於政治。然俠風盛者。其國強。俠風衰者。其國弱。又自然之理也。吾聞大俠俠羣。則如搭船人者。俠之小小者耳。雖然。世且不多得也。可以觀變故矣。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六齣 敗盟

妙手空空變
羞成怒

（副淨黑面戎裝領黑旗隊子四人上）殺人如草不聞聲。踐土何妨去會盟。奪了梨花丟了地。無花無酒過清明。（坐介）咱乃大元封國領兵元帥孟毒氏。自前日奪取西山梨花。正在運回本國。不料胡封國將軍無禮。間道截取輜重。阻督兵力戰。弱不敵強。遂即敗奔而回。乃胡封將軍得了東山。又復奪取西山花糧。已爲萬分之幸。竟遣公使前去黃封國議和。要求互市通商。那黃封國畏之如虎。兼之蜜部大臣。素喜通番。務求媚敵。遂一依允。彼得三件。吾則一件沒有。弄得妙手空空。勢難歸國。不得已潛踪林莽。伺隙再來。那白種勢盛力強。不能抵當。咱們兵力。若與黃種頑頑。綽乎有餘。今日天色發霧。不免徑襲西山。札住營盤。一面發書一封。遣探馬飛遞胡廷。與他協謀。勿相攻擊。他据東山。吾据西山。各劃疆界。如肯依允。

黃種見欺一
至于此

元廷每歲願貢梨花密二十石。如此合謀。可謂萬全之策呢。(顧左右介)有書在此。爲我飛遞胡封國蜜部大臣。轉致統兵將軍知照。沿途不得逗留。致干察究。(雜探馬上接書介)得令。(疾馳下)(副淨喜介)妙呀。看看黃廷如何糾議。如何準備。哈哈。

(中呂)粉孩兒。待明日。据西山來牧馬看區區黃種。定難招架。地圖形交錯。如大牙小黃。封分裂如瓜。搜諸侯妙策。堪誇這奇兵。天上齊下。

(繞場領隊子下)淨裝束塗臉如前領隊子四人上(中立介)咱乃大胡封領兵元帥辛螫氏。前日佔取東山。并奪元封國花糧。又遣公使。前至黃廷議和。要求互市。均已依允。此舉可謂萬全之策。我國佔得許多便宜了。只是元封國懷恨在心。必至遷怒于我。不若與之協商。令彼取西山。吾取東山。各管各界。不相侵奪。才爲久遠之計。但吾國與黃廷才此議和。便是背約。那蜜部大臣。焉能吃罪得起。不若寫書一封。令其奔投吾國。一來免

令

可見鳥大臣
通番已久

罪。二來可得吾國賞賜。或得一官半職。亦未可知。(顧左右介)爲我召蝶使來。有書一封。令其飛遞黃廷外部鳥大臣。不得有誤。(雜扮蝶使上)淨寫書封交雜收書作回旋勢疾趨下(雜扮馬上)報介)元廷元帥有書一封。呈與將軍。(雜)外面伺候(收書呈淨介)淨看書喜介)原來英雄所見略同。吾正議作書與他。他竟先來約吾。吾且作函回復他便了。(寫書與雜疾馳下)淨喜介)現在如此發落黃封國事。上合公義。下顧私恩。真是一舉兩得呢。(得意繞場下)正旦官裝上二宮監隨上(旦官裝上)報介)東宮太子見駕。(正旦)宣他進來。(旦上叩頭介)(正旦)少禮旁坐罷。吾兒到此何事。(旦)聽臣奏。來那二國呵。

(耍孩兒)密約陰謀多整暇。今日西山地鬧不堪。亂賊如麻。那二臣呵)叫他仔細想當日如何話。合同中花押何須畫。但索性由他罷。

今二國同謀。密訂和約。各据我要地。前日臣已逆料及此。恨鳥里二臣狡

應上

理直氣壯

又爲料及

伏下出海

辨。不加提防。致有今日之事。(正旦驚介)果然胡封國負約寒盟。領兵佔住東山。那西山私與元封國約定。分頭佔據。當時又國相爭。故元封國爲胡封國驅逐。今二國同謀。彼此協力。猝難設計。叫本宮怎樣呢。(旦)當時密部大臣。聲言如有負約。甘受重罪。此時他那里去。(正旦)宣他進來。(宮監下)領副末密部大臣上(叩見介)正旦)烏卿。前日爾說胡廷和議可靠。今日如何負約。(旦)你說前日廷諍之人。多是虛無黨。要加罪名。現在胡廷負約。元廷協商。究竟誰是誰非。誰忠誰佞。(副末慌介)殿下勿罪老臣。臣願領兵。前去迎敵。并詰他負約之罪。(正旦)如此甚好。快快前去。(副本)報介)謝吾主。(繞場下)旦)此人反相已露。此去不是拒敵。乃是通番。母王不可信以爲實。(正旦)且將他家屬。交地方官收管他。便不敢投降了。(旦)卻亦難說。(再召黑提督來)昭應下(領丑黑提督上)叩見介)正旦)你說彼不負約。如何又復領兵佔取東山。(丑)他不過再要

說得狡猾

重責提臣曲
饒外部

當兵如此想
見將軍軍令
可恨之至

避難就易狡
滑之尤

又爲料及

幾塊地方作租界。別意沒有。(正旦怒介)既已和約。再復要求。是何道理。此事全是你與密部大臣賣國通番。致有今日。本應治你之罪。姑着你戴罪立功。以贖前愆。如戰不勝。軍法從事。(丑慌介)吾國兵弁。全未訓練。如何迎敵。(正旦)(怒介)兵未訓練。何不早言。今兵臨城下。乃說不能迎敵。你平時受國厚恩。一年兵餉。虛糜不少。乃竟信口推諉。試問你不練兵。應誰代練。敢出此言。真真可恨。(丑)臣願去拒敵。但軍械須要堅利。糧餉須要充足。方好制勝。再請朝廷全一員大將。前往東山。臣願辦西山之賊。(旦)現在大敵正在東山。你畏白人強盛。乃欲避難就易。願與黑種對仗。那東山防禦。叫誰去呢。(正旦)面謾欺君。真真可惡。快去東山迎敵。(丑叩謝起介)謝吾主萬歲。(下)旦)看該提臣前去。必至僨事。吾國中急宜防堵。免致疎虞。(正旦)有理。今日先行回宮。明日再議。(全)一監下)旦中立介)咳。你二人如此欺君。奈聖上不加罪譴。怎叫人臣爲國盡忠竭。

力呢。

(縷縷金)通番部保烏紗。宋朝秦檜事已萌芽。面諷欺君。處鹿堪作馬。更何人戮力在王家。倒不如作個碌碌庸臣。打箇糊塗卦。打箇糊塗卦。

(繞場太息下)副末上介(坐介)現在胡廷負約。主上面前。已認過願去拒敵。哈哈。吾只知通番。焉能迎敵。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快快奔投胡廷去了。免致獲罪。追悔無及。(大笑策馬上)丑領兵上中立介(昨日主上命我領兵。前去迎敵。吾黃種之人。焉能敵得白種。分明送死。不如詐敗而回。卸過于軍糧缺乏。便了。淨領兵上)戰介)丑敗下(淨追下)丑仍上敗下。淨追下擒丑介)兵卒擒兵卒介)下(旦上)雜探馬報介)報東宮殿下。現在密部大臣。並未迎敵。徑投胡廷去了。黑提督兵敗。片甲不回。一個個都爲他活擒去了。(旦)果然確實。(雜)探馬報信。敢有虛言。(叩首下)旦)呀。果然如此。叫我朝廷怎樣處置呢。可恨諸大臣無一個留心國事。只知

平時並不練
兵臨時焉得
不敗
應上

官場大抵如斯可歎也

憂國孤臣同聲下淚

議和。以至於此。滿朝文武大臣。竟緘口不言。溺職辜恩。真螻蟻之不若也。
(前腔)食君祿。擁高牙。寒蟬兼仗馬。寂無譁。廉俸年年費。膏脂剝刮無辜百姓。
受波查。到有事之秋。全不出力。勉勉強強。說句囫圇話。說句囫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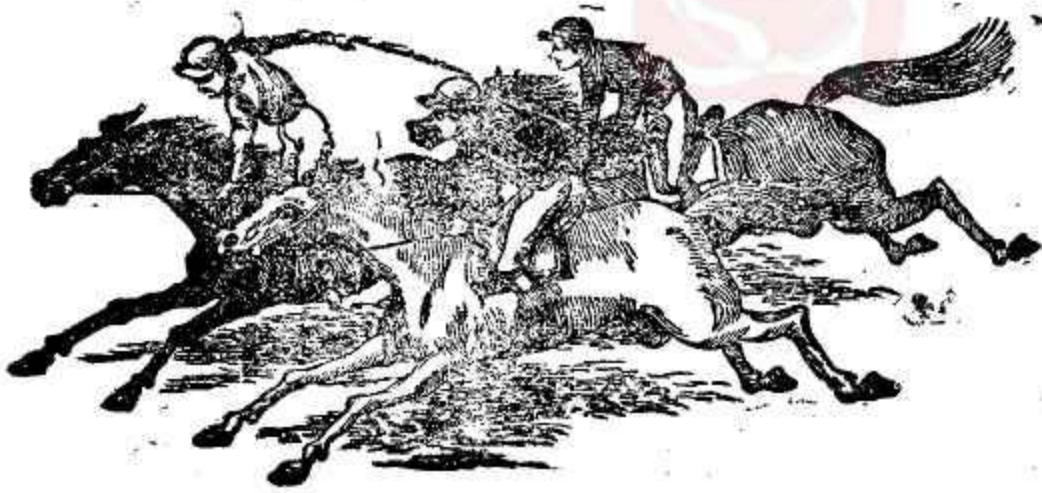
且待明日入宮。奏明此事。再作計議便了。

(尾聲)待明朝。俯伏丹墀下。看同心義憤。有誰家。真叫我熱血來潮。淚似麻。

(掩淚下)

此折寫二國敗盟。二奸欺君。東宮料敵。皆極力描寫。淋漓盡致。二奸立身不敗之地。不背約則將以黨禍嫁人。背約則聲言迎敵。降番而去。兵潰被擒。仍謀彼國將帥之職。所謂吾輩富貴自在。正此之謂。有臣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哉。東宮料敵。實能見微知著。齟末加以慨歎收場。真令愛國孤臣。同聲泣下。是爲下文過渡處。其言一時文武官吏。窮形盡相。乃么麼世界中一部官場現形記也。

新小説 第二年第二號



四十三

1211

學界趣語

黔南英雌戲草

萬壽假

去年十月初十日。爲皇太后七旬慶典。學校例假僅三日。某省學校各生徒力爭之。有主張半月者。有主張十日者。發言盈庭。莫衷一是。遂告諸監督。求決之。監督某素頑固。最惡學生言論自由。至聞學生求已。即叱曰。此乃辦事人員之責。爾等用心讀書。不可位卑而言高。況且爾等素以排滿爲目的。久已不認得皇太后。據鄙意觀之。還是不放假爲妙。不然則與爾等之本宗旨相矛盾矣。生徒皆顏赧語塞。就中有多數生徒。本擬借萬壽假可外出野遊。遂厚顏對監督求多放數日。且曰。我前言排滿。因未受滿洲之恩。今如多放數日。爾後決不排滿。亦尊我皇太后矣。監督雖允。而聞者莫不莞爾。吾亦知生徒無真排滿之心矣。一嘆。

斌尖卡愧

學界趣語

唱維新以來。舉國囂然。意見差異。士論不齊。強以新舊二字別之。或謂新黨舊黨。專以智育用事。置德育于度外。而體育亦隨之腐敗。或謂舊黨須兼德育智育。體育而始成。真舊黨若新黨者。大抵皆不過尙智育而已。于是有豪傑易做學究難爲之語。頃復聞有後觀派好事之生徒某有言。無論新黨舊黨皆可以斌尖卡傀四字括盡我國人之真面目。斌者既不能成文。又不能成武。形容無尙武之精神也。尖者既不能小。又不能大。形容無特別之性質也。卡者欲上不能欲下。亦不能形容無獨立之能力也。傀者不像人。不像鬼。形容無完全之人格也。吾以中國人比諸物。惟水銀球其庶幾近之。

陸元鼎笑話

陸春江初抵湘時。遍覽省城內各校。始往學務處考察。公事已畢。忽詢問委員。學務處究有多少學生。又曰。余憶前往所觀之武備學堂。是在城外。但未識設有文備學堂否。委員默不能答。余請下一轉語曰。湖北學校既有文普通武普

通之名目。然則文備武備之區分。亦意中事耳。烏足奇耶。

對聯二則

去年皇太后七旬萬壽。各地靡不祝賀。或張燈彩。或掛對聯。即各校學生所作對聯亦甚多。余弱于記憶力。不能述全豹。僅記一首。亟錄之。如下……今日幸願和明日。幸海子幾忘。曾幸古長安。億兆民膏血。輕拋只願一人慶。有……五旬割南越。六旬割臺灣。此時又割東三省。數千里版圖。頻棄每逢萬壽疆。無我佛山人新笑。史中所云。嘲梁鼎芬之聯。與余所聞者稍異。故亦亟錄于下……

：一目當空開口。便成兩片……念頭中斷。終身難免。八刀……造語更佳。

婚姻不自由之結果

某女校女生徒某。在家並未受家庭教育。及入校後。思想自由。言論獨立。悔其長者。不才擇婿。而以利尚。嫁于商賈之子。終身恥之。某嘗戲之曰。不自由吾甯死。故女生徒。益恨其良人性魯。謀東遊三神山。以脫市儈之腐敗氣象。會其

謀爲良人所阻。未果。遂遜歸。寧雖沒世。不忘其良人之鞭已。而阻己志也。噫。豈非婚姻不自由之結果乎。雖然。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曷爲獨于此焉。書書不勝書。故將一書以警爲親之干涉者而已矣。其餘從同同。

相公輸入學校

常德西路師範學校監督劉某。即前速成師範生之分子也。自東歸後。性質忽變。巧詐專事野遊。不理學務。學生憤之。若窺其住室。則時有相公在座。傍觀者曰。相公輸入學校爲素未有之事。有之自劉君始。劉君亦人傑也哉。



小說叢話

小說閒評錄

浴血生

往歲新小說報有附錄小說叢話。余亦嘗有所列入。然諸家言雜陳。不出一人手筆。蓋又諸家叢話之叢書也。余性有專嗜。每平居無事。則必檢小說數種。批之讀之。亦非此無以解鬱悶。因復用其體裁錄爲茲編。仍付小說社刊之。特易其名曰閒評錄。如是云耳。

竊嘗謂小說之功亦偉矣。夫人有過。莊言以責之。不如微言以刺之。刺之不如婉言以諷之。婉言以諷之。不如妙譬以喻之。而凡小說者。皆兼此能力者也。故用小說以規人過。是上上乘也。

小說能導人遊於他境界。固也。然吾以爲能導人遊於他境界者。必著者之先。自遊於他境界者也。昔趙松雪畫馬。常閉戶不令人見。一日其夫人竊窺之。則松雪兩手距地。昂頭四顧。儼然一馬矣。故能以畫馬名於世。作小說者亦猶是。

有人焉。想像其身段。描摹其口吻。淋漓盡致。務使畢肖。則吾敢斷言曰。若而人者。亦必以小說名於世。

中國韻文小說。當以西廂爲巨擘。吾讀之。真無一句一字。是浪費筆墨者也。梁任公最崇拜桃花扇。評云。寄託遙深。爲當日腐敗之人心。寫照二語。固最能得其真相。然此皆非所以論其文也。若以文論。則其填詞演白。亦頗有一二草草處矣。意者。蓋云。亭之意。本不在此。

傳奇小說之一種也。既云小說。則自有小說體裁。轉無取乎詞藻之鋪排。字面之堆垛。試覽元人雜劇。純用本色。蓋詩家之所謂白描者也。李笠翁曰。曲白有一字。令人不解。便非能手。此語不爲無見。然其所著十種曲。品格自卑。

笠翁殆亦憤世者也。觀其書中借題發揮處。層見疊出。如『財神更比魁星驗。烏紗可使黃金變。』孔方一送。便上青霄。』寫頭銜燈籠。高照刻封皮。馬前炫耀。嚇鄉民。隱然虎豹。騙妻孥。居然當道。』等語。皆痛快絕倫。使持以示今之。

披翎掛珠。蹬鞋戴頂者。定如當頭棒。擊腦眩欲崩。

韓春湖吏部。曾著曲述司曹狀況。形容極致。爲一時傳誦。惜限於篇幅。不能全錄。摘其尤警策者。如「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如今紙心下氣空愁。腦」再休題遊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端只爲一字寬嚴。須計較小司官。費盡週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百忙中錯誤真難保。暗地裡隻眼先驚。趕望着乞面去。捱些臉臊。那知道吃雷回。唬得魂銷。」「無文貌沒相。好怪不得辦事徒勞。升官尙早。」「一身顧影空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銷。」「以上」薄宦天涯。首善京華。公餘隨伴散私衙。仕逍遙似咱。便無多錢鈔。供揮灑。較似他風塵俗吏。殊高雅。」「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陸美缺。錦上添花。蔘地裡被嚴參。山頭落馬。」「你我赴官衙。坐道從容儘消灑。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特題的材能。俊雅推陞的器。諷清華。只要頸上朝珠。將就挂到其間。科道挨

班分定。與太平時節恩光大。或京堂幾轉帽頂。變山查。以上可慰細玩諸曲。作者殆有深慨。至司嘲結語云云。且復放筆直書。以一吐其牢騷。抑塞滿腹不平之氣。讀者於此。亦以知資格磨人之弊。而深悟爵祿一物。真爲困豪傑之樊籠。羈英雄之韁鎖。入其中。蓋未有不錯沈壯氣於無形者也。抑吾憂夫。今世之士。抵掌奮舌。言論激昂。其氣要亦不可爲不壯。雖然。彼固有樊籠在。有韁鎖在。則且奈之何哉。

良小說得良批評。而價值益增。此其故。宜人人知之。然良小說固不易得。乃若良批評。則尤爲難能而可貴者也。金聖嘆曰。今人不會讀書。吾亦謂必如聖嘆方是真會讀書人。

自聖嘆批水滸西廂後。人遂奉水滸西廂爲冠。以一概抹煞其他之稗官傳奇。謂捨此更無及得水滸西廂者。此亦非也。彼不知天下原不乏水滸西廂等書。顧安得如聖嘆其人。取而一一讀之。一一批之。